

# 繡團笑啼續



梁溪國光書社印行

影泉

## 第十三回

顧影自憐深閨增寂寞

隱衷若揭雅座話纏綿

却說何麗娜因爲上西山沒有瞧到關壽峯父女。回到家中一人呆想。也想學會了一身本事。做個陸地遊仙。便將這話和家樹說了。家樹似真似假的同她說笑。說等壽峯父女見面時。介紹你拜秀姑爲師。麗娜呆了半晌。笑道。好是好的。只是他倆今天東。明天西。瞧他們也忙得很。那裏會有閒暇來教我。家樹道。你不要管。只要你真心要學。保管有法兒好想。我已對校內校長說過。還得聽關大叔到校內去作國術教師呢。麗娜聽了。微微地笑了一笑。家樹因爲校中假期已滿。明天就得進校。便將書籍文具整頓一下。又寫好了幾張字條。吩咐聽差將杭州帶來的土儀。次日按址分送。當晚提早就寢。次日清晨。家樹一早

起身。洗漱過後。略進了一些早點。便端正進校。何麗娜躺在被窩裏。伸出一隻手來。牽開了帳門。叫他路上當心。家樹挾了一包書籍。正待要走。聽麗娜醒來說話。又特地回到床前。俯下身子。撫摩着她的胳膊。笑道。你倒醒了。我見你睡得正熟。不忍叫醒你。就輕輕地一人起身。時候還早哩。你再睡一會吧。麗娜又道。你可坐了車子去。路上當心一點。家樹說了一聲知道。又把她的一隻胳膊納入了被窩。說了一聲再會。方始牽攏了帳門。回身出房。到得門外。阿金早把車子停在門首等候。家樹上車坐定。阿金踏動馬達。直向城外春明大學駛來。家樹已是驚弓之鳥。坐在車內。不時向窗外偷瞧。看有沒有歹人。沒多一會。車子已在校門首停住。家樹跳下車來。阿金仍舊開着車子回去。家樹進得校來。一般同學。雖然都是新交。自不免總有一番寒暄。再且家樹還是個簇嶄全

新的新郎。有幾個滑稽的同窗。還要說些玩話尋尋他的開心。家樹自然只好一一敷衍。直待上了課堂。方始安靜。家樹照着課程上課。這也不必細表。且說麗娜在家閒着沒事。便同何總長何太太打着牌玩玩。有時開了話匣。聽聽歌劇。有時也翻翻書本。解解悶兒。過了幾天。已是星期日。家樹因爲想念麗娜。一早就坐着校內的車子回來了。夫妻兩人。幾日不見。自然又是一番景象。午飯過後。家樹因爲知道麗娜是好動不好靜的人。又且對於跳舞。最感興趣。這幾天自己進了校。她已好幾天沒有進過舞場。陶伯和陶太太。也有好幾天不曾見面。當時便提議去邀了陶伯和夫婦一同到北京飯店跳舞。麗娜自然正中心下懷。高高興興的正想梳洗。陶太太已有了電話到來。叫她回了家樹先到了她家中。再一同上北京飯店。麗娜聽了。更是加了一重高興。便即時洗了臉兒。



換了服裝。稟明了爹娘。同家樹坐了汽車。一直來到陶家。伯和夫婦早已裝扮舒齊。在家中等候。一見家樹麗娜到來。因為幾日不見。自然又有一番說笑。兩對新舊夫妻。在廳上略為談笑了一陣。便一齊出門。各自坐了自己的車子。同上北京飯店。陶伯和陶太太。何麗娜三口兒。都是北京飯店的老顧客。他們化錢又闊綽。侍役們自然非常巴結。陶伯和夫婦倆。又是差不多夜夜都到。逢到星期日。更是日夜相連。沉浸其中。因此無論怎樣擁擠。他們的位置總是留着。當下四人坐定。僕歐便來殷勤招待。他們因為剛用午膳。便微要了一點飲料。一會兒。場中已是擠擠攘攘的坐得客滿。又過一會。台上早悠悠揚揚的奏起音樂。伯和夫婦早站起身來。招呼了家樹麗娜。一同進場舞蹈。家樹因為今天是自己提議。又想起麗娜在上海大華飯店時。因為自己不喜跳舞。心裏很是

不樂，所以今天却很是巴結，將自己所有的一點跳舞本領，完全拚了出來。想討麗娜的歡心。可是麗娜對於跳舞一項，資格老練，經驗宏富。家樹畢竟是個新進，那裏能夠跟她得上。又且麗娜的虛榮心很重，自己樣樣要出人頭地，便恨不得所嫁的男子，也樣樣要高人一等，才能稱他的心願。今見家樹這樣的不濟，便不知不覺的存了一種羞愧之心，似乎恐怕別人要笑他怎麼嫁這樣一個男子。而且又似乎有人要笑她的男子，就還比笑她自己都難受。因此和家樹跳了一會，退了下來，便沒精打彩的不願意再舞。後來竟連看也不願再看。索興伏在桌上，推說頭暈，一句話也不說，倒把個家樹喫了一嚇。伯和夫婦也很爲喫驚，也就無心跳舞。立時算清了賬目。陶太太帮着家樹，把麗娜扶上汽車。伯和坐着自己的車子先回家。陶太太便跟着他們一直送到何公館來。

何總長何太太一聽自己愛女得了病症。便大驚小怪的忙着打電話。請大夫。可是就在這個當兒。麗娜却早回復了原狀。揚着手阻止他們道。不必不必。我不過在舞場裏面。受了一些熱。感到有些腦疼。可是此刻到外面來。一得新鮮空氣。又覺得好了。你們可別急吧。說到這裏。又笑謝了陶太太一下。又留她喫了晚飯。方始叫阿金送她回家。家樹是還沒有瞧出毛裏的病。見麗娜沒事。自然也就放下了心。到了次日。家樹依舊入校上課。麗娜想起了昨天的事情。不覺又是失笑。又是沉悶。飯後無事。獨自一人到園中去逛了一會。也覺枯寂乏味。便仍舊折回房中。因爲頭上青絲被風吹得零亂折曲。便站到粧台之前。對着菱花寶鏡。整理雲鬢。一時間瞧到了自己的倩影。似乎比前略略豐腴了一點。肌膚也比前更是潤澤。稍微敷了一些兒脂粉。紅白相映。更增嬌媚。自己也

見了可愛。不由得看着呆呆地出神了一會。肚裏尋思自己這樣的一副花容月貌。家中又是有財有勢。嫁上家樹這樣一個男子。表面上雖是也還過得去。他也是一個大學高材生。自己爸爸又做着現任的財政總長。等他大學畢業後。憑着爸爸的面子。當然就好在政界裏佔個重要位置。不過我瞧他的人太老實了。樣樣事情。都帶些兒迂氣。不合現代的潮流。將來踏進了政界。恐怕不能幹事。這也就是難的。她正想到這裏。忽的陶太太打了電話來。只說昨晚回家。同伯和兩個担了半夜的心事。問麗娜今兒身體可好。能否到她那裏去玩。麗娜便在電話裏敷衍了一陣。只說昨天中了一些熱。雖是無甚妨碍。但是今兒還有些怕風。你能夠走得開。最好同着伯和到我這裏來玩。否則就要過幾天再來看你。陶太太回了一句好。晚上要是沒人到來。准定和伯和同來瞧你。

兩下又談了幾句閒話。麗娜掛斷了電話。獨自一人走到床前。和衣往床裏一倒。呆呆地又想起心事來。她想一個女子要嫁男子。無非是爲要享受些青春幸福。可是像家樹這樣的一個男子。一則還正在求學時期。要忙着學業。二則他的態度實在太覺老誠。到了外面。總是羞羞縮縮的一些兒不大方。又且對於社會上的一切交際。男女間的一切應酬。他却全個兒不懂。就像昨天在跳舞場上一樣。真使我弄得難以爲情。羞愧難當。生生地瞧着別人對對成雙的同舞。自己却只好呆看。所以後來只得索興裝了頭痛。也好少去一些兒醜。這樣的人。以後怎好帶了他在交際場中出入。自己一生的青春時期的甜密光陰。也就因之而消失淨盡。兩下的愛情。自然也只爲日見冷淡。愛情一淡。再有什麼樂趣可言。一生幸福。豈不就犧牲在他手裏……麗娜想這到裏。一顆芳

心。便不知不覺的轉到了熊紀身上。腦海中也頓時現出了熊紀的一個影像來。深悔當初目光短淺。鹵莽從事。不知怎的一見了家樹。就好像他是世上第一個美好男子。一顆心熱得像炭火一樣。趕着要嫁他。後來又被關氏父女撮合。便渾渾噩噩的做了姓樊的人兒。這也要怪壽峯父女不好。無端的要他倆來多管什麼閒事。要不然。挨到現在。門當戶對。熊紀難道爲不要我。那裏會再嫁這個蠢蟲似的樊家樹。抱這說不出的遺憾。又想紋芬姊姊也是不好。既有這樣一位才貌出衆的哥哥。就當早早通知我一下。或者竟替我作個媒。使我不至於會錯嫁了人。給人挖苦的說一句。就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。這才真是難受呢。她這樣想着。芳心別別的微躍。閉上眼睛。一一回想熊紀的聲容笑貌。覺得既是美艷。又是溫存。一定是一個多情種子。將來不知誰家的有福。

女郎能夠消受這位夫婿。想到這裏。接連深深地嘆了幾口氣。心裏蘊藏着一種說不出的難受。恨不得馬上同樊家樹鬧了離異。再去嫁熊紀。正在這個當兒。婢媪送進了一封書信。她接來一看信面。乃是天津紋芬寄來。心裏頓時一喜。忙的打開一看。却是紋芬。因爲自己和家樹進京之後。沒有信息給她。所以寫這封信來相問。並叫自己日內務必到天津去遊逛一遭。紋芬也非常想念。麗娜看了這封信。頓時減去了不少愁煩。從床上坐了起來。接連把這封信看了兩遍。細察那字跡。不像女子手筆。蒼勁秀媚。語句也非常暢達。暗忖紋芬紋芳。一個也不能寫這封信。這封信一定是熊紀哥哥的代筆。說不定還是他自己。不好直接出面通信給我。故而借着紋芬的名字一用。也未可知。反正且是到了天津再說。說不得今生不能同他成就夫妻因緣。也得和他結了朋友交



誼。日後呢。再看了家樹的情形而定行止。她這樣想着。便頓時興奮起來。一看天色將晚。便向老媽子要了一瓶啤酒。幾碟酒菜。把一張小圓桌移到窗前。獨自一人對着窗外自斟自飲。一會兒想想家樹。一會兒想想熊紀。細細地把兩人比較了一下。覺得熊紀果然要比家樹勝了萬倍。當時便決定了一個主意。到了次日。對何太太說了一聲要上天津找朋友。便趁着火車到天津。剛剛下了火車。要出站門。却見一個丰姿絕世的美男子。正手扶鐵欄。昂首引頸。癡呆了。呆地在那裏觀望。好似要迎接什麼人似的。麗娜仔細一認。正是熊紀。熊紀也早瞧見了麗娜。各自默默無言的笑了一笑。麗娜走出鐵欄。熊紀早迎來接了她的手提箱。讓麗娜在前。一面走。一面說道。那封信你倒接到了嗎。芬妹本來要親自來接你。可是她今天身子有些不爽。也恐密斯何沒有這樣來得快。所

以便把這事委託了我。叫我沒有事兒。就到站上來瞧瞧。不想果真接着了你。麗娜道。在北京怪悶的。家樹又進了學校。就是芬姊沒有信來。我也想到天津來玩一下。說着。兩人已走出站門。熊紀向前一揚手。指着面前一輛綠色轎車道。密斯何。坐車吧。麗娜點了點頭。便和熊紀一同上車。車廂裏只有他們兩口子。自然也不用客氣。並肩坐了。車夫撥轉車頭。離開車站。緩緩地往張園駛來。這是熊紀預先叮囑過車夫。所以此時的汽車。却比人力車快得有限。熊紀和麗娜坐在車上。兩人各自佔一隻犄角。身子斜坡坡的坐着。中間空出的地位。就放了麗娜的那隻手提箱。麗娜一抬頭。對熊紀一看。熊紀也正在看她。兩人的目光一接觸。互相笑了一笑。又各自低下了頭去。熊紀要想找些話兒來說。可是一時又想不到什麼話兒。倒是麗娜先開口問道。這幾天芳妹上她姊姊

這邊來嗎。熊紀被她一問。這才抓住了話頭。笑着答道。她是天天來的。就因爲她天天想你。還比她姊姊想得厲害。所以寫那封信給你。請你到天津來玩。麗娜說了一句不敢當。熊紀又道。芬妹的家庭。密斯何是知道的。我那妹丈倒還好。只是他的那位太太却太麻煩了。時常要看着芬妹嘖咕。她姊妹二人。本來想上北京來看密斯何。只是恐怕那位太太又要多說多話。因而只好請密斯何上天津來。麗娜聽到這裏。嘴裏嘖的一聲道。紋芬姊姊的日子。這樣不自由也虧她怎麼熬得過。熊紀道。也叫沒有法方好想。主意已錯在前的了。麗娜瞧定熊紀微微一笑道。這是什麼錯不錯。這是從前的俗例。女子嫁了一個男子。無論那男子是粗蠢暴悍。不合心意。總是不能再嫁。所以有『嫁男子不着一世』的這句成語。可是現在呢。社交公開。男女平權。對是對。不對就好離異再

嫁。有什麼……麗娜說到這裏。又頓覺這話兒說得不對。難道自己就是文明人。紋芬就是十八世紀的女子。這話既是說得大明顯。又且含有輕視紋芬的意味。當下便縮住了下半句不說。側着粉頸。微微地把頭兒搖了幾搖。可是這幾句話兒。却直溜溜的鑽進了熊紀的耳朵。以爲麗娜是爲的家樹而說。再證以前席次間的情形。更是隱衷若揭。一定是麗娜爲了自己。已和家樹有了異心。所以借着紋芬。特地在自己面前發揮這段議論。這明明是說她可離了樊家樹。再來嫁我。暗暗地給我一個表示。却又因爲話兒說得太明顯。故而說到後來不說了。熊紀這樣一想。心裏暗暗慶幸。臉上一陣子熱。倒又沒有什麼話兒好說。麗娜也自覺出言不慎。要想些話兒來扯拉開去。便道。不是別的。倒是我到了芬姊那裏。你的那位令妹丈太客氣。禮節太多。我倒有些過不慣。熊紀

道。這可是了。我也嫌他酒後的脾氣不好。不大同他多談。說到這裏。熊紀偶向窗外一看。車子剛剛駛過一家新開館子。金谷春。熊紀忽的心裏一動。便含笑問麗娜道。我們索興喫了午飯回去好嗎。省得舍親多麻煩。密斯何只說是北京用了午膳上車的就是了。麗娜微微一笑。覺得有些不便答應。半晌。才微點着頭兒道。也好。只怕芬姊要盼望。我知道他是不能來的。最好打個電話去把芳姊叫來。也得熱鬧一點兒。熊紀且不回答。先站起身來招呼車夫開倒車上金谷春。然後坐下一笑說道。這家金谷春的菜肴很不差。我們就在這兒喝三杯自由酒。芳妹是此刻還在校內。也是不能來的。講到我在舍親那裏。却是出入自由。三餐茶飯。也不和他們同喫。所以一天半天不回。他們決不爲盼望我。和密斯何初見面的一天。不是也剛從海濱回來嗎。麗娜聽了。便也不語。車子

已到了金谷春門首停下。熊紀先自跳下。一手扶着車門。讓麗娜也走了下來。然後一同進門。上樓之後。夥計便引入一間特別雅座。兩人進內對面坐定。夥計早送上手巾。熊紀擦了手後。便向夥計要了筆硯。送到麗娜面前叫麗娜點菜。麗娜那裏肯點。瞧着熊紀笑道。你知道這裏的菜肴很好。想是領略過了。怎麼樣叫我點起菜來。反正你點的菜。我就沒有不中意的。你就不要客氣吧。熊紀聽了一笑。這才提起筆來。一面想。一面寫。一會兒寫好了。送到麗娜面前問道。密斯何。你瞧。這幾道菜對不對胃。不對再改。麗娜接過那張紙來。身子往椅背上一靠。雙手執着兩端。把那張紙條過來倒去的接連看了幾遍。兀是不肯放手。倒把個熊紀看得忍耐不住。笑着問道。密斯何。幹嗎只管瞧啊。說了這句。又在桌上拈起筆來。向墨盒子裏潤了一潤。顛倒授了過去道。想是有的不

對胃。我原說……話還未完。麗娜一面將那張紙條往桌子邊上一放。一面說好極好極。又望着熊紀嫣然一笑道。我不是瞧的菜。是看的字啊。熊紀笑道。莫非寫錯了嗎。這還得請密斯何指正指正啊。麗娜不待聽完。噗嗤一笑道。這真笑話極了。我因為實在愛你的字兒寫得好。所以不忍釋手。你倒當我在捉你的差字。要教我指正起來。這豈不是大大的笑話嗎。熊紀笑着還沒答言。麗娜又道。不瞞你說。你寫的那封信。昨天晚上我還看了半夜呢。熊紀笑道。你怎麼知道那封信也是我寫的呢。麗娜抿唇一笑道。我當時就猜定是你寫的。說到這裏。又伸手一指那張菜單道。你還賴得掉嗎。熊紀正待答辯。麗娜已在自己的手提箱內取出了一件東西來。要知是什麼東西。下回交代。



第十三回

顧影自憐深閨增寂寞

隱衷若揭雅座話纏綿

一八

第十四回 流水高山知音今日遇 提心吊膽幻夢幾時休

麗娜當時從手提包中取出了一封書信。往那張菜單上一疊。連菜單一齊推到熊紀面前。笑道。我還帶在身邊呢。你還要想不承認嗎。熊紀一看。正是前日寄給她的。那封信。不由得嘻着臉。望着麗娜面上嘿的一笑。麗娜又道。我真不知密斯脫熊怎樣學得這一手好字。又蒼勁。又古雅。使我真是艷羨不置呢。熊紀笑道。密斯何真是謬賞。我在這中國字上。從來也沒有下過一天苦功。怎麼說得上蒼勁古雅這四個字。密斯何不是看得不上眼。故意這樣謬贊嗎。麗娜又把那封信擎到手中。一面看着。一面說道。我雖不是個識家。但是我最愛這樣子的字體。你也不要再謙虛了。熊紀笑了一笑。叫進夥計把那張菜單交給

他叫他去做菜。一面又問麗娜道。密斯脫樊已是進了學校嗎。他是個少年老成。前次席上匆匆忙忙。沒有機會同他談話。我倒很願意和他交個朋友。麗娜聽到這裏。頓將臉兒一沉。搖着頭兒說道。去講他幹嗎。這種朋友。你還是少交些兒的好。我也給他累得夠啦。熊紀不提防麗娜要說出這樣的話來。頓將臉兒一紅。一時間倒楞住了。麗娜却仍將那封書信收入了提包。很從容的問道。令親說密斯脫熊已遊歷過六國。能不能把歐州情形講些給我聽聽。我也常想到歐州去玩牠一趟。只是總苦沒有機緣。熊紀忙不迭的答道。可以。只要密斯何愛聽。我有幾本留歐日記。什麼都有在上面。回頭到了家中。我當取來奉贈。可是文字却非常簡陋。密斯何不能見笑。麗娜歡喜得眯了雙眼。兩個小酒渦兒漩了幾漩。嘻嘻的笑着道。這是什麼話兒。密斯脫熊肯這樣把歷年

的心血相贈。真使我一單子也忘不了。只好緩緩圖報。熊紀道。緩緩圖報。可是我等不及呢。說了這句。一眼望定了麗娜。只顧笑。麗娜倒被他瞧得不好意思。頓將臉兒低了下去。此時夥計已把酒菜送上。熊紀接過注子。親自站起身來。在麗娜面前篩了一個滿杯。然後自己也斟了。坐下說道。密斯何。我們今天。是爲避免麻煩。才到這裏來喫喝。可是你却不能再客氣。大家要盡醉方休。麗娜聽了。伸手在桌子邊上。答的打了一下道。我最恨那些虛禮浮文。你說這話。真是對我的胃。可是也不能喝得十分醉。回頭要不好見人的。熊紀點了點頭。大家果不客氣。各自開懷暢飲。熊紀一面喫喝。一面又把在外國聽到的最有趣味的愛情故事。講了幾樁。麗娜雖是個交際名花。生平所見的男子。也不在少數。可是從來也不曾見過像熊紀一樣的美貌男子。當時真是越看越愛。又見

第十四回 流水高山知音今日遇 提心吊膽幻夢幾時休 四

他言談之間。口若懸河。態度又是萬分溫存。心裏真是說不出的愉快。她本來是一個喜新厭舊的女子。當初她和樊家樹結合。就是爲看膩了活潑。要在活潑之中選老實。此刻既和樊家樹作了夫妻。她又覺得家樹太老實。要棄了老實再求活潑。熊紀剛剛合了她的脾胃。機會也湊得正巧。前次席上既是一見鍾情。此刻又經這一番長談。更是愛從心苗起。情向腸底生。一顆芳心。早已被情絲牢牢縛定。熊紀又是善於趨奉的人。瞧透了她的心理。更是出力巴結。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。話不投機半句多。他倆談談說說。不知不覺的已是喝乾了兩壺酒。兩人都有了七八分醉意。熊紀便索興再要了一壺酒。添了幾樣菜肴。麗娜也不推諉。只顧淺斟低酌。細細談心。麗娜談得高興。竟自談到了家樹身上。把家樹的人太老實。以及不擅交際。不會跳舞等情。都講了些出來。熊紀

是何等機警的人。麗娜的心事。他早瞧個透明雪亮。此刻又聽她的言談之間。有些嫌憎家樹。便迎合了她的心理。索興把自己的真實衷情。也直說了出來。他說前天的那封信。實在不是紋芬紋芳的主意。實是自己因爲在前次席上。得晤芳顏。一見心醉。後來密斯何又匆匆一別。我的一顆心靈。就不知怎的好。似給密斯何帶了去一樣。腦海裏只是縈繞着密斯何的倩影。再也擺脫不開。險些兒要弄出病來。所以大胆冒昧寫那封信。就是自己到車站上來迎候。也是沒有誰人知道的。熊紀既經說明了這話。又很鄭重的向麗娜表示歉意。並說自己雖是年輕。見聞倒也不好算少。眼睛裏所見的女子。真也不在少數。從來也不會有一些兒介意。不知怎的此番見了密斯何。却好似鉄針遇着了磁石一樣。再也休想丟得下。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原故。麗娜聽了這話。起

先却很有些兒錯愕。怔怔地呆了半晌。才對熊紀瞟着眼兒一笑道。『倒瞧你不  
出會弄這樣的玄虛。熊紀欠一欠身子。涎皮嘻臉的一壁向麗娜道歉。一壁將  
一對俏眼珠。只顧滴溜溜的在麗娜臉上亂轉。賣弄風情。麗娜此時。一則已有  
了酒。二則早已入了他的彀。兩下對視了一會。不由得心旌搖搖。心窩裏熱騰  
騰的一陣子發燒。一會兒。低下頭去說道。別的不打緊。倒是我此番突如其來  
的到了天津。芬芳二姊。未免要懷疑。我想索興不要去了。瞞過了她倆好嗎。熊  
紀聽了。連連點頭道。『好好。這樣子最好。我知道密斯何跳舞是最感興趣的。我  
今晚陪密斯何跳舞。好嗎。麗娜向窗外望了一望。說道。晚上跳舞嗎。時候還早  
着呢。熊紀聽了。一看手表。已是將打兩點。便道。『光明大戲院新到的片子。『情  
花愛草』是西方明星黛維兒斯的偉大傑作。表情很是不差。昨天已開映了。』



一天。深得一般電影迷熱烈的贊美。密斯何不能不看。我倆喫好了午飯。先上光明去看電影。五點鐘電影院裏出來。就一直上黑貓飯店進晚膳。就在這裏跳舞。你說好不好。麗娜點了點頭。順手將面前的半杯殘酒。抓起來一口喝了。將空杯往桌上一放道。好。我是不能再喫飯。你請快些用吧。熊紀舉杯在手。正待送到嘴邊。聽麗娜這樣一說。頓將杯兒仍舊放下。笑道。我本覺得有些醉了。我是相陪密斯何啊。麗娜嘻了一笑。熊紀恐怕麗娜要同自己搶會鈔。站起身來走到簾外。才摸出兩張十元的鈔票來。叫夥計去算賬。麗娜已料定他去會鈔。等他進來。便對他一笑道。你叫我來。當然是你作東。何必這樣鬼祟。熊紀被她這樣一說。倒弄得很難爲情。只好涎着臉兒一笑。一會兒。夥計已送上香茗手巾。兩人正在擦抹手臉。另一夥計。却送上一張菜賬。再有兩元幾角的

餘找。熊紀要在麗娜面上示闊。便把嘴臉對夥計一歪。輕輕的說道。拏去。給你小賬。那夥計先一灣腰。謝了賞。然後把那兩元幾角的找頭仍舊拏了出去。麗娜抓起那紙菜賬。正待觀看。熊紀却劈手搶來。捏成一個紙團兒。往菜碗裏一扔道。這有什麼看頭。麗娜也站起身來道。我要看看價錢。你給他幾塊錢找的。熊紀乘着酒意。一伸手。將麗娜的手一抓。往懷中一拉。笑道。好好。密斯何。你別麻煩吧。說到這裏。頓覺自己的舉動太鹵莽。連忙放了手。一看麗娜的臉色。却是一些沒有什麼。這才放下了心。和麗娜一同下樓。坐了原車上光明大戲院。麗娜坐在車上。忽的想起一事。頓時用手指一指前面的車夫。輕輕地問熊紀道。他不要回去告訴嗎……熊紀伸直了掌。悄悄地對麗娜搖了幾搖道。我因為要秘密。這車子是在車行裏雇的。麗娜將雙眼對他一瞄。也就微笑不語。不

多一會。車子已到了光明影戲院。熊紀又搶着買了票。和麗娜一同上樓。在包廂中坐定。兩人的兩顆心靈。都熱烘烘的含有特殊作用。那裏有心思認真看什麼電影。麗娜更是有些心虛胆怯。不住的東張西望。四下瞧看。恐怕要有熟人撞見。熊紀呢。知道麗娜是現任財政總長的女兒。恐怕鬧出亂子來。不是好弄。心裏也懷着鬼胎。幸而沒多一會。合場電燈盡滅。電影已是開幕。兩人方始安下了心。銀幕上發現了幾幕廣告。情花愛草便接着上場。這本情花愛草。原是表演歐洲一個浪漫女子。她仗着她有嬌麗的容顏。萬金的貲財。起初嫁的一個男子。是一個新聞記者。原是她自己看中。後來不上兩月。她覺得生活不舒服。便同那男子離異了。再去嫁一個官家子弟。可是不上一月。她又因爲這男子常常不到家住宿。不慣空閨獨守。便又同他鬧了離異。再去嫁一個船廠

主人。這船廠主人擁有幾萬鎊家財。生活是可稱舒泰。不過他却患着一種隱疾。一個月倒有二十天要睡醫院。閨房之樂。直是不大過問。那浪漫女子又抱着無窮的隱恨。勉強守足了兩個月頭。便再去另嫁別人。這樣二年功夫下來。她竟是一連嫁了十三個男子。最後一個。却是兵艦上的一個艦長。那浪漫女子。剛剛又要同這艦長鬧離異的當兒。那以前的十二個男子。氣她不過。便同她出了一張特刊。歷叙她生平的事蹟。不約而同一齊擁到艦長面前。將那張特刊呈覽。艦長看完了那張特刊。便笑謂衆人道。諸公毋惱。我爲諸公洩氣。說畢。便命士兵去把那浪漫女子請來。當着大衆。砰砰砰的三聲。將那女子結果了。拋屍海中。那十二個男子。見了她這樣結果。倒不由得又一個個垂下淚來。大家憶起了前情。望着海中呆呆地洒淚。只有那個艦長却是神色自若。一面

笑。一面將那張特刊向衆人面前一揚。命士兵送他們上岸。一幕慘劇就此告終。電炬也頓時放了光明。全場子的觀衆。一陣嘈雜。也就走個精光。只有那位樊夫人何小姐。却好似變成了泥塑木雕一樣。兩隻眼睛。只顧望定了那張空無所有的白幔上。怔怔地出神。熊紀瞧他這副情狀。知道她是受了驚恐。幻像印入了腦海。便站起身來輕輕地握着她的一隻手道。密斯何。走吧。麗娜也不言語。立起身來慢吞吞地跟着他出了戲院。到了門首。才突的清醒過來。一見熊紀握着自己的手。便輕輕地一縮。一面拍着胸脯。一面瞧了熊紀一眼。笑道。怕人怕人。我倒真是喫了一驚。那個兇惡的艦長。也實在太殘忍了。熊紀笑道。這是銀幕上的表演。並不是實有其事啊。麗娜道。就使實有其事。也是很平常的。這男子也不應該置之死地啊。熊紀道。是啊。這樣兇暴的男子。世上也是很

少的。也算這女子倒楣。才撞到了他手裏。他倆這樣一壁講着。一壁找到了原車。坐着上黑貓飯店。此時已將近天晚。萬家燈火齊上。車子到了黑貓飯店門首。兩人跳下車來。熊紀便開發了車資。把車兒回掉了。方同麗娜進內。熊紀要在麗娜面前獻勤。落座之後。先向僕歐要了幾樣最高貴的酒肴。和麗娜一同進了晚餐。然後入場跳舞。熊紀對於此道。比麗娜更是精研。什麼式樣都來得。並且知道麗娜最愛此道。自然更是出力周旋。幾場一舞。果把個麗娜樂得心花怒放。不住口的嘖嘖贊美。熊紀也乘機自炫道。不瞞密斯何說。我自從在歐州學會了這一點兒舞術。回國後實在用不着。乾脆說一句。就是遇不着對手。直至今日。才有幸遇到了密斯何。密斯何的藝術真是不錯。據我看來。在國內舞場中。也可算首屈一指。難找對手。不過要同外邦人舞起來呢。還得稍微研

究一下。密斯何若是不嫌……說到這裏，麗娜早將雙手拍的一合。一疊連聲的說道：對呀。對呀。你這話兒，真是知音之談了。我的舞術，固是不好。但是和本國人士同舞起來，似乎總覺得他們更比我弱。總是不能十分愜意。不過遇到了外國幾位名星呢。又覺得望塵莫及。不敢嘗試。密斯脫熊既有這樣的純粹藝術。還請不棄愚鈍。賜以指教。熊紀連稱不敢當。不敢當。只要密斯何要學。自當盡力供獻。他倆這樣談一會。又去舞一會。不知不覺的到了深夜三時。兩人方覺有些倦意。又就坐進了一些茶點。已是四點打過。照熊紀的意思。本來想上旅館開房間。可是麗娜到底有些不好意思。一定要回家。熊紀沒法。只得雇了汽車送她上何公館。這樣一陣延捱，車子到何公館時。天色已是微明。兩下又訂黑晚上仍在黑貓飯店相見。方才分別。麗娜回自家中。熊紀也只得怏怏



的回歸寓處休息。準備晚上相見。麗娜叫開了門。進內之後。對下人們自不免要掉一番搶花。只說是晚晌十一點鐘到的天津。和一個姊妹同來。下車之後。同到她家去玩了半夜。所以到此刻才回來。下人們知道她是自由慣的。誰來多問。服侍她上樓之後。端正了一些茶水。問了她可要什麼。便又去睡了。麗娜獨自一人躺到床裏。想起了熊紀。那裏睡得穩。一幕一幕的只顧把昨日一天一晚的情形。和熊紀的聲音笑貌。歷歷在腦海中搬演。約摸過了有一個時辰。方才倦極思睡。可是才一朦朧。那位熊紀先生便閃閃縮縮的走了進來。麗娜一見他到來。真是喜極欲狂。疾忙從床裏躍起。跳下床來相迎。熊紀也搶前一步。走來執住了她的兩隻纖手。現出又可憐又可愛的神情。低低的說道。密斯何。我回到家中實在是坐立不安。焦悶欲死。密斯何可憐見。一同上黑貓飯店。

去吧。麗娜正想答言。又猛地想起家樹睡在床裏。忙的撒開了手。向床裏指了一指。悄悄地對熊紀說道。他還躺在床裏呢。你先去吧。等他起身進了學校。我立刻就來。熊紀聽了這話。只呆地望着麗娜。兩眼水汪汪的似乎要哭出來。半晌。方才怏怏不樂的說道。密斯何。你是准定要來的……麗娜恐怕家樹醒來撞破。一面點頭。一面揮手。叫他快走。熊紀無奈。只得一步一回頭。慢吞吞的退出房外。麗娜也隨後跟了出來。出了房門。麗娜見房外沒人。便揪住了熊紀的衣角。悄悄地對他說道。這個所在。我不叫你來。你不能亂跑。鬧出亂子來。不是玩的。幸而此刻家樹正睡熟。不然是闖出大禍來了。你快些走吧。至遲到九點鐘。我一定來的。她的話還沒有說完。熊紀却已簌落落的兩汪淚水掛了下來。麗娜心裏不忍。牽住了他的袖口。正想安慰他幾句。忽然聽得家樹在房裏咳。

咳、咳的幾聲咳。不由得大喫一驚。連忙推開了熊紀。回進房中一看。却見家樹仍是好好兒的躺在床裏。並沒有醒覺。便捏手捏脚的挨到床前。揭起了被角。輕輕地照舊躺下。細聽家樹時。却是鼻息齶齶。當真還沒有醒。這才放下了心。閉目假寐。只等家樹醒來。可是就在這個些兒。只聽得耳畔有人叫道。小姐快快醒來。北京來了電話。要小姐親自去聽。麗娜突的一驚。身子隨着撲的一跳。頓時把她驚醒過來。睜眼一看。床前站着一名老媽子。正還俯着身子在叫喚自己。一看床裏。那裏有什麼家樹。還不是自己一人躺着。這才知道剛才作了了一場幻夢。忙把夢境約略的記了一記。然後問老媽子。幹嗎這樣大驚小怪。老媽子道。小姐快快起來。北京打了電話來。要叫小姐親自去接呢。麗娜這才從床裏坐起。披衣下床。一面跟着老媽子走來聽電話。一面自言自語的噥

咕着道。又是什麼事兒。巴巴的從北京打電話到來……等得她到電話室。抓起聽筒一聽。却是她母親何太太的聲音。麗娜便問。什麼事這樣緊急。人家走了一天。就要打電話來。何太太說。你走了不到半天。家樹便由校內派人送了回來。害的是熱症傷寒。昨天晚響。一連請了五位大夫替他診察。都說病勢十分沉重。你爸爸真是急得要死。家樹在病中。又時刻喚着你。你可作速回京。千萬不可延遲。何太太說話的聲音。很是急促。麗娜聽了這話。心裏真是一憂一喜。憂是憂的熊紀這方面。晚上約他仍在黑貓飯店相會。要是突的一跑。他一定要誤會。甚至於冷了心腸。弄得決裂。要是去通知他一下。又恐紋芬見了要疑心。也是很爲難。喜是喜的索興望家樹死了。自己就好堂堂皇皇的再嫁熊紀。她正是這樣轉着念頭。何太太却在電話裏說道。你不要急。叫一個老媽

第十四回 流水高山知音今日遇 提心吊膽幻夢幾時休

子陪了你同來。要知麗娜怎樣回答。下回交代。

## 第十五回

旅邸遇新知情懷碌碌

孤燈談舊雨綺恨綿綿

却說麗娜接了北京來的電話。知道家樹害病。心裏正是一憂一喜的想着念頭。呆瞪瞪的不作回答。手裏的聽筒。却還是按在耳朵上。對方何太太聽她沒有回言。只道她心裏着急。一時間說不上話兒來。倒又在電話中安慰她道。麗兒。你別發急。家樹今兒服了湯藥。病勢比昨天減輕了不少。只是時刻想念着你。你可叫一個老媽子伴着。快快來京。麗娜聽得老不耐煩起來。便在電話中回道。怎麼到了校中這幾天日子。好好兒的就會害起病來。何太太又說。你別着急。來京再談吧。麗娜也不等她說完。早將電話掛斷。旁邊站着的那個老媽子問道。小姐。是不是姑少爺有了病嗎。麗娜睬也不睬。氣咻咻的折回房中。撲

的往沙發上一坐。呆瞪瞪的想了好一會。這才霍的坐起身來。很快的走進電話間。打了一個電話到張園。謊說了一個姓名。叫熊紀聽電話。等得熊紀來接話。他細細辨真了聲音。才說出自己。是麗娜。叫他趕快上車站去等候。有要言面談。熊紀自然連連答應。麗娜掛斷了電話。便馬上去取了小皮包和手提箱。坐了車子上總站。熊紀已早在那兒等候。麗娜先打發車子回家。然後將手提箱交熊紀提了。兩人一同進站。揀個僻靜座兒坐了。方笑問熊紀道。你在天津有什麼事兒嗎。能不能送我上北京。到京裏去玩幾天。熊紀連說沒有事兒。沒有事兒。可以可以。答應之後。却又露出詫異之色問道。密斯何怎麼這樣匆忙。不在天津玩幾天。言未了。麗娜早搖着手。打斷他的話頭道。怪事。上了火車再同你講。熊紀也就不敢再問。麗娜打開小提包。取出兩張十元的鈔票。遞給熊

紀道。這時候有班快車北上。離開車時間不遠了。請你去買兩張車票吧。熊紀接了鈔票。站起身來含着忸怩說道。剛才出門。匆忙間忘了帶錢。倒要密斯破費。麗娜揚着手道。這值什麼。你還說作事漂亮。怎麼也說起這個話來。熊紀聽了一面笑。一面走去買票。麗娜等她到來。便和他一同上車。到了車上。麗娜忽問熊紀道。真的紋芬姐姐可要盼望。要不要打個電話去通知一聲。熊紀道。這不打緊。到了北京。投封快信就得了。麗娜點了點頭。車子開出站後。熊紀又忍不住住問麗娜道。密斯何畢竟爲了什麼。要這樣子匆忙回京。能不能告訴我呢。麗娜點了點頭。這才將家中打來的電話告訴了熊紀。熊紀一聽樊家樹得了重病。心裏暗暗幸欣。却又故意作出驚惶的樣兒。假裝着安慰。探他的話風道。怪道密斯何這樣的慌忙。原來樊先生有了感冒。但是吉人天相。定卜勿藥。密



斯何千萬別憂急。顛倒愁損了自己的玉體。麗娜抿着櫻唇。鼻子裏嗤的一笑。冷冷地說道。誰把他放在心上。憂急就有什麼用處。熊紀道。對呀。密斯何的見解。畢竟高人一等。不是世俗女子可比。麗娜一努嘴。雙眼瞟着熊紀一笑。熊紀此時。自然是說不出的心中愉快。但是他也有樁耽心的事。就是想麗娜是爲着家樹的病而回家的。自己到了北京。決不能到她府上去。一定只能找一個地方安身。等他來看我。可是萬一她到了家中。不能再走出來瞧我。要偷偷摸摸的幾天來一躺。那我豈不要悶損。就使她能得自由。那麼時常進進出出。或者也要啓人疑竇。萬一被人偵察了破綻出來。那就頓時好鬧出亂子。別的不說。兩下的名譽先有妨礙。要是給紋芬。紋芳知道了。這埋怨一定難受。熊紀這樣想着。麗娜見他呆呆不語。不知在想什麼念頭。不免要開口動問。熊紀

不敢直說。只把別的話兒來拉扯了一陣。麗娜又向他討教一切跳舞門徑。熊紀自然詳詳細細的解答。這樣子車上就不寂寞。不知不覺的到了北京。火車進了東便門。麗娜才對熊紀說明。預備下車之後。同到香廠路東方飯店去開定了房間。讓熊紀就在那裏存身。然後自己再回家去探望病人。晚上掉了搶花。再來相叙。熊紀一一答應了。一會兒。火車已到了目的地。兩人下得車來。便雇了一輛汽車直達東方飯店。進內看定了一個頭等大房間。麗娜在小皮包內抽出一百塊錢鈔票。叫熊紀放在身邊另化。兩下又約定了時刻。麗娜方才回身下樓。要想回家。可是剛剛將到門首。突見一位西裝青年。鼻樑上架着圓框博士架。風度翩翩。右手倒提着一根白藤手杖。左臂灣裡。挽攜着一位二八麗妹。身披玄色絲絨大衣。腳踏高跟革履。正從外面橐橐橐的走入。麗娜恰

巧和他倆劈面相迎。定睛一看。原是相識。原來就是從前的旅長。現在新升的統制沈國英。麗娜不由得瞪瞪一呆。兩條腿兒頓時立定。沈國英見了麗娜。也早站定腳頭。一面笑。一面拿着那根白藤手杖舉起手來。向額邊一比。行了一個見面禮。麗娜也頓時還了一個鞠躬。搶前一步。含笑說道。沈統制。好久不見。閣下已高升了。說到這裏。又伸過手來。一握那位麗妹的手。望着沈國英笑道。這位不是尊夫人嗎。沈國英也不回言。一面對麗娜嘻嘻的一笑。一面揚着手道。這裏不便說話。我開着七十八號房間。密斯何請樓上坐吧。麗娜懷着一肚子鬼胎。不便回絕。只得點頭答應。沈國英便索興放開沈太太。讓麗娜攙着三人一同上樓。進了七十八號房間。重新叙禮坐定。沈國英這才將沈太太和麗娜互相介紹了一下。大家又寒暄了一陣。麗娜又扯了一個謊。只說是到來找

個朋友。沒有找到。沈國英也向她賀了一番喜。又道了一下歉意。原來麗娜和家樹新婚的時候。沈國英也剛剛同現在的這位沈太太在天津結婚。這位沈太太。原是津門北里中的一朵名花。沈國英因爲前次受了何麗娜的刺激。便一股熱情。趕到津門量珠聘艷。娶這位沈太太。後來回到北京。才知道麗娜已和樊家樹結了婚。他想補禮。已是不及。所以此刻要和麗娜道歉。麗娜聽了。倒不由得好笑起來道。你要向我道歉。那是我要向你陪罪的了。大家就不要說吧。沈國英也忍不住笑了一笑。又談了一陣閒話。麗娜忽的又想起了沈鳳喜來。便笑問沈國英道。我前次不是要請閣下介紹。見見那位面貌和我相同的劉太太嗎。這會子怎麼了。有機會嗎。沈國英聽了。頓時一怔道。密斯何怎麼還沒知道嗎。劉將軍已給人暗殺了。劉太太沈鳳喜。得了瘋癩。已回了老家了。密

斯何真的還不會知道嗎。麗娜沉吟了一下道。這個消息。我已。在報上見過。說也聽人說起。但不知那鳳喜現在已是怎樣。瘋病曾否痊愈。還是在醫院裏。還是在什麼地方。我倒很想會會她啦。沈國英微搖着頭兒。唏噓地嘆息了一下道。這個人說來很是可憐。劉將軍死後。他的財產。政府就命我去清理。當時我在劉將軍臥室裏。找到了她的一個存款摺子。再有許多相片。我還只道她是害怕。不敢攜帶。走避開了。一心要想叫她出來。把那筆存款還她。誰知找到了劉家舊日的聽差一問。才知道她並不是避開。却是在劉德柱未死之前。就進了醫院。後來劉德柱一死。他那正太太面上的兩個舅子。帶着劉德柱的兩個遠房姪兒。到來管理家務。便不認這個新太太。可是等到得着了要查抄的消息。却又一齊跑了。再後的消息。却連那個聽差也不得而知。我想鳳喜既是在

醫院裏。便特地親自去看她。誰知到醫院一問。醫院裏人回說。劉太太因爲存款用完。已在那天上午出院去了。當時我好生不樂。非常的憐惜她。可是又不曉得她的住址。不能將存款摺子送還她。結果只得一併歸了公。不過我當時還着人在外邊打聽。等得我從天津回來。才知道她是住在大喜胡同。和她的姆媽叔叔在一起。可是等得我去瞧她。却已全家搬走了。遍問街坊。也都不知她的去處。我也就此心懶了。不再問她。說到這裏。又笑了一笑道。密斯何要問她的近狀。可是連我也想探聽咧。麗娜支頤默坐。怔怔地聽沈國英說完了。方才放下手來。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道。唉。想不到一個將軍夫人。弄得這樣結局。將來還不知要落到如何地步咧。沈國英也唏噓着道。聞說她的生娘和叔子。都很不成材。恐怕總是……說到這裏。搖着頭兒不說了。麗娜怔怔地呆了一

會才道。這也自然不用說了。說着。大家又嘆息了一陣。麗娜忽的起想了熊紀。心裏一陣熱。臉上頓時薄薄地罩上兩頰紅雲。又恐自己母親。再要打電話到天津去。便起身告辭。別了沈國英夫婦下樓。雇車回家。何總長何太太一聽麗娜回來。都來擁着她愁眉苦臉告訴家樹的病狀。麗娜爲了熊紀。到底有些心虛。倒也假裝出一副着急的情狀。何總長何太太那知就裏。恐怕她要急壞身子。顛倒勸慰她。叫她放寬心。別愁損了自己的身子。麗娜只作不聞。苦着臉兒匆匆的奔進自己房裏。一看桌上排列着藥碗茗壺。一個小丫鬟。正坐在床邊同家樹挺腿。心裏暗暗歡喜。再到床前一看家樹。只見他閉上雙眼。鼻息吁吁的似乎正是睡熟。臉色焦黃。枯瘦憔悴。和平日大不相同。心想這也怪異。進校的時候。白白胖胖。一點兒病象也沒有。怎麼到校了這幾天功夫。居然會害起

這樣的大病來。莫非是他同我的緣分果是滿了。我的姻緣。已在熊紀身上。所以老天爺這樣的同他作祟。撮合我倆的姻緣。她這樣呆呆的想。何太太站在背後。還只道她瞧着家樹發急。倒又拍着肩頭勸慰她。麗娜也不作一聲。撥轉身來坐到沙發上。呆呆地出神。何太太早取出一疊中西藥方。授到麗娜手上。絮絮叨叨的對她講。家樹怎樣由校中送回。怎樣一連請了幾位中西大夫同他診察。某大夫怎樣說。某大夫又那樣說。一樣一樣的說個不休。麗娜也不放在心上。只把幾張藥方略略的看了一眼。仍舊授還了何太太。氣鼓鼓地說道。我再三關照他冷暖當心。他不聽我的話兒。弄出這場病來。這也是他自作自受。叫我也沒有法兒好想。只好瞧他自己的命運。何太太只道她急極了。才發出這樣的急話來。不免又安慰她道。你別憂急。大夫說他病勢雖是沉重。沒有



什麼危險。說他的病。都是由成年累月的不如意事。鬱結在心頭。倒是由他發洩的好。日子久了。更是難治的。何太太剛剛說到這裏。家樹却在床裏一個轉側。接着嘴裏唉了幾口氣。迷迷糊糊的連叫了兩聲鳳喜……鳳喜……何太太伸長了頸子。目不轉睛的對床裏望着。麗娜却早已聽得明明白白。家樹口裏明明叫着兩聲鳳喜。暗忖怪不道他會害這場病。原來他直到此刻。還是心心念念的憶着鳳喜。大夫的話兒。倒確是不錯。我同他的婚姻本來很是牽強。由多方面強合成的。現在好了。他的心跡也露了。我就是同熊紀戀愛上了。良心上也沒有什麼對他不住。他也不能再干涉我的了。麗娜這樣想着。心裏倒是一喜。不知不覺的又頓時想起了熊紀。想他獨自一人在旅邸內。一定很是寂寞。一看天色將晚。便向何太太撒了一個謊。只說自己有個同學。熟識一位大夫。

很有本事。要去瞧了同學。央她去轉請那位大夫到來瞧家樹的病。何太太叫她喫了晚飯再去。她也不應。自顧自的便走了。何太太見她夫妻情篤。倒也很是歡喜。麗娜到了外邊。折到車行裏雇了一輛車子。直上東方飯店。熊紀一見麗娜到來。疾忙起身相迎。笑容滿面的說道。密斯何。你倒來了。正是幾乎把我悶損死呢。麗娜連稱對不住。對不住。坐下之後。熊紀又問家樹的症候怎樣。麗娜不好意思直說。一幌腦袋答道。很沉重的。看來不容易好呢。熊紀笑道。那末密斯何怎麼走得出來呢。麗娜一撇櫻唇。撒嬌道。還不是爲的你嗎。熊紀嘻嘻地只是笑。麗娜又把怎樣扯謊的話兒說了。熊紀只是感激。又問麗娜還沒有進晚膳。便即時點了幾道菜。要了一瓶葡萄酒。就在房間內喫了。麗娜既是丟不下熊紀。又是不能不回家。坐了一會。只得硬着頭皮和熊紀作別。約定次日

上午再來瞧他。熊紀雖是依依不捨。但是又恐欲速則不達。顛倒要弄僵事情。只得快快地放她走了。麗娜出了東方飯店。也不雇汽車。走了幾步。見路旁一輛人力車。便跳上去坐了。對車夫說了地址。叫他拉快。車夫答應了一聲。便雙腳直奔。拉着麗娜上何公館來。約摸走了一半路程。剛剛一個拐灣。車子一轉角。車身一搖。麗娜坐在車上也是身子一幌。就在這一幌中間。麗娜陡覺得眼前一亮。接着身上撲的着了一下。倒是喫了一驚。嘴裏喊着啊呀。眼睛向四下看時。却又不見一些兒人影。心裏好生駭異。同時又覺得旗袍兜裏。似乎有一物重頓頓的墜着。連忙俯下頭兒看時。果有一個端端正正的長方紙包。忙的檢了起來。打開看時。裏面却再有一個小包。和一封書信。那小包却包得非常完整。外面用紅絨頭繩一道一道的縛着。麗娜且不打開。先把那封信。就着一

閃一閃慘淡無光的路燈。細細一認。信面上却是寫着專呈何女士收展七個字。下面並沒具名。也不署月日。細察那字跡。似乎有些熟識。好像在那裏見過。只是一時却想不起來。心裏非常詫異。就在這一番經過時間。車子已是停下。麗娜抬頭一看。已到了自家門首。忙把那封信和小包。仍舊裹在一處。跳下車來。付了車資。挾着那個包裹進內。此時已在晚晌十點多鐘。何總長何太太都睡了。她也不去驚動。一直奔入自己房內。却見家樹脊梁朝天。半個身體橫躺在床沿上。沉下腦袋。正在那裏張着痰盂嘔吐。旁邊坐着一個小丫鬟。正同他拍着背心。半邊再有一個老媽子。一手握着手巾。一手執着一個杯兒。想是一杯子漱口水。正站在一旁伺候。麗娜一見這副情狀。遠遠地便站住了腳頭。挾着包裹。掩着鼻子。呆怔怔的瞧定了家樹。不敢近前。丫鬟老媽子叫她小姐。她

也不理。家樹嘔吐畢。漱過了口。擦抹了嘴臉。一抬眼。就見了麗娜。便勉強放出一絲笑容。招呼麗娜道。妹妹。你回來了。我病……說到這裏。喉間哇的一聲。又打了一個噁心。一個頭兒又頓時沉了下去。麗娜這才放了鼻子。先將那紙包走到沙發邊。往沙發的犄角裏一塞。然後折近床前兩三步。遠站定了。含忿似地問家樹道。你前天不是好好兒的進校。怎麼這幾天功夫。就會得了這樣的大病。我往常不是常對你說。飲食冷暖。處處都要當心。你不聽我的話兒。可是果真病了。你此刻覺得怎樣呢。麗娜說到這裏。一眼望定了家樹的後腦。聽他回答。可是家樹從校中得病回來。一問麗娜上了天津。他本來心裏一氣。病又加重了一點。所以在迷糊之中。也不免想起了鳳喜。不料就在那含含糊糊的兩聲鳳喜上頭。更是激動了麗娜的情變。可憐家樹却那裏知道。他當時一

見麗娜回家。心裏倒是一喜。滿望她總有一番溫存熨貼的慰語。加到自己頭上。誰想她遠遠地掩鼻不前。還要自己先招呼她。非但沒有一句溫存的安慰。反而還受她這麼的一場埋怨。你想他怎樣還能回答得出什麼話兒。只見他似動非動的把頭兒幌了幾幌。喉間嘔的一聲。早吐出了一口鮮紅的血來。麗娜也是喫了一嚇。這才也走近床前。伸過一隻手來幫着丫鬟拍他的背心。一面微俯着身子。問着怎麼。怎麼……家樹只頭把兒微閃。那裏還答得上話來。過了一會。老媽子又將漱水給他漱過了口。方才扶他睡好。家樹神思昏沉。精神恍惚。一會兒也就迷迷糊糊的睡去。麗娜見他睡熟。這才坐到沙發上來。打開書信和紙包觀看。要知包內何物。信上什麼言語。下回交代。

第十五回

旅邸遇新知懷碌碌

孤燈談舊雨綺恨綿綿

第十六回 起死回生古人不足擬 傷離怨別浪子虛此行

却說麗娜見家樹已迷迷糊糊睡去。這才望到沙發上來。取出那個紙包。先拆開信來一看。只見上面寫的是。

何小姐。咱倆已有好久不見。聞說樊先生病了。奉上人參兩枝。你就泡湯給他喝吧。本當面晤小姐。大家暢叙一下。可是我瞧你事情很忙。恐怕耽誤你的正經。所以冒冒失失的攔路給你。累你受驚。這裏陪個小心。請你宥恕吧。樊先生的病。據家父說很是沉重。他老人家本命我轉達小姐。把樊先生交在你手上。要你好好兒的服侍他。樊先生的病症痊愈了。他老人家是萬分感激你的。要是不然。想你也知道他的脾氣。他是要惱的。你



就盡些兒心力吧。樊先生不是沒良心的人。日後也決不會忘你的。祝你

快樂。祝樊先生勿藥。

關秀姑謹上

麗娜看了這信。怔怔地呆了半晌。心裏又氣又怕。氣是氣的關壽峯這個老頭兒。總歡喜喫飽了自己的飯。管別人的事。什麼事都要他多管。怕是怕的壽峯父女真有能耐。人面不見。却什麼事都能知道。照信上的口氣看來。熊紀的事。情。他們一定又是知道了。只是不肯明說。要是不依他辦。家樹萬一有個三長兩短。他就真的會作出來。說不定連熊紀都要倒楣。但是我又不是個閻王老子。怎能保得住家樹一定沒有事兒。就是盡了心力。也只能服侍他的病。不能挽回他的命。這老頭兒要我保他的險。豈不是句混話。想到這裏。又把那封信從頭至尾看了一遍。肚裏轉念。自己前次回家樹。倆到西山去瞧他。他倒不提。

他這樣狐狸精兒似的。一定不見得會不知道。也不知道他們父女倆口。同家樹是那世裏結下的深緣。却要他倆這樣的關切。一面想。一面已將那個小包打開。顯出兩枝人參來。她也無心去別好壞。看了一眼。便仍舊包好。正在這個當兒。就聽得家樹一聲咳嗽。接着很苦楚的呻吟起來。她低着頭呆聽了一會。才突的轉過念頭。身子一振。暗地裏自言自語道。好。我就耐些功夫。且把他的症候服侍好了。再說吧。這樣想着。回過頭來一看。老媽子已伏在桌上睡熟。小丫鬟一足着地。一足懸空。斜側着身子。半個屁股攔着牀沿。得頭得腦的也在那裏瞌睡。家樹呻吟。她倆一個也不聽得。麗娜本是一肚子沒好氣。又見她倆這個樣兒。一腔怒火實是提了起來。便將紙包依舊包好。先去櫥屜內放了。然後折到桌子邊。怒氣沖沖。對老媽子的腦袋打量了一下。舉起手來要想拍案。

大罵一場。可是她的一條胳膊已伸到了老媽子的近邊。却又忽的想起要驚了家樹。這才忍着氣縮了回來。跨上一步。挨到丫鬟身邊。伸手就是一掌。很清脆地拍的一聲。早把那丫鬟驚醒。一聲啊呀還沒有叫得出口。麗娜早又一把耳朵緊緊地抓住了。狠命的擦了幾擦。這小丫鬟的身子也就隨着前後左右的擺動。側着惺忪睡眠。偷眼一看。見是小姐。忙把懸空的一隻脚也踏實了地。那裏還敢哼一口氣。麗娜不作一聲。擦夠了。鼓着兩片面頰。氣咻咻地回過身來一看。老媽子已早直僵僵的站在桌邊。一手扶着桌角。兩隻眼睛張得像銅鈴一樣。呆瞪瞪地瞧着地上。露出一面的羞慚。麗娜也不屑去說罵她。只將眼睛對她白了一下。冷冷的鼻子裏哼了一聲。仍舊撥轉身來。一把頭髮拖開了。丫鬟竭力按住了怒氣。改了容顏。坐到牀沿。斜側着身子。一面伸手拍着家樹。

的胸脯。一面望着他的臉兒問他怎樣的難受。家樹剛才被麗娜一氣吐了一口血。心裏至今還在疼痛。因而見麗娜責打婢僕。他却閉攏了眼睛。只作不見。直至此刻麗娜坐到牀沿。拍着胸脯問他言語。他才略略颺開病眼。對麗娜微微的把頭兒搖了一搖。有音無聲的說了一句沒什麼。只是心疼……說着。眼睛皮抬不起來。又閉上了。麗娜見他這般可憐的樣子。想起了平日的恩愛。又是關秀姑的一封信。倒實在有些不忍起來。便又俯下身子。將臉兒湊近他的身邊。低低的問道。要喝水嗎……家樹似動非動的把頭得了一得。麗娜便走下地來。親自去取了一把參壺。倒了半壺參湯。自己先嘗了一嘗冷熱。然後送到家樹口邊。慢慢的給他喝着。家樹喝了一口。便把下頷一挪。表示不喝。麗娜放了參壺。又把手帕替他輕輕地拭着嘴唇。家樹見麗娜忽然這樣待他。心

裏好生感激。只是自己神思昏昏。實在沒有精神同他交談。麗娜見家樹臉色慘黃。齒唇發黑。昏昏沉沉的。只是要睡。知道他的症候很重。可是大夫說他的病。是不如意事鬱結而成。倒是要牠發洩。那麼關壽峯父女。是他生平第一個知己。怎能得他父女兩人到來要安慰他一下。那就他的症候。說不定立時便能減輕。但是他倆又似天上的游龍一樣。沒有地方好找尋。昨天明明送東西來。却又藏頭露尾的不肯見面。不知我這樣的在想念他們。他們可能知道。能不能如我的心願。到來和家樹一見。症候好了。我是很感激他倆。還要銘心不忘啦。她正想到這裏。家樹忽的從被窩裏伸出了一隻手來。麗娜見他五個指兒微微地一伸一屈。便忙伸過自己的手去給他握着。又輕輕地問他可要什麼。家樹從那抬不起的眼皮兒上。微微地露出半絲笑容。嘴唇一動。很低的說

了一個水字。麗娜一回頭。見小丫鬟正在撥火爐子。不願去差老媽子。正待親自下地取水。老媽子已搶着參壺。倒了半壺參湯送上。麗娜接來親自給家樹喫。家樹喝着。麗娜心裏想。秀姑有兩枝人參送來。何不同他說了。讓他也樂一樂。雖是不能晤面。心靈上多少總能得一點兒安慰。於他的病體上。也多少總有一點益處。她這樣想定了。讓家樹喝畢。便把參壺順手遞給老媽子。站起身來折到櫥邊。在櫥屜內取出紙包。擱下那封信。單取了兩枝參。托在手內走到牀前。仍在牀沿坐了。輕輕地拍了家樹一下。然後一手支着家樹睡的枕兒。一手將那兩枝人參。送到他眼前給他瞧看。臉上微微地含着笑容。並不說明。家樹閃開病眼。迷糳地見了兩枝又粗又白的人參。只道是麗娜特地去買來給他喫的。心裏更是感激。神志也就頓時清楚了一點。伸過手來執住了麗娜

的纖腕。含着笑意。瞧定了麗娜。放着很輕微的聲音向她表示感謝。麗娜見他會錯了意。望定了他的臉兒。笑道。你知道這東西是那裏來的。家樹道。可是買的。麗娜笑道。不是。關大叔送來的。家樹一聽關大叔三字。心神頓時一振。神經又清楚了不少。握着麗娜的手腕。一面搖曳。一面問道。人呢。快些請他進來。他又來救我命了。說了這兩句。却又氣喘喘地不能再說。麗娜見他比頭裏果是清楚了不少。便扯了一個謊。只說關大叔和他姑娘同來。瞧你的病。因為知道你沒有精神。生恐一見面。你要多說話兒。就越發傷神。所以他不敢進來會你。這兩枝參就是他送你的。也不知他怎麼會知道你病了。特地去覓這兩枝參來送你。這兩枝參。輕易是買不到的。他待你的恩情。真是不差啊。家樹聽到這裏。更是精神一振。連把麗娜的手搖撼了幾下。含着埋怨的聲音說道。你怎麼

放他走的。他要到幾時再來呢……麗娜一面笑。一面移轉目光。瞧到那兩枝參上道。他說這兩枝參。怪大的力量。要等你病好了。才能給你滋補。他到你能夠喫參的時候。自然會來瞧你。你也知道他的脾氣。他說怎樣。便要怎樣。誰又拗得他過。你可不能怪我的。家樹那知這篇說話是假。心裏真的一樂。對於壽峯父女。真是說不出的感激。呆了半晌。才對麗娜道。天下那有這種好人……

略頓了一頓。又道。我錯怪了你。你可不能生氣。麗娜見他說話的神氣。正是比剛才好了萬倍。肚裏尋思。想不到這老頭兒。倒有怎大的魔力。能夠起死回生。面也不曾見。只瞧我幾句謊言。症候就居然輕了一半。這樣看來。古時的郝鞭怖啼。石虔愈瘡。似乎還不足比擬咧。她這樣想着。家樹却放了她的手道。妹妹。我覺得有些肚飢。有勞你吩咐老媽子去作一盞粥湯來我喝。麗娜一面點



頭。一面想道。了不得。怎的這麼厲害。居然連肚子也知道餓起來了。麗娜還沒開口。老媽子早嘻着臉。迎上來說道。姑少爺要喝粥湯。我去作。說着。竟自去了。麗娜索興。又將家樹愛聽的話兒。東扯西拉的說着。逗他開心。沒多一會。老媽子已將粥湯送上。麗娜便親手服侍他喫喝。家樹喝下之後。神氣更是好了不少。竟自有說有笑的向麗娜談起話兒來。麗娜却怕他過於勞神。略爲敷衍了一下子。便勸他將息養神。家樹自從得了症候。雖是迷迷沉沉一逕在昏睡狀態中。但是畢竟沒有安安定定。好好兒的着過一瞇。所以病了三天。神思就會那樣子昏倦。可是此刻聽了麗娜一篇半真半假的謊言。倒是心曠神怡。身心愉快。一會兒。竟是甜蜜蜜的睡熟。麗娜一看時計。已是午夜二時。自己也覺得倦極。便取條毯子蓋了。和衣在家樹身旁一倒。算是睡了。地下的丫鬟老媽子。

再也不敢瞌睡。兩下你瞧着我。我瞧着你。面面相覷的伺候着。麗娜睡下之後。又想了好一會念頭。直待晨鷄喔喔。方能入夢。一早七點鐘。她又突的醒來。一看家樹。却是鼻息齟齬的睡興正濃。便輕輕地起身下地。叫老媽子去取了臉水來。略事漱洗。換了一身衣服。正待出門。何太太却因家樹病了。半夜不曾睡穩。又不知麗娜晚晌曾否還家。所以一早便闖上樓來探看。麗娜見母親到來。只得納她坐定。她約略將晚間的情形告訴了一遍。何太太聽說家樹有了起色。心裏非常快慰。見家樹睡熟。便也不去驚動。麗娜知道她母親迷信神佛。便又瞞了一下子謊。只說要去觀音菴內求菩薩。保佑家樹速速痊愈。何太太十分贊成。麗娜便匆匆出門。雇車一直上東方飯店。此時那位旅邸獨宿的六國留學生熊紀。正是一夜不曾合眼。剛是朦朧睡去。一聽麗娜到來。頓從夢中喜

醒。連忙起身迎候。麗娜本是在家想定主意。要來叫熊紀暫時回津。讓家樹病愈後。自己再上天津去會他。省得在北京許多不便。惹關壽峯父女多眼。可是此刻和熊紀一見面之後。也是熊紀的儀表動人。麗娜想定的一切話兒。不知怎樣一句也不忍說出來。後來坐了一會。把熊紀連瞧了幾下。又回身仔細想了一想。覺得實在不能不這樣辦。方始硬着頭皮。先將昨晚的一切情形。都向熊紀講了。然後對他說道。密斯脫熊。並非是我好弄狡獪。要你上北京來空跑這趟。我的初意。本以爲家樹沒有什麼大病。想攔下了他。陪你往北京各處名勝地方賞鑒賞鑒。大家消消閒閒的樂牠幾天。誰知此刻家樹的病。却是十分沉重。恐怕還有生命危險。但是這個。我還攔得開。最怕的就是那個關老頭兒。父女兩口。他倆都有飛天的本領。既是有了那封信來警告。就不能不提防一

下。密斯脫熊。如肯在北京玩幾天。那是最好。盤費都由我供給。只是恕不能奉陪。要是……說到這裏。夾着熊紀幾聲冷笑。麗娜一看他的臉色。早由紅潤變了蒼白。別過臉兒。瞧着別處。只是哼哼的冷笑。麗娜知道他會錯了意。連忙又向他解釋。自己實在是真情。出於無奈。可是熊紀那裏肯相信。麗娜正在竭力分割的時候。他却回過臉來對麗娜很尷尬的一笑。接着豎起手掌。一連的搖上幾搖。呼呼地喘了一口氣道。密斯何有貴幹。儘請自便。決不能爲了我而耽誤你的正經。昨天借給我的一百塊錢。還沒有化完。足夠回津。一到天津。我就寄來奉還。以後我倆能不能見面。再說吧。說這到裏。霍的站了起來。按鈴叫進僕歐。取出鈔票來叫他去算賬。僕歐走後。他又走去衣架子上取了外衣。預備穿上。麗娜那裏想得到會有這樣一來。呆看着熊紀這樣的舉動。真是又氣

又急。一句話也說不出。最後竟哇的一聲。伏到桌子上哭了出來。熊紀只道她是撒嬌。不來睬他。自顧自的把衣帽穿戴好了。走到麗娜身旁帶着猶笑說道。密斯何。咱們再見。說了這句。逕自走了。麗娜一時真是氣極。霍的旋轉身子。雙手將熊紀的衣角一把揪住。一面流淚。一面問道。你這……只說了兩個字。一口氣便噎住了。不能往下再說。淚珠兒却像斷線珍珠似的直掛下來。正在這個當子。熊紀陡聽得門上咯喲一響。料道是僕歐送了找錢進來。深恐給他進來瞧見了不雅觀。連忙瞧着門上高聲道。等一會兒再來。說了這句。又側耳聽着門外脚聲颺開。這才回過臉來一看麗娜的臉容。但見她珠淚滿面。玉容失色。哽哽咽咽的只顧喘氣。連話也說不上來。又見她梨花帶雨。杏靨含愁。眉黛減翠。唇朱失鮮。却另有一種媚。一時間又不覺動了憐愛之念。又想倒她

是一個現任財政總長的女兒。自幼就嬌生慣養。從沒受過一些兒委屈。現在端瑞的被自己一番衝撞。她自然要氣得哭泣。況且自己和她尙是初交。又沒有什麼深情厚愛。怎好這樣子對付她。熊紀這樣一想。一顆心便頓時回了過來。忙從大衣袋裏伸出手來。緊緊地握住了她的玉腕。換了一副很和藹的態度。向麗娜陪着小心道。密斯何。我是同你說着玩的。千萬別生氣。一切都是我的不是。說着。俯下頭瞧定了她嘻嘻的笑。麗娜含着淚珠溶溶地望定了熊紀。喉間還只管哽咽。熊紀見她實在氣極。便把身子一灣。深深地鞠了一個躬。笑道。密斯何。總可宥恕我了。說到這裏。便放了手向上望空一指。放出很正經的態度說道。天日在上。以後我姓熊的。要再有一言半語得罪小姐。就不得……話還未完。麗娜早將雙手揪着的衣角。用力往下一頓。瞧着他雙眼一瞄。含

著淚水笑了出來道。既是如此。何必剛才擺那狠勁。人家是沒奈何。恐怕你孤單寂寞。才來同你商量。誰想你倒作出那樣子的嘴臉來給我瞧。真是……熊紀一伸手。拍着她的肩頭。灣着腰輕輕地說道。好。不要說吧。都是我的不是。我見你這樣一哭。心裏真是難過極了。你就宥恕了我吧。說着。作出一副很可憐的樣子。麗娜瞟了他一眼。含着嬌嗔說道。你這會子可相信我了嗎。熊紀把右足在地下輕輕一頓。苦着臉兒說道。幹嗎不相信。剛才我不過是和你鬧着玩的。那想你倒認了真了。麗娜哼了一聲道。這樣玩法。你下次就少玩玩吧。熊紀笑道。謹受教。下次再不敢了。麗娜這才放了衣角。撒開了他的手。掏出手帕子來擦乾了淚痕。又向熊紀解釋了一陣。說是只要家樹的症候。稍微有些起色。便上天津來瞧你。熊紀一一答應。這才叫進僕歐。向他要了餘找。兩人一同

下樓。走出東方飯店。麗娜且不討車子。陪着熊紀走上街來。買了一點水菓等物送他。又對他說。自己此刻實是沒有心思。密斯脫熊若是要什麼東西。可對我說了。下次買了帶上。熊紀連說不要。北京有的東西。天津也是都有。何必多費週折。此次原是偷偷地出來。更是不能帶什麼東西回去。麗娜便也不再多問。就在附近車行內雇了一輛汽車送他上站。兩人又在車子上絮絮地談了一番情話。又約摸的訂了一個後會之期。到了車站。兩人一同進站。麗娜讓他買了車票。一直送他上了火車。又在車上依依談別。直待火車快要開走。不能再延。麗娜方始怏怏下車。又站在月台上。瞧得火車開走。方才坐了原來的車子回家。麗娜到得自家門首。剛剛跳下車子。早見陶伯和夫婦。面帶愁容的從大門走出。陶太太在前。一見麗娜。便放高了聲音叫道。麗娜。你好。麗娜賊人心



第十六回 起死回生古人不足擬 傷離怨別浪子虛此行 一八

虛聽了陶太太這話。正不知她指何而言。要知麗娜怎樣回答。下回交代。

第十七回 倩女情多託名訪閨友 秋娘腸斷相遇泣窮途

却說麗娜送了熊紀回家。在門首遇着了陶伯和夫婦。陶太太一見麗娜。說了一聲麗妹。你好。麗娜心裏別的一跳。真不知她說這你好兩字。是不是熊紀的事情已經被她知道了。頓時臉兒一紅。倉皇錯愕的回言不出。幸而這一猶豫間。陶伯和已到了面前。麗娜忙着招呼。才把倉皇狀態掩飾了過去。陶太太伸手和麗娜交握着。現着滿臉愁容道。麗妹。我倆還是今天才知道家樹表弟病了。特地同來探望。瞧他這病勢。似乎很是沉重。據老伯母說。前天更要厲害。昨天見着麗妹回家。已減輕了一些。也不知他怎麼忽的會這樣子病起來。這事倒要拜煩麗妹。在他身上多當一些心咧。麗娜聽了。頓將陶太太的手往後一

頓。在愁容中微露出笑意。瞅了陶太太一眼道。倒說得好聽。倒不說要磕頭求我。他是你的表弟。不知是我的誰啊。伯和望着陶太太一笑道。是你說得不對。你將家樹當作了麗妹的什麼人。才用得着拜煩兩字。陶太太點頭道。算是我的不是了。麗妹。你饒了我吧。麗娜道。人家倒急死了。你還樂呢。陶太太正要答言。伯和搖手阻止。問麗娜道。麗妹是到什麼廟裏去求的神佛。我說這些究竟是迷信。沒有什麼用處。還是好好兒的請大夫服藥有效。麗娜道。這本來是無意識的舉動。不過盡我的心罷哩。說着。拉着陶太太。要叫他倆再到裏面去坐一會。陶太太道。我晚晌再來。又一指伯和道。他還得上衙門咧。伯和也說晚晌再見。麗娜也怕言談之間。要漏洩破綻。便放他們走了。麗娜回入裏面。見了何太太。又扯了一陣子謊。何太太那知底裏。倒是非常歡慰。麗娜見家樹睡熟。便也

在他的足邊躺着將息。從此麗娜果真不大出房。盡心服侍家樹。伯和夫婦也常來探望。家樹懨懨床褥。足足病了二十來天。方能略有起色。可是歲月如流。倏忽殘年已過。爆竹一聲。已是換了新正。家樹因爲學業荒廢。瞬將年假。心裏非常焦急。便常把課本在枕上溫習。可是他心裏越是憂急。他的病體就越難復原。這樣的又過了十餘天。精神方能一天一天的恢復起來。但是待他身子完全恢復健康時。校中已是放了年假。他雖是心裏急着。然而也無如之何。只好待到春季再說。麗娜在他病中。本來時和熊紀書函來往。一則報告家樹的病狀。二則敘述自己的離情苦衷。熊紀也變了姓名。郵書常投。備道相思之忱。麗娜起先是空懷悵望。只能在信上安慰他。此刻家樹的症候既已全愈。她就再也捱不住。扯了一下謊。上天津來瞧熊紀。家樹因爲知道她是好動的人。也

怕她終日在家。要悶出病來。所以也不來管她。一天麗娜已上了天津。家樹因爲在家沉悶。便獨自一人走出麗春軒。討了一輛街車。上陶家來閒玩。伯和夫婦因爲家樹好久沒有到來。便備了幾樣很精緻的素菜。留他午膳。家樹在席間。便順便告訴陶太太。麗娜已上了天津。陶太太道。怪道表弟今天是單身到來。我倒正想問哩。頓了一頓。又道。也不知她幹嗎這樣忙。橫一次天津。豎一次天津。到底不知爲着什麼事情。你在校中得了症候。不是回家了兩天。何太太才打電話去把她叫回來的嗎。家樹聽陶太太這樣一說。頓時想起了麗娜那天掩鼻不前。自己氣得吐血的情形來。這段話兒。他本來在病中就幾番要告訴陶太太。只因麗娜後來忽然改了態度。對自己殷勤侍奉。調湯進藥。倒還算盡力。又且自己和麗娜結合。又是陶太太作的大媒。因此總是不好意思出

口。直待此刻陶太太那樣一說。他才順口把這段話兒講了出來。陶太太聽了。沉吟了一會道。這倒是不能怪她。她是一個清潔講衛生的人。一則怕要傳染。二則見了骯髒。所以畏縮不前。不見得有別的存心。不過她此番上天津。難道對你一句話兒沒有麼。家樹頓了一會才道。她說去探望女友的。家樹心裏明白。麗娜這樣的往來津門。說不定是爲了熊紀。但是這話怎樣好說出來。所以只得這樣回答。好得陶太太也不往下再問。家樹又同伯和閒談了幾句。飯罷。又在院子裏散步了一會。便告辭回家。陶太太本來要用汽車送他。倒是家樹說病後要得些新鮮空氣。還是坐街車的好。陶太太這才作罷。家樹離了陶宅。走到胡同口上。正待雇車。一看時候還早。回家去也是閒着沒事。一想鳳喜已經久沒消息。前次給她的一百塊錢醫藥費。這許多日子。想是已經化盡。不知

她的症候。可能較前減輕一點。今天反正沒有事兒。何不到她媽那裏去探探消息。要是鳳喜能夠病愈。還得想法兒輔助她。不使她淪入火坑才好。家樹這樣一想。便即時討了一輛車子。直上大喜胡同。到得那裏。一帶白粉牆。兩扇紅漆大門。早已觸映眼簾。他心裏就不知怎的。頓時覺到一陣淒涼難受。當時跳下車來。付去了車資。便走上石塔。伸手打門。他篤篤篤的打了幾下。又側着耳朵聽聽門內。但聽得裏面有人問道。是誰。家樹道。我姓樊。借問一聲。裏面有姓沈的沒有。話言未了。門已開的一聲開了。家樹一看。乃是一個四十來歲的漢子。樣子像個僕役。暗暗一呆。便陪笑問道。請問大哥。這裏有個姓沈的有嗎。那漢子還沒答言。裏面履聲橐橐。早又走出了一個穿制服的中年男子來。那僕役模樣的漢子便讓到一邊。那男子一臉橫肉。鉄板着臉兒走到跟前。對家樹

看了一眼。突出眼珠問那漢子道。幹……的嗎家樹不待那漢子答言。便雙拳一抱。陪笑答道。在下來找個姓沈的。不敢冒昧。所以……那男子又對家樹斜了一眼。頓將雙手向外一陣子亂揮。嘴裏說道。去去去。什麼東西。什麼姓沈不姓沈。……說到這句。又將眼珠對那漢子很命一瞪。忿聲喝道。關了家樹氣得那裏還說得出話來。就在這時。碰的一聲。門已閉上。家樹突的一跳。怔怔地瞧着那兩扇紅漆大門。胸膛裏一股又氣又忿的冷氣。只是往上直湧。呆怔了好一會。這才吐出了一口氣。自言自語道。天底下竟有這種不講理的人。不知他是什麼的一個大來頭。才這樣子猖獗。我倒要考究考究他的底裏。同他較量一下。看他究有多大的能耐。他這樣一壁想。一壁低頭喪氣的回過身來。氣咻咻地回出胡同。一想沈大娘和沈三玄既是撞不着。只有到瘋人院去探



鳳喜。或者沈大娘也在那裏。也未可知。當時便討了車子。一直上瘋人院來。誰知到得院中一間。沈鳳喜已出院了一個多月了。家樹又是撲了一個空。心裏越發忿悶。陪了許多小心。向醫院中人再三訪問。總算問明鳳喜出院的時候。症候已是大減。若是再住一兩個月。便能全愈。不過到了外邊。要是不再替她診治。或是一受着什麼刺激。那就依舊要回復原狀。甚至於不能再醫治。家樹聽了這話。心裏像針刺一樣的不安。離了病院。也不討車。一步緊。一步慢的一壁踱着回家。一壁肚裏尋思。鳳喜一定是爲斷了錢。才不能再住。這真是自己害了她了。她的症候。索興沒有起色。倒也罷了。偏偏她在出院的時候。症候已是大減。她的媽。她的叔子。都是什麼人兒。一定又要不顧死活。重逼她去買錢。養活他們兩口。將來也不知要把她弄到怎樣地步。豈不是自己可憐她。反而

害了她。索興當初讓她死了。倒也罷了。不要再受那人間地獄的罪孽。家樹想到這裏。心裏一陣悽慘。頓時沁出了兩點熱淚。頭目一陣暈眩。險些兒栽了筋斗。連忙閉目凝神。扶着牆壁站定了一會。方才慢慢地清醒過來。可是他的兩條腿。却頓時像加上了千百斤壓力一樣。再也提不起來。於是只得雇了一輛街車。坐着回家。到了家中。一見麗娜不在。更是沉悶無聊。時刻想念鳳喜。又不斷的連想到壽峯父女。心想他倆或者知道鳳喜的消息。即使不知。他倆也有本領探聽得到。又想剛才大喜胡同那個穿制服的男子。竟那樣兇橫。自己拱手陪笑的向他問個信息。却受他那樣子的吆喝。瞧他那樣子。最多也不過一個警局裏的公務人員。就這樣的強兇霸道。要是給他做了高一些的位置。正不知要蠻橫到怎樣田地。怪不得那些掌有兵柄的軍閥們。要殺人放火不算

事咧。他這樣想着。便立地要派人去查明了那男子的根蒂。重重地懲治他一下。可是回身一想。和這種兇悍粗暴的人較量。也未免太不值得。瞧他這樣子下去。也總是有人收拾他。自己犯不着多一件事。就讓別人去處治他吧。這樣一想。便又把這事丟開。依舊把念頭回到了沈鳳喜身上。不住的在腦海裏縈繞着。他本來是個病後孱軀。一遇了這種不如意事。險些兒要舊病復發。整整地又睡倒了四五天。總算復原。可是心裏却兀是怏怏不樂。忘不了鳳喜。甚至於夢魂中也想念着她。家樹這樣夢魂縈繞的時候。正是鳳喜悲慘苦痛的日子。原來鳳喜自從得了家樹的資助。進了瘋人院後。症候便一天一天的漸漸起色。沈大娘也不時去探望她。一個月後。鳳喜竟能認識她的親娘。神經已清楚了不少。沈大娘自然十分快慰。但是家樹所給的一百塊錢。已漸漸化盡。天

天望着家樹。又不見到來。起先還是勉強支持。後來却實在挨不過。沈三玄又天天吵着要錢化。沈大娘沒法。只得叫着三玄來。兩口子一同來找家樹。從前只知道家樹是寄寓在東四三條胡同姓陶的表兄家裏。當時便按着地址找來。可是此時家樹已進了何府。作了嬌客。陶伯和夫婦。這天也不在家中。也是他倆的運道真欠通。剛剛問訊問到了陶家的聽差劉福手上。這劉福常在天橋往來。他却認得沈三玄。知道他是個壞路子。有個唱大鼓書的侄女兒叫沈鳳喜。三玄就靠着她彈三弦子過活。就是沈大娘。也曾在書場上見過她幾次。兩下雖不交談。姓名却都是知道。劉福自己雖是個下人。眼界却十分高傲。平日對於那些喫把式飯的人們。本來就是瞧不起。再是後來因為藐視了關壽峯。被關壽峯搶白了一頓。他倒不說改過自新。反而把那些喫把式飯的人。越

發恨入骨髓。所以此刻他一見了沈三玄和沈大娘。早就眼中冒火。鼻内生烟。又聽他們要來瞧樊家樹。他平日本也風聞家樹和一個唱大鼓書的女子發生戀愛。只是一晌不曾知道那女子的姓名。現在想來。就一定沈鳳喜無疑。他想前次既是爲了家樹。受關老頭子的閒氣。此刻就把他面上的人來消氣。寧可日後家樹同他們認了親。再讓他們搶白。反正我只推說不認識。諒家樹也不能怪我。他這樣想定了主意。便立刻板起臉兒。將沈三玄沈大娘一頓臭罵。攆出門外。沈三玄和沈大娘真是給他罵得一佛出世。二佛升天。又不敢回他一句。只得忍氣吞聲。含着一肚子淚水回家。沈大娘回到家中。整整地哭了一夜。沈三玄更是熬了一夜天的烟癮。但是他倆還眼睜睜的望家樹降臨。以爲挨劉福的一場痛罵。不過是下人們的作威作福。家樹一定不會不知。還想

等家樹到來。告訴了他。求家樹替他們出氣。誰知眼巴巴的守了幾天。衣物差不多已典賣殆盡。家樹還是不見蒞臨。後來細細一打聽。方知家樹已是進了何府。作了現任財政總長的佳婿。這才知道沒有希望。家樹聯了那樣的高親。決不會再來想到鳳喜。叔嫂兩人一商量。更沒別法可想。只得仍舊轉念到鳳喜身上。偏偏在這時候。那不幸的鳳喜。症候已是大減。神志已清楚了。不少。沈三玄便攬掇沈大娘。到瘋人院中去把鳳喜領了出來。勉強湊付了一件長袍。要叫鳳喜重作馮婦。再唱大鼓。可是鳳喜的症候。雖則稍愈。究竟沒有除根。沈三娘逼着她在家中試了幾天。究是不能成功。一則鳳喜經了一番磨折。嗓子壞了。二則唱到後來。神經病就要發作。非但不上板眼。竟要說起瘋話來。什麼劉將軍咧。手槍咧。鞭子咧。都是些以前驚悸成病。粘結於心的恐怖話兒。有時

而哭。有時而笑。有時點頭微嘆。有時頓足長號。那裏唱得像什麼大鼓書。一幕一幕地竟是哭笑俱全的文明新話劇。沈大娘對她。只有哭泣的份兒。到底沈三玄有些主意。他想鳳喜雖是唱不成大鼓。畢竟有這樣一個臉龐。趁他年輕。總好買幾個錢。既是唱不成書。索興將她來轉別的念頭。也是鳳喜的厄運。照命。沈三玄這樣想着。恰巧有個窩子掌班王二嫂子由濟南來京。這位王二嫂。小名叫翠兒。是沈大娘的同族姊妹。嫁給濟南一個開窩子的王二虎爲妾。王二虎死了。就自己作了掌班。繼續幹她丈夫的營生。人家都稱她作王二嫂子。她在濟南已混了十餘年功夫。一晌生涯不惡。倒也混得過去。可是近幾年來。一則因爲山東發生了幾次內戰。把濟南的市面鬧得十分憔悴。二則她的班子裏。所有幾個風頭健的姑娘。老的老了。走的走了。只剩了幾個碌碌庸才。

掙不了錢。一年到頭。一個勉強的開支也撈不出。王二嫂一直要想找個好好兒的姑娘。可是人才實屬難得。一時竟難覓稱心如願的人物。等得慢慢地過去了。却又早把歷年下來幾千塊錢的私蓄。一年一年的折蝕完了。有了人沒有錢。只好瞧着好機會錯過。看了人家去發財。這樣子一來。她就真似王小二過年。一年不如一年。弄到後來。班子裏竟是沒有一天不鬧着飢荒。債台高築。告貸無門。俗語說的『人情薄似紙』。你越是在有錢的時候。人家非但先前借給你的錢。不來向你討。反而還來問你再要不要。送上門來遷就你。要是你窮了啊。那麼非但不肯再借給你。還要緊地來向你追逼舊債。那怕你肚子餓了。三日。他也要在石子裏搾出你的油來。看官。這並不是在下故意作這憤慨之言。其實現在的世界。錦上添花的人太多。雪中送炭的人太少。王二嫂子此



番進京。也就爲實在被債主催逼不過。來京躲債。沈大娘既是自己姊妹。幼年時又非常莫逆。多年不見。自然要來探望探望。她本來知道沈大娘有個閨女。唱大鼓。只是不曾見過面。不知道鳳喜的模樣兒長得怎樣。現在一到沈家。一見鳳喜長得那樣子艷麗。暗暗倒是喫了一驚。尋思沈大娘倒該着這樣天仙似的一位女兒。這個姑娘。要是給我該上了。那怕不靠在她身上。喫著不盡。可是瞧他們叔嫂兩口子的光景。又很是不佳。倒使我真有些兒莫明其妙。王二嫂忍不住要向沈大娘動問情由。沈大娘正是一肚子鬱勃。無處發洩。當時便當着王二嫂子。一面流淚。一面把鳳喜一生的經歷遭遇。悽悽慘慘的前後都講了一遍。王二嫂子一面聽。一面不住的嘆息。又聽到鳳喜的瘋病。還沒有斷根。常常要發作。心裏更是痛憐。不知不覺的也陪着沈大娘淌了一陣淚水。又

想鳳喜經過了這樣一番磨折。至今還是個病體。仍能有這樣一副艷麗的容顏。那是她沒有患病之前。一定更比現在來得美麗。懊悔自己早些沒有想到。要不把她帶上了濟南去。准能哄動一時。自己也不要落到這樣的一日。她也不會弄到這樣的一步。紅顏多薄命。但是像她這樣子的倒也很少。王二嫂這樣一想。一時又哀憐鳳喜。又懊喪自己。心裏竟也同沈大娘一樣的難受。她倆這樣講談的時候。沈鳳喜是躺在床裏。沈三玄是出門掙錢去了。讓她倆把鳳喜身上的一番事情講完。大家傷心了一陣。才見沈三玄倒提着三弦子。垂頭喪氣的走了進來。先向王二嫂有氣無力的招呼了一聲。又去壁間掛好了三弦子。然後從身邊掏出一二十枚銅子。放到沈大娘面前。愁眉哭臉的說道。大嫂。實在不濟事。這半天只弄了這幾個銅子。且去買些米來煮鍋粥喝喝吧。沈

大娘呆怔怔地對那一二十枚銅子默望了一會。不由得身子一灣。哇的一聲。嚎啕大哭起來。要知沈大娘爲何要哭。下回交代。

第十八回 柳絮落風塵王嬙再世 桃花留館閣崔護重來

却說沈大娘瞧着桌上只有一二十枚銅子。又聽沈三玄的幾句話兒。說得那麼悽慘。不由得一陣心酸。頓時放聲大哭起來。沈三玄見她一哭。也滴着淚水。向王二嫂道。二嫂想不到我們這一家人家……要落到這樣地步……說時。聲音非常嗚咽。王二嫂不忍卒聽。早也流下淚水來道。這樣子怎麼好。怎能過得下去。總要想個辦法出來才好。沈三玄袖攏雙手。含着淚水。只顧搖頭。王二嫂從身邊掏出了一二十枚銅子。也往桌上放了。再來握着沈大娘的一隻手。頓着說道。不要哭了。我身上還有這幾個銅子。把她添上去。買了米吧。餓了要發暈的。當心病了。就更難弄了。沈大娘掛着一臉涕淚。瞧了三玄一眼。哭

哭啼啼的對王二嫂道。都是他這個害人精。瞧見我有了幾個錢。就吵死吵活。的要拏去抽大烟。不則我也不至於今天就要過這樣的日子。王二嫂還沒答言。沈三玄早將那堆滿了油垢的袍袖。一手拉着袖口。湊上臉兒去抹了一抹。搶着說道。不要說了。總怪我們祖上沒有根基。老劉不死。何至如此。沈大娘撩起圍巾來一擦臉兒。白了沈三玄一眼。恨恨地說道。虧你還要說啦。一家人家都給他這老賊拆光了。都是你財毒攻了心。要想發財。作的好事。現在害了一人不算。三口子都要同歸於盡。你倒還要提起他咧。沈三玄斜瞧着沈大娘。冷冷的說道。這也恐怕不能全怪我吧。好日子大家過……沈大娘早啐了他一口道。你別灣了舌根說話。透直了良心說一句。這件事是誰幹的。沈三玄正待開口。王二嫂瞧着他倆你一句。我一言。馬上就好對壘起來。只得兩面勸解。

道。這些都是廢話。說牠也是沒用的。說到這裏。又將那桌上的銅子。疊起來。授給沈三玄道。還是你去買了米來。先把肚子喫飽了。大家再從長計議。沈三玄嘴裏不應。接着銅子自去了。王二嫂又勸慰了沈大娘幾句。沒多一會。沈三玄已買了米來。王二嫂便勸沈大娘去煮粥。沈大娘又氣咕咕的進了一會。方才拎着米到廚下去端正。沈三玄待她走後。便悄悄地对王二嫂道。二嫂。你不知道。爲這件事。我真是血也噴得出來。鳳喜進了劉府。我幾次三番同她說。軍人們的錢。都是從老百姓頭上搜括得來。不算什麼事。叫她趁鳳喜受寵的時候。撈他一筆錢財。防防尷尬。她却死也不肯聽我的話兒。到了府中。劉將軍給她的賞銀。牠都一文不肯帶回家。也不知她安着什麼心眼兒。在我面上。總是遮遮掩掩的。沒有一句真話講出來。要是早些肯聽了我的話兒。現在不說多。至

少也有個三萬兩萬。就是鳳喜死了。也不見得要過這樣的窮苦日子。二嫂。您倒想想瞧。說起來還總是我的不是。說到這裏。王二嫂搖手阻斷了他的話頭。悄悄地勸慰他道。三叔。你別氣苦。你嫂子是個女流。到底沒有見地。我瞧你那令姪女。雖是帶着症候。不能掙錢。可是一張臉蛋。却還着實瞧得過去。我想帶她上濟南班子裏作個幌子。借她哄騙哄騙那些冤大頭。撈他一票錢財。你說好嗎。沈三玄哼了一聲。微搖着頭兒道。您二嫂肯這樣的攜帶她。自然再好沒有。不過她的媽。恐怕又要見鬼。您得好好兒的同她商量。王二嫂點了點頭。正待開口。只聽得一陣脚步響。沈大娘已是端了兩大碗稀飯。一碟子紅蘿蔔。走來向桌上放了。自言自語嘖咕道。二嫂在這裏。也不說留幾個子兒買一點粥菜。這樣子……王二嫂呵呵一笑道。嘿。你把我當了誰啊。像這樣的蘿蔔乾子。

在打仗的時候。有了錢還沒處買呢。說着。更不推讓。端起粥碗便喫。沈大娘含羞帶愧的嗤了一聲。也坐下同喫。沈三玄此時也早到裏面裝了一碗粥來。就在王二嫂對面坐了。三人一同喫喝。此時天已將晚。這一頓稀飯。就算了晚膳。三人喫畢。沈大娘又去服伺鳳喜也喫了。在這時候。沈三玄又偷偷地同王二嫂說了一陣話兒。自顧自的回房去了。王二嫂有意挨着不走。沈大娘只得招呼她到房裏坐了。王二嫂到了房中。故意把鳳喜細細地端詳了一下。又盛稱她美麗得真像天仙。可惜有了病不能掙錢。逗得沈大娘心裏難受。這才委委曲曲地把自己的意思說明。要帶鳳喜上濟南去裝幌子。沈大娘起先果然不肯。只說鳳喜患着這樣的神經病。那裏能夠應酬客人。王二嫂笑道。你也算是個喫了半世把式飯的人。怎麼幌子也不懂。要她應酬客人。也不算幌子哩。沈



大娘道。那末你要她去幹嗎。王二嫂道。老實對你說了吧。就是因爲我班子裏找不到一個好好兒的姑娘。也就像書場劇院。沒有一個好好兒的名角。營業就不能振作。其實這些名角。也不過是一個幌子。無非是在紅紙條上標標他的姓名。哄騙哄騙那些瘟生洋盤。撈摸些錢財罷了。所以我想也把大姑娘帶去。借她作個幌子。逗逗那些冤大頭。撈他們幾張鈔票。非但不要大姑娘失身。連唱都不要她唱一聲。只要借重她這副頭臉。像月份牌上的美人兒一樣。給人家賞鑒賞鑒。自會有花花綠綠的鈔票到手。沈大娘聽得這樣一說。心神已是搖搖不定。却又故作鎮靜道。恐怕沒有這般容易吧。王二嫂道。這個不難。反正大姑娘去。您和三叔一定也要同去。到那時候再瞧。不見得你和我自己姊妹。倒來哄你。沈大娘低着頭呆想了一會。又向牀裏瞧了鳳喜一眼。微笑點頭。

道也好。可是我怕她總是不行吧。王二嫂見她已經應允。便一擺手道。您可不  
要管。我自有法子好想。保不損她一根毫毛。包你好喫好化。說不定這樣一來。  
大姑娘心裏一寬。症候倒馬上好了咧。沈大娘聽了王二嫂這篇說話。心裏很  
是欣慰。反而感激王二嫂道。要是我姑娘的症候真能好了。那是我正不知要  
如何報答你哩。王二嫂又謙遜了幾句。當夜沈大娘便留住王二嫂。和鳳喜三  
人一牀睡了。到了次日。沈大娘便把此事對三玄說明。把家中什物。揀要用的  
拏了幾件。餘則一齊拏來變賣了。作盤纏。把房屋也回掉了。王二嫂也去湊付  
了一筆盤費。和沈大娘沈三玄帶了鳳喜。坐着火車。一同上濟南來。王二嫂虧  
着一屁股債。本是怕人追逼。才往京裏躲避。可是此刻班子裏有了鳳喜。却不  
知怎的。她就胆子壯了不少。債主來向她索債。她便把鳳喜來推托。只說在京

中親戚處借到了幾百塊錢。本來想拏到濟南來償債。可是瞧得喜鳳既是美麗。又是便宜。便把她買了下來。幾百塊錢都在她身上化了。只好讓她慢慢地掙下錢來再償債。說也奇怪。那些債主見她有了鳳喜。好似她立時能夠發財似的。果然不再追逼。有幾個眼光遠的。竟還肯再借錢給她作本錢。王二嫂來得正好。於是重整旗鼓。再理舊業。先同沈大娘講定。所有鳳喜面上掙下來的錢。一律二八開拆。沈大娘得二成。王二嫂得八成。一切開支都是王二嫂來。王二嫂又恐沈三玄要從中作梗。又暗地裏在八成之中。提一成給沈三玄。買服他的心。替鳳喜立了一個花名。叫作玉亞仙。又把舊日幾個整腳姑娘。也重改了芳名。領了花捐。正式開張。王二嫂在濟南妓院界中。到底有了十餘年的歷史。自然總有幾個熟客。此時通信的通信。打電話的打電話。一齊請他們來帮

忙。又請了一次客。把那些大小報的花國偵探。地方上的土棍地痞。一齊張羅了一下。更在花國偵探面上下了一些人情。分贈了鳳喜的照片。托他們鼓吹宣揚。果然不到幾天。濟南全埠的大小報上。先後都把玉亞仙的照相登了出來。又各自鉤心鬪角。作了一篇棒場文字。把這位玉亞仙竟說得是天上少有人間無雙。就使西子王嬙復生。也當遜色。這樣一來。效力果然不小。不上幾時。玉亞仙三字。便哄動了濟南全埠。王二嫂子的那個雙福班裏。便日日門庭如市。和酒不絕。王二嫂子手段又靈活。非要對於幾個真能化錢的主兒。才肯將鳳喜給他們見個一面二面。要不。總是掉着搶花。推諉別事。不肯給他們見面。可是越是這樣。那些冤大頭却越是報效得上勁。他們心裏存着玉亞仙是天仙身分。一定是自己的錢沒有化到數目。應當沒有見面的份兒。王二嫂瞧透

了他們的心理。越發借此操縱。沈大娘見天天不動聲色的有許多錢好進賬。真是歡喜得眉開眼笑。不過對於王二嫂子似乎有些說不過去。便一面幫着她應酬主兒。一面請了大夫。替鳳喜診治。巴不得鳳喜能夠即日全愈。可以報效王二嫂。可是鳳喜自己呢。却還一晌是蒙在鼓裏。她在神經清楚的時候。也知道自己是換了地方。聽口音好像已經到了山東。並不是在北京。有時問起媽來。只說是親戚家中。看她吞吞吐吐的總也不肯直說。再有什麼一個二嫂子。媽媽教自己叫她姨媽。自己也只能含糊呼喚。也不知她們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幹些什麼。又見自己媽媽和三叔子。似乎天天很是高興。臉上常是含着笑容。再不能見到他們在北京時候那種愁眉哭臉的樣子。想他們一定比以前來得舒服。所以吵嘴拌舌的事情。也不聽到。自己雖是悶在悶葫蘆裏。不

能知道他們的真相。但是心裏也會不因不由的寬了許多。沈大娘又逐天請了大夫。替她服藥調理。果然不到兩月。她的症候。便減去了幾分。心裏不受着什麼刺激。神經病便能鎮天不發。她所最懼而最容易受刺激的。便是丘八太爺。穿制服的軍官。或公務人員。不問什麼時候。她一見便得害怕。瘋病立刻就要發作。因而沈大娘也時刻提防。這些人物不給鳳喜到眼。不過鳳喜有時見了白淨些的少年男子。也會錯認是樊家樹。呆呆地瞧着人家喚樊大爺。待到了認明了不是樊家樹時。就會悄悄地躲到床裏去啜泣。這兩樁事情。她不知怎樣總是念念不忘的緊繫在心頭。無論如何也忘不了。沈大娘只好也刻刻提防。只要是青年男子。輕易也不肯給鳳喜見到。這樣過了兩個多月。鳳喜的臉龐。已比從前豐潤了不少。不知底細的人。誰也瞧不出她還帶着症候。王二嫂

也靠着她着實撈摸了一票錢財。以前虧空的債項。現在差不多已逐漸還清。沈大娘和沈三玄也都換了人樣。裏裏外外換得簇新。再不是以前那種窮苦寒酸的樣兒。鳳喜此時真成了一隻鳳凰。大家當她是顆錢樹子。十二分珍寶。十二分愛護。這樣又過了一個多月。一天晚晌。沈大娘正在房中料理鳳喜進藥。王二嫂忽的滿面春風走了進來。先向鳳喜討好了幾句。然後拍着沈大娘的肩頭。拉她到外房。含着笑。悄悄地說道。大娘。報你個信。咱們發財的機會到了。青島那位田將軍來了。沈大娘道。什麼甜將軍鹹將軍。你才歡喜得這個樣兒。王二嫂一豎大拇指。眉毛裏也含着笑容。瞧定了沈大娘。哼了一聲道。嚟。說起來。來頭是大哩。說了這句。又嘻嘻地笑了一笑道。恐怕比你以前的令婿姓劉的也不會差到那兒。他是個青島的艦隊司令。性情兒真好。手頭有的是

錢。手面又闊綽。年紀又輕。濟南窩子裏不論那個姑娘們。誰都歡喜他。只恐奉承不上。以前他在濟南當師長的時候。就愛上了我這裏的一個秋雲閣姑娘。錢是整千整萬的肯化。不瞞你說。要不是我好胡調。貼漢子。就他一個人身上撈下的錢。也好過一輩子。沈大娘瞟了她一眼道。倒虧你還說得出來呢。王二嫂伸手將沈大娘肩頭一推。眯着眼笑了一笑。又道。倒是這個主兒。却媽糊不來。據他說是在報上見了大姑娘的小照。才特地從青島趕來。要見見大姑娘。但是我知道……沈大娘手兒頭兒一齊搖。放出一本正經的面孔來說道。那可不興。並不是我不想發財。可是鳳喜的症候。你是知道的。第一就是害怕這些東西。見了……王二嫂發急道。呀呀呀。你人都沒有瞧見。怎麼就說起這樣的話來。你倒去瞧瞧。到底是怎樣一位人物。你們家的樊大爺可惜不



在這兒。要不。我倒正要叫他兩人比較一下呢。沈大娘笑道。我同你說着玩的。你只叫他制服不要穿就是了。王二嫂這才反憂爲喜。雙眼對沈大娘一瞄。假發嬌嗔道。這麼大的年紀。還這樣的俏皮。這話還用你說。他們當官長的。到這些地方來。逛。最怕的就是有人知道。所以總是改抹了本來面目。那裏還肯把制服穿在身上。你快些兒把大姑娘妝扮一下吧。他有電話來說就要來呢。沈大娘點了點頭。便去同鳳喜梳洗。王二嫂正待出房。忽聽得門外有人叫道。乾娘乾娘。田大人來了。……王二嫂一聽。連忙搶到門邊。掀起門簾一瞧。只見自己的乾女兒翠琳仙。已是同着那位田司令到了門首。王二嫂連忙高舉門簾。讓田司令進內。同時滿臉堆下笑來說道。啊。唷。田大人真的來了。快些請裏面坐吧。說時。田司令已踏進門檻。翠琳仙自顧自走開。王二嫂連忙放下門

廉讓田司令坐定。一灣腿請過了安。站起身來一面忙着敬茶烟。一面笑着問道。田大人幾時到的濟南。怎麼這許多時候不來。真使人想死了。田司令微笑道。跑不開。這幾時事情忙得很。要不是在報上瞧見了你這裏來了好姑娘。那怕此時還不見得會來呢。王二嫂連說不敢當。田司令又一努嘴道。你可請她到來見見。王二嫂一面點頭。一面把眉頭皺了一皺。故意將臉兒湊到田司令的耳邊。低低說道。這個姑娘。美是美極了。可是身子不大結實。常要害病。昨天晚上發了一夜熱。今天睡了一天。還是我剛才接了田大人的電話。才把她叫起來的。此刻正在梳洗呢。田司令輕輕將雙手一合。也是悄悄兒的說道。我就最歡喜這樣的人。美人兒一定要常帶三分病。那才有趣呢。王二嫂便乘勢一迎道。我固知道大人是惜花如命的人。要不。她那模樣兒又引得動人。若是把

持不定。強要……說到這裏。瞧定田司令。眯眼一笑。再說下去道。這事就怎麼辦。田司令笑了一笑道。我決不是這樣的人。你就去叫她來吧。王二嫂點了點頭。說了一句請坐一會。便扭扭捏捏的折進內房來。沈大娘此時。早在門簾縫裏偷瞧了半天。她見這位田司令。穿着一身西裝。頭上梳着一頭油光跌滑的頭髮。眉清目秀。齒白唇紅。真是一位翩翩少年。瞧起來也不過三十上下年紀。那一種和藹而又英俊的丰度。真也不減樊家樹。比了劉將軍那種粗暴蠻橫的狀態。真是有天淵之隔。要不說破。再也瞧不出他是個武官。又聽他同王二嫂說的幾句話兒。更能顯示他是一位憐香惜玉。溫存體貼的護花使者。心裏已是十分歡喜。把鳳喜早裝扮舒齊。換了一身最時式的新裝。坐在房內等候。偷偷地又教了喜鳳一陣話兒。又暗祝她在言談之間。症候不要發作。待得

王二嫂進房。她便站起身來把王二嫂拉到一邊。低低的對她說道。人我已瞧過了。的是不差。說話也透漂亮。你同他說的話兒。我也聽見了。說得好。我真佩服你。但是鳳喜的症候。是測摸不定的。回頭多坐了。只恐……說到這裏。王二嫂早撒開了她的手道。不說不說。我都知道。我自有主張。你放心就是。她一面說。一面偷瞧鳳喜。見鳳喜打扮得真似天仙一樣。心裏暗暗歡喜。說完了話。便親自來攙扶鳳喜出房。走了幾步。又回頭招呼沈大娘道。來來來。你也去見見田大人。說着。便攙着鳳喜走出房來。沈大娘也在後緊隨。外房的田司令。見王二嫂進去了一會。還不出來。獨自一人靠在沙發背上抽烟捲。兩條腿交叉搖曳。呆呆地候着。一會兒。只見內房門簾一動。王二嫂已攙着一位麗人走了出來。田司令看了。暗吃一驚。同時這位麗人。竟哇的一聲哭了出來。這位麗人

第十八回

柳絮落風塵王嬙再世

桃花留館閣崔護重來

一八

自然就是沈鳳喜。但是她爲何而哭。下回交代。

第十九回 多病多愁身癡心誤認 有恩有義客曲意垂憐

却說王二嫂攙着鳳喜由內房走出。沈大娘隨後跟着。田司令一看鳳喜真是艷若天僊。不由得暗喫一驚。心想世上竟有這樣的美人。一念未完。鳳喜却早停步不走。哇的一聲哭了出來。只嚇得王二嫂連忙伸手拍着她的胸脯問道。怎麼怎麼。幹嗎好好兒的哭起來了。沈大娘也連忙搶上一步。左手托住了她的腰胯。右手扳着她的肩頭。偏過身子來瞧定了鳳喜的臉兒。故意作出很發急的樣兒問道。可是心裏又發疼了嗎。這樣子怎麼好呢……說時。悄悄地向王二嫂丟了一個眼色。王二嫂正待開口。田司令早一步躡到跟前。雙眼望定了鳳喜。一手在王二嫂的胳膊上輕輕地拍了一下道。快些去放她躺好。打電

話去請大夫來。一面說。一面早從身邊掏出一疊鈔票。往王二嫂手裏一搥道。要錢。問我拏。他的拏字還沒離口。鳳喜已停住不哭。伸出右手食指。呆呆地指着田司令。怔怔地瞧定了他的臉兒。過了好一會。才把指頭接連的虛點着。放出滿臉羞慚而又懷疑的態度。顫抖抖的問道。這……不是樊……樊大爺嗎。說着。鼻子一咻。又要哭出來。王二嫂深恐透露破綻。連忙伸手在鳳喜額上一按。愁眉苦臉的說道。啊喲。這孩子熱得怪厲害。神經也錯亂了。怎麼把田大人當作了樊大爺呢。沈大娘也對田司令道。田大人只好宥恕她嗎。她實是……田司令連連擺手道。不打緊的。日子長咧。你倆快快扶她去躺着。請大夫來瞧吧。王二嫂沈大娘巴不得田司令這樣說。便擁着鳳喜仍舊回進房裏。鳳喜還不住噎得噎得的抽氣。王二嫂由沈大娘一人去照管。鳳喜自己却回到外房。

先對田司令陪了一陣小心。然後將那疊鈔票仍舊退還田司令道。這孩子是天天服藥的。可是她的身子實在嬌弱。躺在藥堆裏也是沒用。這樣一來。已是很對不住大人。怎麼還好要大人破費呢。王二嫂口裏雖那樣說着。手裏却只顧擎着鈔票不放。田司令早將她的手用勁一推道。你就不用客氣吧。我的錢你也不是不用的。她不用就你用了吧。我還有事情同你商量呢。王二嫂瞧着鈔票。又瞧瞧田司令。眉花眼笑的說道。怎麼好無功受祿……也好。田大人有什麼事。請吩咐吧……田大人一定還沒有用晚膳。我去……田司令嘿的笑了一笑。又一擺手道。不慌。晚飯是喫過了。來坐着講。說着將手向旁邊一張椅子一指。王二嫂告了坐。將半個屁股尖兒。攔住了半邊的椅角。偏過身子來聽田司令吩咐。田司令劈口就問。你們這位玉亞仙姑娘。她一個月要掙多少錢。



王二嫂一聽，突的一怔。接着又是一喜。心理想。田司令問到這句話兒，一定又要像前次翠琳仙一樣。講個月包。但是鳳喜雖是帶着症候。一個月至少也。在她身上撈個千兒八百。這大的價錢。對他怎麼開得出口。況且鳳喜患的是精神病。一會兒啼。一會兒笑。連她自己也捉摸不定。將她來欺騙欺騙那些冤桶。這是不要緊的。要是拏了他一人的錢。怎能不好好兒的敷衍他呢。再一想。在鳳喜身上撈幾個錢。東撒謊。西扯拉。自己也要化費不少心血。要讓他一口子包了去。就好少煩許多心。倒是她的媽不知道可能答應。王二嫂心裏這樣打算着。田司令瞧了她好一會。見她只是呆呆地回答不出。忍不住問道。有你幹嗎這個樣兒。到底她一月要掙多少錢。爽爽快快的對我說呢。總不成沒有個數目的呀。王二嫂聽了。抬起頭來望着田司令只是笑。田司令又道。得你說

呀。幹嗎只顧笑啊。王二嫂笑道。太大了。我不好意思……田司令頓將雙足在地板上一頓。蹩的一下嚮。同時雙手又在兩邊膝蓋上很勁的一拍。蹩着雙眉說道。你這人。幹嗎這樣子麻煩。你瞧我化不起錢。王二嫂連連陪笑道。怎敢。怎敢。我正在算呢。田司令道。啊。這許多時候。你還沒有算出來嗎。這可不。得。怪道……王二嫂見他有些着惱的樣子。連忙伸手輕輕地在他的胳膊上按了一按道。不是的。老實對你說吧。您大人的事情。我決不計較。那輩子您大人待虧我來。現在用得着計斤較兩。只是玉亞仙這孩子。一個月倒有三十天浸在病裏。大人化了錢。不見得好。……說到這裏。下午句不說了。一雙眼珠子溜着田司令眯眯一笑。田司令一抬頭道。哦。我知道了。你是怕我化了錢。就一定要磕碰她的身子。她是有病。你是良心好。怕損了她的身子。就壞

了你的衣飯。這是你差了。把我當作了長脚將軍了。我可決不是這樣的人。也稍微懂一些憐香惜玉。現在先同你立個約。你這裏要多少開銷。由我包辦。她身上化多少醫藥費。由我津貼。我又不常在濟南來的時候。她要能夠支持。就讓她同我談一會。要不。我瞧一瞧就走。決不較量她。且待她的症候痊愈了再說。這樣子你可放心了嗎。王二嫂笑道。您大人又來了。這樣子您是當然不在乎。可是我怎麼說得過去呢。田司令雙手亂搖道。不要廢話了。乾脆些兒。快些說吧。說着早從身邊掏出一本支票簿子。又在衣襟口上取下了自來墨水筆。左手將支票簿子按在膝蓋上。右手斜執着筆桿。斜眼望着王二嫂。待她說出數目來好寫。王二嫂欠了欠身子。要想說。却又縮住。微微一笑道。大人的脾氣真痛快。一輩子就是哀憐窮人。既是這樣。大人隨賞吧。田司令把眉頭一皺。嘴

裏嘖的一聲道。還是囉囉。說了這句。將夾着墨水筆的手。豎起兩個指頭來。一比道。兩千元一月夠嗎。王二嫂一聽。兩千元一月。頓時心花怒放。兩道眉毛不由自主地移上了半寸。一張血盆大口。那裏還合得攏。兩條腿躍躍欲試。一閃一閃的。恨不得自動跪下謝賞。一時間那裏還答得出話來。田司令瞧了她的形狀。已知她不會嫌少。俯下頭。沙沙沙接連簽了兩張支票。先筒好了筆。然後從簿子上扯下兩張支票來。遞給王二嫂道。我同你倆分開。一千元給你開銷。一千元給玉亞仙作醫藥費。這都是一個月的化用。第二個月我自會再給。王二嫂接了支票。站起身來。折到田司令面前。一灣腿正待謝賞。田司令已將那本支票簿揣好。雙手將她兩邊胳膊一提道。謝可不用謝。到你這裏來。應當要化錢的。可是玉亞仙這個人。却要你當心。今後不許誰再損她一根毫毛。你也

知道我的脾氣。那是不興的。王二嫂沒口子的應是。田司令又問道。剛剛那個胖婆娘是誰。王二嫂坐下答道。那是她的養娘。她倒很會當心。這孩子全仗她服侍。不然我真忙不過來呢。王二嫂說話時。兩張支票還是抓在手裏。田司令便叫她藏好了。又對她說道。這會子你不用忙了。病人是很要人手的。你可幫着她養娘當心一點子。王二嫂連連應是。田司令見事情辦妥。站起身來要走。只說明天再來瞧他。王二嫂留他不住。只得一路送到門外。瞧他上了汽車走了。方才回入自己臥房。拴上了門兒。掏出那兩張支票來。捧在手裏一壁瞧。一壁笑。悄悄地自言自語道。今天真是撞着了活財神。又道。畢竟要有好姑娘。才会有這些冤大頭。情情願願的送錢來化。說着。又按了嘴唇一陣子笑。她正自笑着。忽聽得乾女兒翠琳仙的聲音。在門外高聲叫道。姆媽。姆媽。快些兒來。

東城子的尤老爺來了。說話的聲調似乎非常高興。王二嫂此時如入了雲霧。如登了仙界。那裏還把那些凡夫俗子放在心上。先找張紙把那兩張支票包好了。塞在貼肉的小衫袋裏藏好。然後沉着臉兒折到門邊。隔着門兒高聲喝道。什麼油老爺鹽老爺。你又不禁了口。不能回他我不在家。誰希罕這些人來多跑。翠琳仙碰了這一個大頂子。真是說不出的冤枉。抱着頭望了房門。一面倒退。一面尋思。她今天不是發了瘋了。平日這位尤老爺。要算她最巴結的主兒。說他手面闊綽。肯化錢。來了總是十二分奉承。怎麼今天忽地說出這樣的話來。敢怕倒真是瘋了。她正這樣想着。她的身子已慢慢兒的退到了板壁跟前。肩背在壁上一撞。托的一下嚮。這才把她驚醒過來。一想不差。剛才田大人來的。想是撈到了大批油水了。要巴結大客人。所以這些小主兒是不在乎的。

了。她這樣一想。覺得不錯。便一扭身子。抱頭鼠蹶的奔到外面。回復尤老爺去了。王二嫂聽了一會。見門外沒有聲息。這才慢慢兒的挨到椅子邊坐了。掏出一枝烟捲。燃着了火。一面吸。一面想道。這兩千塊錢。田大人簽了兩張票兒。分得清清楚楚。我想沈大娘一定已經在門縫裏聽明白。不則倒好。揩掉她五百塊錢油。給她五百元。想她也是很樂的了。想到這裏。又猛省道。不興不興。田大人明天就要來的。要是問穿了。連自己的一千塊錢。也給他收了回去。那才糟呢。這樣一想。心裏未免有些怨惱。田司令。幹嗎兩千塊錢。不打在了一張票兒上。自己就得仍照舊例。同沈大娘二八分拆。她這樣胡思亂想的想了好一會。這才霍的站起。開門出房。折到鳳喜的房裏來。沈大娘一見王二嫂到來。便迎上來。一把將她拉到一邊。低低的問道。已經去了嗎。說了這句。又指了一指鳳喜。

睡的那張大銅床道。也不知她怎麼會把田司令當作了姓樊的起來。這也真是巧事。剛剛在那個時候。她會發起病來。王二嫂一面聽沈大娘說話。一面側着頸子。瞧着床裏的鳳喜。悄悄問道。這會子她睡熟了嗎。沈大娘點頭道。剛剛服了藥。睡了還不多一會。說着。接連把王二嫂的手搖撼了幾下。側着頸項。瞧定了王二嫂的臉兒。含着滿臉神秘的笑容。放出很輕的聲音說道。那姓田的怎麼這樣闊綽。我活了一輩子。也沒有見過。真是也只有你碰得到。可是話又說回來了。也虧你應酬。剛才對付他的一番話兒。真使我佩服極了。我在門縫裏張着。不住的替你耽心呢。王二嫂聽她說完了。斜着眼珠子。對她瞅了一眼道。哦。你倒也知道難應酬的嗎。他的話兒。想必你也都已聽到了。這些人手面雖是闊綽。可是他們的錢。却也不是好用的。鳳喜的病。又不知幾時才能痊愈。



你打算怎樣對付她呢。沈大娘把腦袋一幌道。咦……他。不說是要待鳳喜的症候全愈了。再有話說嗎。且待那時鳳喜的病果真好了。事情自然也就容易辦了啊。王二嫂笑着道。你莫非又想攀頭高親了。又是一個劉將軍啊。沈大娘瞟了她一眼。伸手在她胳膊上輕輕的打了一下道。你是樂極了。又要把我來晦氣了。王二嫂道。這不是同你開玩笑。規規矩矩沒有那麼容易。你想他化了千兒八百一月。難道要來買你們不死嗎。他是不曾知道鳳喜患的什麼症候。也許料她就能好的。所以那樣子爽快。又且被我激了一激。他就落得作個漂亮人。直爽到底。連錢也當場付了。好得我知道他的脾氣。不比從前的那位令婿。大姑娘要有福份作太太。這症候也總會好的。現在也不用說了。且到那時候。再見機行事吧。沈大娘這才安下了心。笑了一笑道。這才對了。鳳喜雖

是我養的。難道不就是你的孩子一樣。你煩了心。鳳喜作了太太。你也不見得不是個老太太呀。沈大娘說這話時。王二嫂早從身邊掏出那兩張支票來。打開紙包。三個指兒捏着。向沈大娘面前一揚道。兩千元。你瞧開心不開心。明天就好去兌現的。你要錢化問我拏吧。說着。便依舊包好了。塞入自己衣袋裏。沈大娘明知這兩千塊錢。姓田的分派停妥。一千元給她的開支。一千元給鳳喜的醫藥費。但是她又知道自已的一千塊錢。不能一齊拏。只好仍照舊例分拆。要不。王二嫂一定要不快活。沈大娘這樣一想。索興作個漂亮人。反而向王二嫂客氣了一陣。只叫她仍照舊例分拆。王二嫂想不到沈大娘有這麼一着。倒也覺有些不好意思。因道。這樣吧。這一千塊錢本是田司令賞給大姑娘的。不能照成例分拆。可是沒有我剛才那陣敷衍。也許這錢是不能到手。況且日子

長啦。你也知道田司令是個闊手。只要望大姑娘病愈。好好兒的侍奉他。那就不要說千兒八百。一萬八千也不足爲奇呢。不過現在這一千塊錢。却決不能依了成例。因爲我也拏到一千塊錢開銷的。現在可這樣子辦。你不同我分拆。你心裏也不安。我要照舊例分了你的。我心裏也過不下。大家都不要客氣。二一添作五。把這一千塊錢分成兩份。你也五百。我也五百。兩口子公平交易。你說好是不好。沈大娘連連答應道。倒是我僭你了。王二嫂道。休這般說。以後再有日子咧。剛說到這裏。只見門簾子一動。兩人便忙停住話頭。瞧時。沈三玄已歪着肩頭。腦袋偏倒在左肩上。扮着鬼臉衝了進來。他一走進房。便打了一個哈哈道。什麼話我都聽見了。你們倆一個五百。一個一千五。把田大人給的二千元分完了。不能叫我沒有份呀。說時。抓開右手五指向外一比。又向裏一翻。

做着手勢。王二嫂拍着胸口一笑道。我倒被你嚇了一跳。沈大娘雙眼對三玄一翻。沉下臉色。作小了喉嚨罵道。你有什麼放她不下。她病得這個樣兒。你還要存心來嚇她。她死了。瞧你也沒有什麼好處吧。沈三玄點頭向床裏張了一張。涎皮嘻臉的說道。乖乖了不得。又對沈大娘一拱手道。大嫂。你饒恕我吧。我實在不曉得大姑娘躺熟啦。沈大娘撇着嘴唇。別轉臉兒。只不睬他。王二嫂便道。這樣子本是不興的。就是大姑娘不躺熟。你也少作爲妙。別人也得喫嚇的啊。說着。便推着三玄退出房來。沈大娘又在房內唧咕了一陣。王二嫂一直把三玄引到自己臥房裏。埋怨他道。你本來去和她說什麼呢。那一次少了你的份兒。你才這樣的來胡鬧。沈三玄兩肩往上一聳。頸子往下一縮。半個腦袋嵌入了肩窩。張開口。舐出舌頭來伸縮了幾下。嘻嘻地笑道。我不過是一時的高

興。鬧了一下玩笑。受了嫂子的嗔怪不算。你也要埋怨我起來了。做人真難做呀……王二嫂一面笑。一面走去把門兒碰的一下關了。抓開五指。走來把沈三玄的後頸使勁的一抓。咬着門牙問道。我埋怨你。你情願不……沈三玄不待說完。早雙膝一屈。撲的跪下塵埃。口中連連說道。情願情願。王二嫂不防他有這一來。手裏早抓了一個空。却去他後腦上拍拍拍的一面打着。一面罵道。賤骨頭。打不成材。沈三玄腦袋連身子。一前一後的擺着。嘴裏一疊連說打得好。打得好。王二嫂打夠了。才將四指插入他的後領。把他一把提了起來。兩人一同滾到床裏。斯混了一陣。王二嫂才將那兩張支票。取出來給三玄瞧了。對他說。兩千元都是票子。待明天兌了現款來。再給你。沈三玄道。我不過說着玩罷了。在你身邊。還不是在我身邊一樣。王二嫂笑了一笑。兩人又商議

了一番日後對於田司令的辦法。方才各自安息。到了次日。田司令在下午三點鐘便來了。王二嫂把他引到了鳳喜室內。田司令一見鳳喜呼呼地睡得正濃。便阻止不准去把她驚醒。自顧自和王二嫂沈大娘兜搭了一陣。吩咐她倆好好兒的服侍。不到四點鐘便去了。第三日。晚飯過後才來。他一進房。恰巧沈大娘站在床前。手中端了一碗湯藥。鳳喜正半截身子坐在被窩裏。就着沈大娘手中喫藥。田司令見了。連忙退到外房。叮囑王二嫂說。進了湯藥。要讓她好好地安睡一會。這症候才容易痊愈。切不可放誰去驚吵。王二嫂自然連連答應。田司令畧坐了一會。又自去了。王二嫂沈大娘見田司令這樣的愛惜鳳喜。各自欣喜。第四日一早。王二嫂剛剛起身。忽接田司令着聽差送來的一封信。王二嫂不知何事。心裏好生驚疑。忙去叫醒了沈三玄。將來信給他觀看。這封

第十九回 多病多愁身癡心誤認 有恩有義客曲意垂憐

信是凶是吉。下回交代。

第二十回 肺腑難猜無端施雨露 心神震駭平地起風波

却說王二嫂接了田司令叫聽差送來的一封信。心裏好生驚異。只道事情有了變卦。忙去叫醒了沈三玄。將那封信給他一看。原來信上說。他因要公回了青島。約須十餘天才能再上濟南來。玉亞仙的症候。要托王二嫂和沈大娘兩人。時刻當心。不能有一點疏忽。不要算省金錢。要替她請最有名的大夫診治。錢不夠。待他來時可問他拏。他在青島回來的時候。要是玉亞仙的症候。能夠減輕一點。他就沒有什麼話說。要不然。就不怪他要着惱。最後又說本當親自來前面別。因爲時間匆促。公務緊急。只得着聽差送上這封信。你們可不能視爲輕忽。王二嫂直待沈三玄把這封信一壁看。一壁講解完了。方始安下了心。



擎着那封信再來告訴沈大娘。沈大娘自然暗暗歡喜。心想鳳喜受了種種刺激。已成了一個廢人。想不到現在居然撞着這樣的好人。只要鳳喜能夠病愈。就立刻是位現成的太太。這位田司令。化錢是像劉將軍。溫存是像樊家樹。只瞧鳳喜有沒有這福份。症候能不能全愈就是了。沈大娘這樣想着。自己也就存了一種希望心。待承得鳳喜格外當心。巴不得她能夠即日痊愈。可是王二嫂呢。到底是個老鴛身份。得隴望蜀。貪心不足。本來田將軍進門後。班子裏就沒有斷過和酒。十份之九都是慕着玉亞仙的艷名而來報効。都是癡心夢想。的要思一親芳澤。王二嫂在田司令初進門的第一夜。見他一揮手就是兩千元。自然志高氣傲。不把那些小主兒放在心上。可是此刻見田司令一走。她就頓時變了念頭。她想錢財總不會嫌多。反正又不用得鳳喜親自出面應酬。只

要自己多費一點兒唇舌。就可撈那些瘟生冤桶的金錢。又何樂而不爲。於是  
他仍照田司令沒有來過的時候一樣。把鳳喜裝着幌子。照舊接待主兒。最可  
憐的。就要算東城子的那位尤老爺。他年紀已是將近花甲。家中該着四位年  
輕貌美的姨太太。可是他還只野心勃勃。常要到外邊來尋花問柳。宿娼嫖妓。  
寧可將自己的姨太太讓給別人尋樂。他也是在報上見了玉亞仙的照相。及  
各報上的捧場文字。便不惜將他以前作官時候。括來的民脂民膏。拼命的到  
王二嫂這裏來使用。要想一嘗禁燴。可是他自從踏進了這副雙福班後。陸陸  
續續已化去了近兩千元。還只見了鳳喜的一張照相。他却一些兒不叫冤枉。  
一心一意的只把金錢來晦氣。想把他金錢來買倒王二嫂。待王二嫂用他的  
錢。用到不好意思時。自然會情情願願的將玉亞仙供獻出來。王二嫂早瞧透

他的心理。更是將鳳喜作了香餌釣他這隻大腹蝥蟹。自從田司令上了青島後。尤老爺差不多又化了近千塊錢。王二嫂總算送了他一張鳳喜的四寸照相。他還是欣喜的了不得。田司令在青島住了半個月頭。已把一切公務辦妥。這天已是回了濟南。王二嫂見田司令一到。一則金錢已是撈飽。二則知道田司令要過不去。於是杜門謝客。不敢迎賓。可笑那位尤家老爺。平白地扔去了兩三千元。只掙了一張四寸照相。也不知他心裏作何感想。這種人真是可憐亦復可笑。田司令第一天到了濟南。便來照看鳳喜。一問鳳喜的症候漸見起色。心裏非常欣慰。這日鳳喜恰好在神志清楚的時候。見了田司令是個陌生男子。脈脈地含着羞赧。不願意同他搭話。王二嫂也怕鳳喜要洩漏破綻。因而田將軍問鳳喜的話。總是搶着代答。田將軍也因王二嫂沈大娘在旁。不便多

說。坐一會便走了。次日又來。帶來了許多名貴小喫。和鳳喜的幾身時新衣料。王二嫂一一收下。鳳喜剛是睡熟。田司令坐了一會就去了。這又接連有十幾天。田司令總是天天到鳳喜這邊來瞧一趟。眼看着一月已滿。兩千元的期限到了。田司令便照舊簽了兩張支票給王二嫂。他自己却仍是每天來走一遭。在鳳喜面上。却是玩話也不說一句。一點輕薄態度也沒有。這一來。王二嫂和沈大娘倒未免要担着憂疑。想他這樣作人太好。不知可藏着別的用意。可是田司令却又一些兒沒有表示。真猜不透他的心理。有一天。田司令一早就來了。王二嫂迎接着引至鳳喜房中。田司令一見鳳喜還是睡熟。不去驚醒。只把王二嫂沈大娘叫到面前。很鄭重的對她倆說道。我接了上司的公文。要到烟台一帶去勦匪。今日就得動身。三月五月。一年半載回來。都說不定。錢我會按

月匯來。不用着急。可是人。却要你倆格外當心。不能含糊。我將來回來。要是查出一點岔兒。我可不同你倆甘干。我到了什麼地方。馬上就有信來。你們可按址立刻給我回信。把姑娘的病情告訴我。說到這裏。略頓了一頓。又笑着道。也許我到了那裏。立刻就得回來。可是說總要這樣說的啊。說着。便起身要走。王二嫂沈大娘聽他說一句。齊齊兒的應一句。是。直待他說完要走。方才異口同聲的說上一陣吉利話。什麼一路順風啦。馬到成功咧。東扯西拉的鬧了一陣。一直把田司令送出了門外。瞧他上汽車走了。兩人方始各懷鬼胎的回進裏面。自此王二嫂果然不敢再像前次那樣。偷偷摸摸的撈錢。帮着沈大娘很當心的服侍鳳喜。過了幾天。田司令果然來信說明他的駐紮地點。要叫王二嫂將玉亞仙的病狀報告他。王二嫂只得和沈大娘商妥了一番言語。請人寫了

一封回書。按址寄去。又過幾天。田司令又有了電報到來。也是訊問玉亞仙的病狀。王二嫂只得又編了謊。回了復電。這樣六七天一次。不是信。就是電報。王二嫂透着麻煩。然而也只好一一答復。流光迅速。轉眼將近一月。田司令早從郵局匯來了兩千元現款。王二嫂和沈大娘雖是用這個錢。畢竟有些担着憂心。深恐日後給田司令知道了鳳喜的來歷。以及鳳喜患的是神經病。就不容易對付。然而此刻已是木已成舟。用過他五六千塊錢。也只好到那裏是那裏。且待日後再說。好得鳳喜却是蒙在鼓裏。渾渾噩噩。什麼事也是不知道。要不然。這個刺激就不小。恐怕還要把田司令當作了第二個劉將軍。症候越發加重。咧。鳳喜腦海中所時刻不忘的。就是她的舊情人樊家樹。她本是爲着劉將軍而成的瘋狂。可是她此時的腦海裏。却已把劉將軍那回事漸漸地移忘。一

心一意的只念着對不住樊大爺這六個字。有時而哭。有時而笑。也就是從這六個字內發生出來。沈大娘明明知道心病要將心藥醫。鳳喜的病。非得家樹到來日夕逗她。一時決難全愈。可是前次上陶宅找家樹時。碰了劉福那麼大的頂子。她就疑心家樹也許心裏懷恨。不肯再來照應鳳喜。故而特地叫劉福扮那樣的嘴臉。將自己和三玄痛罵了一頓。好使自己以後不去找他。沈大娘既存了這種思想。到了濟南。又遇到了一位田司令的活財神。每月津貼一千元的醫藥費。自然更想不到再去找樊家樹了。不過她希望鳳喜病愈的心思。却是很重。她一則要想作老太太。二則反正有別人化錢。況且田司令又再三叮囑。要請名醫替鳳喜診治。所以對於大夫這一層。倒很是考究。濟南城裏城外的幾位中西名醫。差不多個個請來瞧過。可是他們的見解。大都相同。都說

鳳喜的病是心病。無論如何診治，也不能斷根。必須要知道她的病源。先把心病解決。藥石才能奏效。沈大娘對於這番見解。雖認爲有理。但是這事是瞞着田司令的。就使家樹肯來。也不能去把他叫來。因爲恐怕田司令見了家樹。非但金錢不給。或者還要發生別的亂子。所以沈大娘也只得聽天由命的廝守着。一面仍是乞靈藥石。一面又乘鳳喜清醒的當子。編些言語安慰她。好得出司令。雖是爲了公務。有時而東。有時而西。沒有一定的駐足地。但是每月的兩千元。和三四次的郵電。却是一些兒也沒有差池。總是按時寄到。沈大娘和王二嫂也不像頭裏兩個月。再担什麼憂心。竟是到了時候就要指望。好像田司令的錢是應得好用的一樣了。田司令離開濟南的當兒。是三月裏的天氣。此刻却已炎夏將過。倏忽地已過了四個月頭。他因勦匪事宜。已告結束。這日便



回了濟南。玉亞仙是他時刻難忘的人兒。四個多月不見。自然要先來瞧她。王二嫂一見他到來。便忙着殷勤招待。設筵洗塵。田司令一見鳳喜。瞧她的臉色。似乎反比以前憔悴了一點。問起沈大娘。也說他的症候好得有限。田司令不免有些懷疑。立刻向沈大娘要了藥方觀看。可是看了藥方。又沒有什麼話兒可說。心想玉亞仙畢竟患的是什麼症候。怎麼這樣子難愈。這樣想着。心裏便有些怏怏不樂。後來忽的想到這屋子裏的空氣不佳。玉亞仙又是終日不離病榻。說不定是得不到新鮮空氣。所以症候好不起來。當時連酒也不喝。匆匆的回家。立刻派人去公館附近。賃定了一幢空氣充足的洋房。預備給玉亞仙居住。他自己的公館裏。本來有的是高大寬敞的空屋子。可是他一則恐怕沈大娘等要不肯去住。二則他家中。有幾位嬌妻美妾。生恐知道了。要發生麻煩。

所以甯可再化錢去另租房屋。租定之後。自己先去瞧了一遍。又派人去佈置妥貼。然後到王二嫂這裏來。將自己的見解說明了。叫她們遷入新屋居住。王二嫂和沈大娘雖是有些懷疑。不過也猜不透他究有什麼用意。只得依着他遷了進去。那所屋子。是一幢三層樓的小洋房。前後都有一個小小的花園。前門直臨馬路。馬路對面。便是前清王太史的住宅。四圍短垣環繞。裏面滿栽着蒼松翠柏。碧柳天桃。奇花異卉。式式都有。更點綴着亭橋臺榭。筠林蓮池。景色非常幽艷。田司令新賃的這所洋房。恰好貼對這個院落。只要站在二樓或三樓的陽台之上。滿園景物。便可全入眼簾。王二嫂同着鳳喜等搬了進來。一見這屋子落在這種清幽所在。倒也很是歡喜。又見那屋內陳設。都是一律西式。各種器具。都髹着白色。映着那潔白無瑕的粉壁。更是耀眼生明。真有明窗淨

几。纖塵不染之概。沈大娘見此情景。倒也不免動了滄翠之感。想起了從前在北京大喜胡同時的情狀。又不免會聯想到樊家樹。以及關壽峯父女。前塵影事。歷歷如在目前。而今一年有餘。已經了無數變幻。此事無常。正可驚醒世人迷夢。又想着鳳喜日後究不知如何結局。自己也不知托骨何所。想到這層。不免又添了一種愁鬱。再瞧鳳喜呢。搬入了新屋子來。似乎比住在原處精神要健壯得多。不上半月。臉色也漸漸好得不少。田司令仍是照常一樣。每天來瞧一趟鳳喜。瞧他的情形是很親熱。可是仍沒有一點表示。只叫王二嫂沈大娘。每天乘鳳喜高興的時候。便陪着她到園中疏散疏散。或是在陽台上坐坐。吸些新鮮空氣。她倆反正閒着沒事。自然照辦。每天只瞧着鳳喜身上忙碌。王二嫂更同沈三玄鬼混。倒也很形熱烈。翠琳仙也有她的舊相識。自然不會沒事。

幹。這樣混了幾天。已是八月裏的天氣。這年政府特頒訓令。要各處海軍。一齊到北洋會操。田司令爲了職務上的關係。自然也不能不去。田司令走了沒有幾天。一天。早飯過後。沈大娘正陪着鳳喜在陽台上閒坐。忽的門前馬路上。走過一隊日本海軍。約有五十來人。都是猙獰粗暴。肩荷長槍。槍頭上又上了刺刀。明晃晃地着實駭人。爲首一個軍官。更不像是三島矮子。體幹長大。渾身制服。腿上套着一雙又黑又亮的長統大馬靴。直罩膝蓋。腰懸長刀。手執籐鞭。嘴上幾根尖而且長的菱角鬍子。一路走。一路不住的顫動。挺胸凸肚的走着。那一種殺氣騰騰的樣子。使人見了真會不寒而慄。鳳喜最怕的。本來就是那些丘八太爺。再是現在的那個日本軍官。模樣兒酷像劉將軍。鳳喜這一驚。就是非同小可。嘴裏連叫了幾聲救命。撲的一聲往後便倒。沈大娘連忙搶到她面

前。用那板門似的身子。想幃蔽她的目光時。那裏還來得及。鳳喜早已仰天栽倒。面色慘白。口吐白沫。眼珠往上直翻。額上汗珠。足有菉豆大小。一粒一粒好似蓮葉上的露珠。沈大娘只急得頓足狂叫。雙膝一屈。跪在鳳喜身旁。雙手捧着鳳喜的腦袋。掛着兩行淚水。一面哭。一面將嘴唇湊近鳳喜的耳根。拼命叫喚。可是鳳喜已是三魂渺渺。七魄悠悠。只剩了鼻子裏游絲似的一點兒溫氣。三層樓上的王二嫂沈三玄。樓下的翠琳仙老媽子等。一時都聞聲麇集。一見鳳喜這個樣兒。也不暇細問根由。大家都忙着叫喊灌救。足足亂了有半個鐘頭。才見鳳喜悠悠地甦醒過來。王二嫂連忙帮着沈大娘把她抬到床裏躺了。搥腿的搥腿。撫胸的撫胸。再慢慢地叫喚。沈三玄便忙着打電話去請大夫。鳳喜回過了氣來。先是哇的一聲怪叫。接着淚珠兒像泉水一般湧出。渾身像篩

糠似的簸簸亂抖。颺開淚眼，呆瞪瞪地向沈大娘等望了一眼，露出萬分驚悸的情狀。尖着喉嚨狂喊救命。沈大娘急得只有哭泣的份兒。王二嫂一則急着田司令回來不能交代。二則憂着財源要斷絕。心裏也是萬分焦灼。沈三玄也恐鳳喜有個三長兩短。自己就只得仍操舊業。再去提三弦子。所以也有些兒担心。一會兒。大夫到來。王二嫂見沈大娘哭得昏昏沉沉。便叫她讓開了自己。來按住了鳳喜的胳膊。讓大夫診脈。可是大夫還沒有走近床前。鳳喜早又哇的一聲怪叫。接着把個身子縮做一團。一面瑟落落的亂抖。一面怪聲怪氣的叫着『扔我下樓去了……樊大爺救命呀……我不情願這樣死啦……關大姑娘你在那裏救命哪……帮忙啊……啊啲。籐鞭又來了。』這五個字的聲音。特別尖銳。身子一翻。把大半個臉兒悶着綉枕。嘴裏嗚嗚咽咽的嗚着。同

時兩條腿一伸一屈不住的亂叉。沈大娘見這情形。只得爬到床裏。帮着王二嫂按住了她的身子。總算讓大夫診了脈。大夫診過脈後。坐到桌上。不住的搖頭。沈三玄問他病情怎樣。大夫呆了半晌。方才站起身來。把沈三玄拉到房外。悄悄地向他問道。令姪女的症候。怎麼變得這樣迅速。你可知道她今天又受了什麼刺激。才發生這樣的大變化。沈三玄呆了一呆。答道。這個連我也不曾知道。讓我把嫂子叫來問她。說着。回身進房。把沈大娘叫了出來。沈大娘也不待大夫詢問。早含着淚水把鳳喜見了日軍。才突然暈厥的一番情形講了出來。大夫聽了頓足道。我原說她一定受了重大刺激。不則決沒有變得這樣厲害。現在她的心已偏了方向。病勢非常危險。湯藥是不能奏效。最好還是把她送入醫院醫治。或者還有……沈大娘不待說完。早哇的一聲哭了出來。嘴裏

說道。她要不好。我也不活了。……沈三玄也想這位洪德萊先生。是濟南最有名兒的大夫。鳳喜現在本來還在喫他的藥。他都說不能醫治。別的大夫更不用說。就是送往醫院。也是徒然。當下只得雙手捧住了洪大夫的一隻胳膊。點頭鞠腰的苦苦央告。總要請設法相救。沈大娘見三玄央求。早也雙膝一屈。托地跪下。流淚哀懇洪大夫設法。只得勉強去立了一張藥方。臨走的時候。沈三玄送出門外。洪大夫又悄悄向三玄道。並非是我故意推托。實在令姪女的症候。非常危險。我實是沒有這本事能夠瞧得好。不要兩下耽誤。趕快另想別法。沈三玄聽了洪大夫的話兒。不敢直接去告訴沈大娘。只偷偷地對王二嫂說了。兩下商量。一面另訪名醫。一面打急電去給田司令。叫他即日回來。要知鳳喜的症候曾否痊可。田司令回來又是怎樣。下回交代。



第二十回

肺腑難猜無端施雨露

心波震駭平地起風波

## 第二十一回 慘目傷心佳人非本色 憐香惜玉名將自風流

却說田司令在北洋接了王二嫂去打的急電。說是玉亞仙突患重症。恨不得即時飛回濟南。但因職務上的關係。不能脫身。只得復了一通回電。囑王二嫂不要可惜金錢。趕速延名醫替玉亞仙診治。另有附條一紙。叫王二嫂如果缺少款子使用。可拏了那張字條。他到公館裏去找顏金玉賬房支取。王二嫂將這話兒告訴了沈大娘。大家都稍爲寬心了一點。四處訪求名醫。替鳳喜診治。可是接連瞧了幾位大夫。都說鳳喜是驚損了神經。不易治療。就使將來能夠痊愈。也得讓她漸漸地自己轉移。忘了恐怖。才能慢慢地恢復常態。不則全憑藥石。是決難奏效的。沈大娘聽大夫都是這樣說了。也沒有法子好想。只得耐

心守着。田司令在北洋逗留了十餘天。總算勉強把公務結束。派副官乘了兵艦回青島。他自己却坐了飛機先回濟南。到了濟南。一事不問。先來瞧沈鳳喜。沈大娘王二嫂見他到來。知道這番的事兒。再難隱瞞。只得把那天鳳喜見了日軍。突然暈厥。後來怎樣延醫診治。大夫怎樣回說不能治療。王二嫂又說怎樣訪求高醫。怎樣打電報到北洋。前後一番情形。一一對田司令說了。只瞞起了鳳喜從前嫁過劉將軍。原有狂疾。以及結識樊家樹的一番話兒。只說鳳喜就爲此番見了日軍。才驚駭成狂。神志昏迷。時發譫語。模模糊糊也聽不出她究竟是說的什麼。田司令聽了她倆的言語。再去瞧看鳳喜。恰巧鳳喜正在滿口亂言。什麼劉將軍啦。樊大爺啦。扔下樓啦。籐鞭啦。手槍啦。嚷得一連串。聲音是哭。可是又沒有淚水。臉兒慘白。兩眼通紅。一頭尺餘長的頭髮。散滿了四圍。

顛倒篷亂的好似牢獄中才放出來的獄囚。嘴裏一面嚷。兩隻手只管不住的向空亂抓。兩隻眼睛呆瞪瞪地望着帳頂。眼珠子一動不動。好似瞧到了什麼東西一樣。田司令站在床前瞧她。她也好像全沒覺得。田司令瞧了一會。不由得竟有些兒害怕起來。回過頭來一看。沈大娘王二嫂都站在身後。便回過身來望定了她兩人。頓足問道。這算什麼。這算什麼。怎麼我走了這幾天功夫。她竟變成了這個樣兒。你們到底是怎麼樣的……王二嫂見他言談之間。似乎帶些怒意。忙的搶着解釋道。田大人。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。那天就爲遵了田大人的吩咐。她媽才陪她……一語未完。鳳喜却早從床裏一躍而起。霍地跳到田司令身後。張開兩條瘦骨支離的胳膊。一聲樊大爺救命。早將田司令攔腰一圍緊緊抱住。嘴裏喊着救命。一顆腦袋。使勁的只顧往田司令脅下

直鑽。下面一絲不掛的兩條光腿。一上一下。不住的在樓板上掉着。樓板鑿鑿  
鑿的亂響。田司令倒是喫了一驚。沈大娘一見鳳喜這個樣兒。禁不住一陣心  
酸。兩行熱淚。早又從眼眶裏不由自主的直躍出來。還是王二嫂有些主張。連  
忙轉到鳳喜身後。扳開了她的胳膊。使勁的將她一手抱至床中。順手扯過一  
條棉被來往她身上一蓋。用力緊緊按住。鳳喜兀是殺豬似的狂呼。樊大爺救  
命。沈大娘含着淚水。挨近床前。俯下身子。望定了鳳喜的臉兒。顫抖抖地說道。  
兒呀。你怎麼病成了這個樣兒。你可知道你的天大的恩人。田大人在這裏啊。  
……說到啊字。嗓子已是哽住。再也說不下去。王二嫂斜側着身子。在床沿坐定。  
瞧瞧鳳喜。瞧瞧沈大娘。又瞧瞧田司令。只見他雙手叉住了兩邊的腰胯。面床  
而立。臉兒微微偏着。眼皮下垂。眼光呆呆地射定了右邊的一隻銅床套脚。靜

悄悄地若有所思。王二嫂心裏別別的跳着。正想站起身來。想些話兒敷衍他時。田司令早已一脚踏到床前。左手突的一把。將王二嫂的右臂緊緊抓住。右手駢着中食二指。對准她的鼻尖虛指了一下。又倏的斜過手來對床裏的一指。沉下臉色問道。你說。他究竟是誰。說了這句。兩道銳利的目光。睜睜地射定了王二嫂。聽她回答。王二嫂這一驚。真是非同小可。心理突突的亂跳。不由自主地抬起左手來按住了田司令的胳膊。縮短了頸子。翻着雙眼。向上望定了田司令的臉兒。抖凜凜地答道。田大人。她……她……只說了幾個她。終於也沒有說出話兒來。田司令着惱道。她什麼。她是不是從前嫁過劉將軍的什麼沈……王二嫂搶着答道。是的。是的。田大人……一面說。一面斜過眼來瞅沈大娘。床裏的鳳喜。却還只顧「劉將軍」「樊大爺」「手槍」「藤鞭」不住口的亂喊着。

沈大娘將半邊肩膀倚定了銅床柱子。很大的塊頭縮成了一團。斜睨着王二嫂只管索索地發抖。田司令瞧了她倆的情狀。真是又好氣。又好笑。不由得將右足的皮鞋後跟。蹬的在樓板上使勁一頓。同時含忿喝道。幹嗎裝這葷樣。誰喫了你們不成。王二嫂沈大娘被田司令皮鞋跟兒一頓。兩人的身子也隨着往上一震。大家越發抖得厲害。接着又被田司令高聲一喝。同時兩人的身子。就又矮了半截。沈大娘本是哭着。可是此刻的兩汪的淚水。却不知怎樣真識趣。緊緊的藏躲在眼角裏。再也不肯跳躍出來。倒是王二嫂的兩點珠淚。在眼皮裏悶了半天。實是悶得難受。竟不由自主。像出籠小鳥一樣。撲落落地飛上了她的面頰。要想阻止。那裏還來得及。只得收回左手。向右脅下抽出手帕。連忙擦抹。田司令畢竟是位風流儒將。性情非常溫和。一見她倆驚得這個樣兒。

倒又有些不忍起來。便哼的一笑。鬆手放開了王二嫂。順手在旁邊拉過一張椅子。對着床遠遠坐下。背心在椅子背上靠定。雙手環抱胸前。兩條腿分開八字。足尖朝天。筆直的伸着。擺好了架勢。然後望着王二嫂沈大娘微微的一笑道。你們不要誤會了念頭。我同劉將軍也是相識。我也知道劉將軍的爲人。十分暴戾兇狠。出名的色中餓鬼。專一蹂躪女性。後來還是死在一個俠女手裏。當時只聞說他有位新夫人。因爲受了她的糟蹋。竟成了瘋癩。據說那位新夫人姓沈。出身雖是唱大鼓。面龐却長得非常艷麗。我當時就很替她可惜。你們現在可趕快對我直說。乾脆。她到底是不是從前嫁給劉將軍作過姨太太。你們對我實說了。也許我格外再要待得她好一點。要不。我也有法子好打聽。可是你們拏我每一月兩千元的這筆款子。今天可請你們總算一算。一齊拏來。



還我。你們可仔細想一想。還是告訴我的好。還是不要告訴我的好。王二嫂沈大娘聽了這話。你瞧着我。我瞧着你。大家面面相覷。半晌。沈大娘方對王二嫂努了努嘴。低低說道。你就說吧。王二嫂見沈大娘鬆了口。這才對田司令微微地笑了一笑。約略把鳳喜嫁劉將軍的一番情形。低低的講了出來。田司令一壁聽。一壁不住的唏噓。王二嫂講完之後。田司令又問那姓樊的究是何人。王二嫂不答。斜過眼來瞧完了沈大娘。沈大娘回過臉去瞧了瞧鳳喜。見她已是睡熟。這才將樊家樹和鳳喜結識的一番經過。也都告訴了田司令。田司令聽了。倒很是贊美家樹。說他倒是一位情種。又笑着對王二嫂沈大娘說。我真不懂你們幹嗎要那樣子鬼頭鬼腦的瞞着我。要是早對我說了實話。敢怕她的症候倒要好些多時。決不至於再會弄出今天這樣的局面。王二嫂到底喫了

十餘年的把式飯。總有一些兒見識。便搶着解釋道。並非是我倆有意要瞞着大人。只因大人初到班子裏來的時候。說是在報上見了照相。特地從青島趕回來光顧。我當時見大人一團熱情。不忍掃你的興。不敢將真實情形告訴你。只說鳳喜身子嬌弱。常年到頭。沉疴不起。意思是想使您自己退避。誰知大人真是一位救苦救厄的活菩薩。非但不曾聞而生畏。反而大開善門。憐她有病。開恩周恤。連我的開銷。也一箍腦兒津貼給我。我當時也是一時的謬誤。一則不敢拂逆大人的高情厚義。二則也想她的症候。總也能夠痊愈。所以一切都遵了吩咐。只顧訪求名醫替她診治。誰知道孩子這樣福薄。禁不起大人的恩庇。竟是偃偃蹇蹇的不見起色。田大人您想。她的事情。既已瞞謊在前。怎能叫我再直說於後。所以直到現在。還是瞞着大人。不敢實稟。田大人還得原諒我。

這番苦衷。田司令聽了這話。呆想了半晌。才搖着手道。這些話兒都不用說了。我也就爲了你們也許心裏藏着什麼隱痛。恐怕提起了。你們要難受。所以一晌見你們藏頭露尾。不說實話。我也不來追究。可是現在鳳喜到了這個地步。你們要是再不實說。就無異存心犧牲她的性命。他這性命二字。稍微說得高了一點。床裏的鳳喜。也不知於何時已經醒了。性命二字鑽到了她的耳朵裏。她頓時又亂舞亂嚷起來。『性命……不打緊……樊大爺救命……只不叫我手槍……死……』一個死字。嗓子特別提高。慘厲而又沉痛。王二嫂和沈大娘連忙回身瞧看。田司令聽了。也是老大不忍。挨近床前對鳳喜看了一會。深深地嘆了幾口氣。然後拉着王二嫂走到一旁。悄悄地埋怨她道。你們就不應該瞞得這樣結實。瘋癩的這個症候。多延一天。病根就得加深一天。醫治也就越發難

於醫治了。虧你們好忍心。瞧得過。這許多日子不漏一些兒風。也不知你倆究竟安着什麼心眼兒。她要就是這樣不會痊癒。那麼你倆恐怕也推不了這個罪名呢。王二嫂被田司令說得啞口無言。只得自認不是。田司令又道。現在可這樣子辦。瞧她的造化。看你們的幸運。我此刻回去。立刻派人去覆民醫院接洽好了。叫他們開病車來接。你們得想法兒稍爲同她掇飾掇飾。把身上衣服穿了等候。這家覆民醫院。本是日本人開設。我平日就很不願意和日本人接近。但是現在一則爲了你姑娘的症候。二則這家覆民醫院。在濟南地方。要算設備最週全。裏面有特設的瘋人病房。幾位瘋科的醫生。也都很有能耐。因此我也顧不得。只能同他們來往一下的了。王二嫂久居濟南。也知道這家覆民醫院。是濟南最優等的療病所。價目非常昂貴。差不多的商民。是再也住不起。

全是那些軍閥政客。該錢的主兒。才能光臨。而且裏面還非但單是療病。掛着紅色的招子。還能作逋逃淵藪。中國的一班軍政要人。一旦遇到風頭不順。政府下了通緝命令。無處逃遁。就只要往覆民醫院一走。保你就沒有事兒。那時你要往南冰洋。北冰洋。都聽你的尊便。他自會派人護送你出國。路上如有什麼岔子。他負完全責任。比了英商法商那些『人壽、水火、兵災』等等保險公司。還要靠得住萬倍。因此那些要人大老。都把這家醫院當作洞天福地。逃罪仙窟。誰都要去着意聯絡。以防不測。現在田司令說出這樣話來。可見他的人格是高人一等。而又爲了一個大姑娘。寧願屈節降志。破例同三島人士來往一下。於此可見他非但骨格高尙。而且情義益長。正是英雄胸襟。兒女情懷。要在現時的軍界之中。找這樣的一位人物。倒也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。王二嫂

這樣一想。不由得在無形之中。更是欽敬田司令。當時連連稱謝。田司令走後。她便走來把他吩咐的一篇言語。悄悄地告訴了沈大娘。沈三玄也在這時挨了進來。王二嫂便也對他說了。叔嫂二人都很是感激。當時便就替鳳喜略爲撥飾一下。沈大娘親自動手。讓王二嫂爬上床裏。抱着鳳喜坐定。用梳子替她把滿頭亂髮稍稍整理了一下。又向老媽子要了一盆臉水。把她的臉兒也擦抹乾淨。然後替她穿上衣服。鳳喜嚷了半天。此刻大約已是力乏。所以並不倔強。一任她倆擺佈。衣服穿好後。又替她套上襪子。扶她在床沿上坐定。連鞋子也都穿上了。恰好她們這一陣忙完。覆民醫院的病車已經到來。鳳喜此時已是瘦不盈握。王二嫂使用一方紅綢。替她連頭搭腦的一兜。像幫匪對付肉票。連眼睛也障沒了。方叫一個強壯些的女僕。把她馱上病車。沈大娘先上車坐

定。就讓鳳喜半躺半坐的倒在她懷裏。就在這個當兒。田司令已坐着汽車到來。車子到門口歇定。田司令跳下車來。王二嫂搶來迎接。田司令且不睬她。先走近病車。瞧瞧鳳喜。只見她頭上裹着紅綢。只有半個瘦削的下頷露在外面。算是瞧得見。餘則都被紅綢掩着。眉眼等一樣也瞧不見。不禁鼻子一酸。險些兒要掉下淚來。只得竭力忍住。勉強對沈大娘擺了一擺手說。你們先去。我早晚得來瞧你們。說到們字。聲音就自然而然的低了下去。幾乎要聽不出。沈大娘含淚點了點頭。一句話兒也沒有。田司令此時心中。不知怎的好似刀割一樣。說不出的難受。兩眼怔怔地只顧望着鳳喜頭上的那塊紅綢出神。半晌也沒言語。直待病車要開了。車頭上的喇叭哇的一聲響。這才驚醒了他的心神。突的回過身來望着王二嫂。很無意識的問道。你不去嗎。王二嫂本也望着車

廂裏出神。突然被田司令這樣一問。一時倒也沒話回答。呆了半晌。方始想出一句話兒來答道。我想讓她們先去……田司令道。也好。覆民醫院的看護很週到。你不去也不打緊。也不能都走了的。在他這說話聲中。病車已蠕蠕地駛出了四五丈遠。田司令一壁和王二嫂說話。一壁雙手叉定腰膀。一眼望定了病車漸漸地駛得不見了影子。方才深深地嘆了幾口氣。臉上蘊蓄着無限傷感。撥轉身子進內。王二嫂只得跟在後面相陪。沈三玄和老媽子等也各自散了。田司令到得樓上。先坐在椅子上。瞧着鳳喜睡的那張銅床發了一會怔。見了王二嫂。又深深地埋怨了她幾句。王二嫂也不敢回言。田司令坐了一會。便起身下樓。帶着一肚子淒慘。坐了原車回去。這裏王二嫂自和沈三玄兩人鬼混。只要田司令每月一千元的津貼不說不供給。他倆就還有什麼鳳喜在心上。



不過這樣的人們。世上也不止他們兩個。所以他倆的好歹。在下也不敢加以斷語。還是讓沈三玄王二嫂。他倆自己去分別吧。且說沈大娘抱着鳳喜到了覆民醫院裏面的院役十分巴結。用軟床抬了鳳喜。領着沈大娘到了一間寬敞清潔的病房。讓鳳喜在床裏躺好。揭去了紅綢。先讓她們休息了一下。然後一位日本醫生。帶着一個華文翻譯員。一個看護婦。攜着一切應用器械。進來檢驗鳳喜的身體。沈大娘從沒到過這種所在。現在雖是母女兩口。却還不是孤身一樣。心裏未免有些害怕。醫生是講的一口日本話。她一句也聽不懂。翻譯員問一句。她也答一聲。並不敢將鳳喜的病情詳細報告。但見醫生用聽心機按在鳳喜胸前聽了一會。又用一面玻璃鏡。將鳳喜的腦袋胸膛細細地照了一陣。然後命看護去取來了一小瓶的不知什麼藥水。用玻璃管吸了。在

鳳喜的兩邊胳膊上一邊打了一針。這些從前在北京瘋人院裏看護鳳喜時。都已見識過。倒也並不胆小。醫生打過了針。便同着翻譯看護一齊退出。沈大娘等他們走後。連忙挨近床前。瞧鳳喜時。却見她閉上雙眼。鼻息齶齶。似乎已經睡熟。心裏想。這藥水倒真是靈驗。怎麼一打下去。她就這樣安安穩穩睡熟了。莫非是什麼黑道兒上用的蒙汗藥。她這一個念頭還沒有想完。先前的那個看護婦。已托着一個搪瓷小盤走了進來。沈大娘便閃身讓開。那看護婦將那小盤在床前一個小架子上放定。盤裏却是一塊浸濕的棉花。那看護婦取出箝子。箝起那塊棉花。輕輕地往鳳喜的額角上一覆。恰好把一個前額覆沒。這才用箝子指着旁首的一張小床對沈大娘道。她此刻已是睡熟。你可也去將息一會。沈大娘還未答言。但聽履聲橐橐。有人走了進來。要知此人是誰。下

交代。

第二十一回

慘目傷心佳人非本色

憐香惜玉名將自風流

一八

第二十二回 今日幸登臨回思往日 此生難晤見預卜來生

却說沈大娘聽得看護婦叫她將息。正待答言。忽聽履聲橐橐。自遠而近。接着有人走了進來。沈大娘定睛一看。是田司令。連忙起身相迎。田司令略略對她點了點頭。便到牀前。瞧看鳳喜。却見鳳喜正是躺熟。額上覆着一方透濕的棉花。臉色慘白。好似白紙一樣。再被那方潔白的棉花一映。更是灰黃可怕。田司令不忍多看。回過身來。就在牀前椅子上坐了。沈大娘站在一邊。正想把剛才醫生診視鳳喜的情形報告田司令。田司令却先開口說。我已問過醫生。說鳳喜的症候醫得太遲。病根種得很深。情勢非常危險。不過因她年輕。或者還有一線生機。至少要住院半年。才能治療。我已對醫生說過。囑他盡心診治。一

切醫藥等費。都由我供給。你可不要耽什麼心。只一心一意的看護鳳喜。我每天自會來望她。說着。從身邊掏出五十元鈔票。交給沈大娘道。這錢你可放在身邊另化。要買什麼喫的用的。只差院役去買。沈大娘接了鈔票。兩道秋水盈盈欲波。心裏真是說不出感激。連一句道謝的話兒也說不出口。田司令見她似乎要哭出來。便道。你也不要傷感了。都是你自己誤了自己。要不。何致有今日。你就當心些兒吧。我去了。明天再來。說着。站起身來。又向床裏瞧了一瞧。見鳳喜仍是睡熟。這才回身出房。沈大娘送至門首。始終也不會說得出一句話兒。直望着田司令不見了。方用手帕擦了擦眼睛。回身進內。將手裏的鈔票點了一點數目。揣在懷內藏好。看護婦讓她坐定了。向她問道。那位先生是誰。瞧他倒很是熱心。沈大娘道。他是我們的親戚。姓田。在軍界裏幹事。家中是很有

家資的。看護微微一笑道。那也自然。要沒有家資。怎麼敢上這種地方來。沈大娘向四下瞧了一瞧。乘機問道。像這樣一個房間。每天得幾塊錢房金。看護嗤的一笑道。幾塊錢只能作小費。房金却是十二兩銀子一天。醫藥等一切費用都在外。沈大娘聽得把舌頭吐了出來。看護又道。屋子還大着呢。你得跟我去瞧瞧看。一面說。一面引了沈大娘。打床頭走到左首屋角子裏。在壁上開出了一扇門來。沈大娘跟着看護跨出門外一看。却是一間富麗堂皇的會客廳。從窗子裏望出去。更有一個小小的院落。中間排列着花架子。滿佈着紅綠青翠的盆景。花架兩邊。再有兩株綠葉披拂的美人蕉。越顯得清雅宜人。窗子上都是用五色琉璃鑲嵌。裏面陳設。都是紅木紫檀。沈大娘生平。只有在劉將軍家裏見過這樣的廳堂。然而劉將軍家裏只是富麗。却沒有這樣的雅緻。沈大娘

瞧得呆了。心想怪不得一天要這許多房金。看護見她呆呆地只管瞧定了茶几腳邊一隻藍花白瓷的痰盂。不由得向她一笑道。瞧清楚了麼。你來。這裏再有浴室。一發引你瞧瞧。一壁說。一壁引着沈大娘沿着牆壁走去。轉過了一重門。就是後廊。看護從身邊掏出鎖匙。去開了左邊屋角上一扇小門。讓沈大娘先走進去了。自己也隨後跟入。沈大娘踏進門內一看。那裏是什麼浴室。却又是一間小小的客廳。不過陳設稍爲粗陋簡單。比不上剛才那一間那麼華麗。又見左角上有一扇裝着半截綠色玻璃的長榻。心想那裏面想必是浴室。這一間一定是洗澡時休憩的所在。沈大娘這樣想着。看護婦把壁間一個機紐一按。只聽得簌的一聲。那扇長榻已是不見。看護瞧着沈大娘。向裏面努了努嘴道。你去裏面瞧瞧。沈大娘正在納罕那扇長榻倏忽不見。聽看護一說。先走

來兩面一望。但見那扇長榻已深深的嵌在壁間。她又恐看護要見笑。不敢多看。只顧望着正面向裏走入。可是不到兩步。眼前已覺得晶亮熠燿。但見這間屋子。四圍全是用白色油磚砌成。上面是個平頂。純用精光皎潔的玻璃蓋着。中間一並排着兩隻白瓷浴缸。浴缸左首。各安着一張小小的皮榻。一張榻上。放着一個小小的皮枕。再疊着兩條潔白的大毛巾。浴缸右首。各設着三級白石的踏蹬。踏蹬兩邊。都裝着水晶管子的扶手。以便上下。中間再有一座玻璃管構成的巾架。上面掛滿了浴巾。沈大娘本來怕看護見笑。心裏不要多看。可是不知怎樣。此時的兩隻眼睛。却是一些兒也不給自己做主。見一樣瞧一樣。只顧要看。不過這間浴室裏的設備。也實在繁多。一時兒也實在看不周全。看護婦早又在壁上一按機紐。但聽得簌簌兩下響。兩邊壁上。不知怎的。早又同



時現出了兩扇小門來。看護指着右邊的一扇門兒道。這裏面是男子的淨臉室。又指着左邊的那扇小門道。那裏邊是女子的化裝房。回頭你要洗澡。再來細瞧吧。說着。一按機板。兩邊小門早又不見。仍是天衣無縫的白油磚牆壁。沈大娘真瞧得眼花撩亂。把個性命相視的鳳喜也忘記了。看護仍把她引至室外。按紐將長榻依舊關上了。然後引着她由原路回入病房。沈大娘到了房中。才突的想起了鳳喜。連忙奔至床前一看。幸喜鳳喜還不曾醒來。這才心裏一定。等得看護到來。輕輕地向她問道。怎麼她這樣子好睡。不打緊嗎。看護點頭道。醫生吩咐。讓她睡。不許驚醒她。因爲她的精神已是疲乏極了。所以特地給她打了安神針。頭上覆了定腦汁。要讓她養神呢。沈大娘點了點頭。看護又道。你去睡一會吧。這裏不會斷人。停會就有人來替換我的。沈大娘點着頭。說了

一聲對不住。累你。這才折到小床邊和衣躺下。看護又問道。真的你還沒用晚膳。可要喫了一點東西躺吧。沈大娘從被窩裏舉起一隻手來搖了幾下道。我可不飢。不必費事了。回頭病人作興吵嚷起來。你可喚我吧。說這話時。眼睛已是睜不開來。一會兒。便已睡熟了。這一夜。沈大娘更比鳳喜好睡。她是個大胖子。睡熟了鼻息如雷。倒把看護婦的好友瞞睡鬼也嚇走了。直到第二日早上八點鐘打過。沈大娘才睡足醒來。晚晌病人如何情狀。她是一些兒不會知道。此刻一下床。急忙走來一瞧。但見鳳喜已是翻了個身。臉兒朝裏睡熟。頭上的一方棉花却是沒有了。她還只道是鳳喜翻身的時候。也許掉了。可是在她枕邊細細地找了一下。也是沒有影兒。心想看護一定知道。便回轉身來問看護。說也奇怪。看護也同棉花一樣。竟也失了踪影。沈大娘心下納罕。嘴裏隨口喊

着。咦……這個咦字的尾聲還沒歇住。耳輪中忽然聽到靠壁一條長沙發裏。有呼呼的胸聲發出。這才心裏明白。嘴裏說着倒是不差。走過來一瞧。已不是先前那個看護婦。早換了一個年紀很輕的女子。面貌也很是美麗。曲着身子蜷在沙發裏躺熟。一個腦袋斜側着倒在沙發犄角裏。半邊臉上罩着一層蓬蓬亂亂的短髮。一手環抱酥胸。一手斜掛在沙發面上。瞧那情形。倒活像一幅海棠春睡圖。沈大娘不忍去將她叫醒。自顧自的叫進院役。取了茶水來。略略梳洗了一下。又進了一些茶點。她剛剛舒齊。那看護婦也醒了過來。她一見沈大娘已是起身。臉上微微露出一些慚赧。沈大娘並不在意。只向她詢問晚晌的事情。看護婦一一回答。原來昨晚十二點鐘過後。鳳喜醒過一次。醫生也來檢視過一下。額上的棉花。也是醫生叫除掉的。鳳喜醒了有兩個鐘頭。也不曾怎

樣喧嚷。四點鐘模樣。便仍舊入睡。至今還是未醒。她自己還是一早打過了六點鐘。才倒在沙發上躺熟的。沈大娘聽了這話。才明白那方棉花的去路。也就不說什麼。午飯過後。醫生又來診視。又同鳳喜打了兩針。又給她服了一匙藥水。說也奇怪。鳳喜自從到了院中。便和在家中的情形大不相同。睡熟了不說。就是醒來的時候。也不過嘴裏含含糊糊的像是囁語。聲音已低了不少。並不是在家中時候的成日成夜吵嚷。沈大娘心裏暗暗欣慰。晚飯時分。田司令果然到來。沈大娘讓他坐定。便將鳳喜的病情告訴他。田司令聽了。也很是快慰。又吩咐了沈大娘幾句言語。見鳳喜正是睡熟。便起身走了。沈大娘也不想一點別的心思。只顧一心一意的看護鳳喜。田司令或是一日。或是兩日。總得來探望一趟。這樣不知不覺的已過了一個月頭。沈三玄和王二嫂也同來看過。

幾次。鳳喜的症候。果然一天一天的漸見起色。臉色也比初進院的時候好了不少。不再是那令人可怕の様兒。不過醫生說她神經受了過份的刺激。損傷得很重。所以一時不易治療。神志還是昏迷模糊。不能辨別人物。瘋癲還時常要發作。可是同在家中的時候不能相比。已安靜得不少。田司令和沈大娘都很喜慰。只望她慢慢地的痊可起來。這樣又過了一月。鳳喜的症候。已是十成之中減輕了三成。難得有時清醒的當兒。也能認識沈大娘。媽媽媽媽的叫幾聲。沈大娘問她話兒。她也能夾七夾八的對答幾句。也有答得很對。也有駢頭不對馬嘴。所答非所問。可是能夠這樣。沈大娘已是萬分欣喜。感激得田司令也是難以言宣。有一天。沈大娘還是早夢未醒。田司令已一早到來。他見沈大娘睡熟。便叫看護婦喚她起來。沈大娘在穿衣的當兒。田司令便折到這邊

來瞧鳳喜。但見她臉兒向外。兩眼半開半閉。呆怔怔地只顧向外望着。不知她在瞧着什麼。自己站到床前。她也似乎不曾知道。瞧她的臉兒。却比以前秀潤得不少。雖是消瘦一點。病容却已一些兒沒有了。她的臉蛋本來美麗極了。此刻病容一退。那一種嬌艷斌媚的姿色。便又在面部上自然而然的透露出來。田司令原是一個風流情種。站在床前瞧了一會。不由得心裏突的一動。心旌搖搖。似乎有些把持不定起來。一想鳳喜有病。連忙竭力鎮定。好得在這當兒。沈大娘已穿好衣服。抹了臉。走了過來。田司令便乘機回過身子。順手拉過一把椅子來眠床坐定。叫沈大娘也在床沿上坐了。然後一本正經的對她說道。我在昨天奉了上司的差遣。要我到江浙兩省去辦理軍務。大約有一二個月的逗留。本來公事上限我昨天當夜動身。我因為放不下你們母女倆。所以推

托事故。硬捱了一天。此刻特地到來告別。有幾句重要說話要對你說。沈大娘一面點頭。一面連連應是。田司令略頓了一頓。伸手指着床裏的鳳喜。對沈大娘微微一笑。說來說去。也就是爲她的事情。她現在的症候。據醫生說。已去了十分之四。再有兩三個月下來。差不多就能全愈。我瞧他的臉色。也實在比以前好了不少。但是在這時期。切都得格外當心。不好使她受一點外物的刺激或引誘。不則很容易回復舊狀。甚至於要不能再醫治。她是你的女兒。你也沒有第二個孩子。將來還得靠她養老。你得在她身上多化一些兒心血。多費一些兒手脚。不可因爲她病久了。就日久生厭。含糊對付。更不可因爲她症候比從前減輕了一點。就媽虎托大。弄得不好。很容易前功盡棄。症候反而加重。你是個明白人。想必也都想得到。不用我多說。至於這裏的化費。我已有二

千元存在院裏。他們自會向我結算。不用你耽心。不過這裏雖是醫院。却是個良莠不齊的地方。歹人也是很多。你得處處留意。說到這裏。一灣手從大衣袋裏掏出一疊鈔票。順手遞給沈大娘道。這是兩百塊錢鈔票。你可放在身上化用。倘是要添什麼衣服等情。可待王二嫂或是你叔子到來。託他們替你辦。我昨晚已去叮囑過他們。叫他們常來探望探望。他們總是會來的。你只管安着心吧。田司令說到這裏。又斜過眼來瞧鳳喜。沈大娘聽了田司令說的這篇言語。真是既似慈親。又像孝子。心裏也不知要如何感激才好。田司令說的時候。她起先還是一句一句的應着。後來却竟連一個是字也答應不出。田司令說完了。她還呆怔怔地望着他。望了一會。不由得一陣心酸。兩行熱淚。從丹田直冒額門。再從眼角裏簌落落的往下直湧。再也遏止不住。同時喉嚨裏也



哇的一聲。忍不住要放聲大哭。等得她想到田司令是遠行而來告別。或者也有個忌諱。自己怎麼好對他作此狀態。連忙竭力忍住時。已是衣襟盡濕。兩眼通紅。又恐田司令要生氣。忙的颺開淚眼。偷偷地打一看時。却見田司令垂下頭兒。呆呆地坐着。兩隻眼睛似乎也有些紅潤。要想句話兒來敷衍他。可是平日爲了別人的事情。很轉得出念頭。此刻却不知怎的好似變成了傻子一樣。再也想不出半句說話。只得也垂下腦袋痴默地坐着。這樣子兩下靜默了約摸有五分鐘。田司令忽然倏的站起。一步跨近床前。雙眼望定了鳳喜。好似有什麼話兒要對她說。可是到床前站定了。却又沒有什麼話兒說出來。沈大娘在這時候。也早站起身子。立在一旁伺候。田司令對鳳喜瞧了一會。始終也不曾說出一句話兒。正待回身要走。床裏的鳳喜。却不知怎樣忽地移轉目光。

兩眼直射的向田司令瞧了一瞧。霍的從被窩裏一躍而起。雙膝一屈。往床沿上一跪。雙手像鶴鷹搏鷄似的。很快的伸過來把田司令的雙手緊緊握往。同時嘴裏喊着樊大……下面一個爺字沒有吐出。她移動膝蓋。將臉兒湊近。目不轉睛的將田司令細細地辨認了一下。不由得顫着聲音喊了一聲啊咦；同時眼圈兒一紅。兩行珠淚。像拋珠撒豆似的直湧出來。田司令和沈大娘都驚得呆了。沈大娘含着淚水。呆怔怔地瞧着鳳喜。一句話兒也說不出。田司令只顧問着姑娘。幹嗎。姑娘。幹嗎……沈大娘呆視了一會。忽的瞧到鳳喜身上。只穿着一套薄棉的小襖褲。深恐她要受涼。忙的走去取了一件長袍。正想來替她裹上。鳳喜却忽的放開了田司令的手。雙膝往後一退。灣下腰來對着田司令就在床邊上不住的叩頭。田司令驚惶失措。連忙雙手將她兩隻胳膊一

抓。輕輕的往上提了起來。可是蹬蹬蹬的幾下響。鳳喜已是磕了四個響頭。田司令雙手扶着她。嘴裏一迭連聲的問這算什麼。這算什麼。鳳喜收了珠淚。對田司令一眼不眨的互相諦視了一會。才抽抽噎噎的說。來……來生……犬馬……話沒有說完。額上已是涔涔地迸出了一頭的汗珠。接着雙眼一閉。身子往後一側。似乎要躺下去的樣子。田司令便慢慢地把她放下。回眼一望。沈大娘時。却見她噎噎得得的正在抽泣。自己不知怎樣頭裏一些也不會聽得。便忙伸手將她的袖口一拉道。你幹嗎哭啊。快些同她蓋被。怕要受涼啦。沈大娘這才停止了哭。含着淚水。替鳳喜把被窩蓋好。田司令再瞧鳳喜時。却見她已是沉沉睡熟。呆視了一會。退後一步坐下。一手支着下腮。側着頭呆想了一陣。這才含着酸辛對沈大娘道。她這樣子一來。准使我曉夜不安。我到了什麼

地方。馬上就有快電來告訴你地址。你接了電報。可即刻給我回電。不論她的症候或輕或重。都得把其實情形告訴我。你可是不懂。可請這裏的翻譯員代譯。回電也請他代打。我知道王二嫂和三玄都是靠不住的。不則就可囑他們來辦理。可是你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囑慌。是要誤事的。說着。又從身邊掏出一捲鈔票。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多少數目。授給沈大娘道。這錢。你可作打電報等費用。萬一再有什麼意外急需。回電上可載明。我自會設法寄你。公務緊急。我要去了。你得自己珍重。在她身上格外當心些吧。說到這裏。鼻子一酸。兩點淚水急流而下。又恐怕沈大娘要瞧見。連忙俯下身子。把皮鞋上的結子。打開了再結攏。這樣兩個鞋結子一延挨。總算竭力把眼眶裏的淚水收乾。掏出手帕。只做拂拭身上的塵灰。把胸襟上的兩點淚漬也擦去了。這才倏的站起身。

第二十二回 今日幸登臨回思往日 此生難晤見預卜來生 一八

來。低着頭說了一聲再見。也不待沈大娘回言。竟自走了。要知田司令以後於鳳喜。究竟如何結局。下回交代。

## 第二十三回 異想天開圖圓皇帝夢 兇蠻似虎竟闖病人房

却說沈大娘送了田司令走後。心裏一陣淒楚。掛着兩汪淚水。回至床前。一看鳳喜沉沉睡熟。便折到自己床前。和衣倒下。心想世間竟有這樣的好人。這種人別說在軍界裏難選。就是現在那些專一救災恤難的大慈善家之中。恐怕要找出田司令這樣一個人來。也是海底撈針。難之又難。也不知鳳喜前世裏積了什麼陰德。才能遇到了他。但是這孩子也不知是什麼命兒。總是好好兒的在橫塚裏生出岔子來。像以前有了樊大爺。却又無端的弄出了一個劉將軍來。此番遇着了田司令。安安穩穩的。只要病愈。現成就是個太太。却又不知怎樣鬼使神差。弄幾個東洋小鬼來。嚇得她又舊病復發。害了這場大病。瞧她

剛才那副樣兒。這症候就還是很重。醫生說她已減去了十分之四。這話我可不敢相信。不知她到底要到幾時才能全愈。也讓我母女兩人能夠清清楚楚的叙談一下。我就死也瞑目。不則我這樣的人生觀。也就太覺乏味了。沈大娘這樣想着。心裏只是耽憂着鳳喜剛才那麼一來。症候不知可要發生變化。可是到了下午。醫生來診視過後。倒說鳳喜的症候比昨天又減輕了一分。現象很好。能夠照這樣子下去。不生別的變化。一月後就有全愈的希望。沈大娘聽了這話。很是怪異。暗想鳳喜在早上還當着田司令發了一陣子瘋。鬧得自己和田司令都驚悸要死。怎麼此刻不說她加重。反而說她又比昨兒減輕了一分。這倒真使我有些兒莫明其妙啦。不過心裏雖這樣想。却不敢將早上的情形告訴醫生。駁斥他的話兒說得不對。只好悶在肚子裏自己着疑。耐着心思。

且看究竟。可是說也奇怪。自從這天起。鳳喜的症候。竟一天好似一天。神志漸漸地的清楚起來。接連十餘天一過。瘋症竟不再復發。臉色也漸由消瘦而變爲豐腴。沈大娘雖是欣慰。然而心內總有些懷疑。怕鳳喜痊癒得太突兀。不是正路。也許仍要反覆。不過理想總是敵不過事實。她也只好靜觀動靜。在這十餘天之中。田司令已來過兩次電報。說明他已到了江浙交界的上海地方。要沈大娘卽速將鳳喜的真實病情告訴他。沈大娘因爲鳳喜的症候實在減輕。也就不愁沒有交代。便遵了他臨行時的囑咐。託翻譯員卽刻給他回電。在第二次的復電上。又將病情格外說得輕鬆一點。好叫他安心。沈三玄和王二嫂雖也曾到來探望過幾次。但是瞧他們的態度。都不過是爲了金錢面上。要敷衍田司令的面子。好叫他照常給貼。一個也沒有什麼真心。沈大娘因爲自己



好似一隻荒郊孤雁。有許多事情。還得託他們照應。所以也不敢問他們計較。此時已在十二月的中旬。天氣非常嚴寒。沈大娘拏出錢來託王二嫂添了幾件棉衣。有一天晚晌。天色驟變。刮了幾陣西北風。便飄飄颺颺的降下了一天大雪。沈大娘到次日起身看時。房舍已是盡成了白色。病房前面的小院子裏。好似蓋上了一層玉板。那雪足有一尺來深。沈大娘不禁想起了鳳喜去年在大喜胡同。用碗底印假洋錢的情事。不由得隔了玻窗。對着院子裏的雪。深深地嘆息了一陣。又聯想到關壽峯父女那樣行俠仗義。樊家樹那般慷慨多情。似乎比現在的田司令更是難得。因爲田司令是身居顯職。手頭有的是錢。就是他化掉個一萬八千。也不足爲奇。況且他還是別有作用。要想鳳喜的身子至於關壽峯呢。可就說不得。他爲的是什麼。却要那樣子三番四次的來救護。

鳳喜。他是個有了年紀的窮光蛋。那裏來的錢。可是大喜胡同要沒有他墊付了兩個月的房金。就早已給房東攆走。此刻母女兩人。也不知葬身何所。那裏還會有今兒這一日。這個恩情。可就……想到這裏。不由得簌落落的掉下幾點淚來。就在這個當兒。院役已送進了早點。這才打斷了她的思潮。擦了擦淚眼。勉強去進了一碗稀飯。看護婦也給鳳喜喫了一杯牛乳。這樣又過了十餘天。不知不覺的已到了來年的新正。鳳喜逐漸痊可。只帶了三分症候。沈大娘十分快慰。田司令又常有郵電來安慰她。並匯了一千塊錢來給鳳喜押歲。沈大娘更是歡樂。乘鳳喜神志清醒的時候。便隱隱約約把田司令的事情告訴她。可是鳳喜聽了。也不表示感激。也不現着快樂。只是眼圈兒一紅。珠淚熒熒的似乎要哭起來。沈大娘見了這樣子。嚇得以後就不敢再講。又過了幾天。

已到了元宵佳節。這個當兒。政局起了極大變化。山東山西直隸等幾省地盤。都是岌岌可危。山東一省的那些軍政要人。都起了極大的恐慌。好得他們平日都是後路打好。此刻便紛紛進入覆民醫院。預先聯絡聯絡三島人士的感。情。以便將來借他們來作護身符。於是覆民醫院。便大起忙頭。靜寂的空氣。頓時變成了喧鬧的景象。院中大小病房。全被那些害着喫飯病的病客屯滿。牌聲震耳。烟霧漫天。牠們只要錢。反正也沒有什麼辦不到。沈鳳喜住的是頭等病房。自然容易惹人注意。不論大小病客。都得探詢一下子。這間病房是什麼樣人所住。在他們的初意。原不過是無心打聽。只道住到這種病房。一定是位闊客。也許還是一位同志。正好來這好當兒結識結識。誰知等得一打聽出來。却是一位患着瘋病的妙齡女子。再有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婦人。母女兩人。

廝守着。一切費用。都是一個姓田的親戚所供給。這姓田的據說也在軍界中幹事。這一來。就引起了人家的猜疑和怪異。倒要仔仔細細的調查起來。內中有一位山東全省的最高軍事長官。他姓貢。名長明。他的出身。在下倒是調查不清楚。有人說他是關外紅鬍頭目的兒子。有人說他是營口一個娼妓的私生子。更有人說他師姑姘了和尚養的。到底是誰人的種。在下却不敢斷定。只知道他現在可的的確確是一位山東省的最高軍事領袖。他生有異相。幹短足長。兩條腿真像海濱的鷺鷥鳥兒一樣長。自幼就有一個術士。說他是螭形。長大必貴。可惜背板不甚見方。只成了個團魚形。恐怕結局不見得十分圓滿。要是左右兩肩。能夠再高聳一點。臀部再長得飽滿一點。那就完全成了龜形。不說大富大貴。竟有九五之尊。他聽了術士的這番言論。便常以此自負。又且

要使自己完全成一個龜形。無論家居外出。總是將兩邊的肩頭高高聳起。頸子縮在腔子裏。又將臀部高高擡起。裝得像婦人一樣。好使應了術士之言。日後位登九五。可是這兩件事兒。因為他的軀體。生長得不很調勻。腿兒雖是很長。體賒却是很短。無論如何。不能同時並行。聳了肩膀。臀部就擡凸不起。凸了臀部。肩膀就高聳不來。若要同時並行。背上就得變成駝子。很不雅觀。而且走路起來。也很是艱難。不懂相法的人。准會把他當作偷鷄賊。因此他便異想天開。想出了一個絕妙的方法。用敗絮塞在褲內。裝成了一個碩大無朋的假臀。這一來。他就不用再顧下面。只須一心一意的把兩個肩頭往上聳。行路起來。反而好挺胸凸肚。作出雄糾糾氣昂昂的樣子。這樣他就實實在在的成了龜形。後來果然憑着這個異相。由行伍出身。步步高陞。作到了山東全省的最高

領袖。大富大貴。果應了術士之言。不過他却忘了自己的臀部是假的。不是真正的一隻龜相。他還心不滿足。一心一意的要想位登九五。好得他此時已不是從前。要用敗絮來補臀。就是要裝個金臀玉臀。他也裝得起。他作了官之後。最聯絡的要算三島人士。此時便請了一位瀛州最有名的科學專家。用橡皮量了尺寸。做成了一個栲栳形的臀套。再用兩條帶子。將這臀套往前面腿上。一縛。這樣既是便利。又是舒適。比了敗絮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了。因這上頭。他又聯想到肩膀不是也可做假的。因之又請那位科學專家。索興連高肩頭也做了假的。這一來。他就不用再顧上顧下。胸膛和肚子。儘管好挺得起。顯揚他的威風。有幾個曾經見過這位貢大人的人們。都說他是挺胸凸臀。高肩大肚。肩似刷帚。眼如銅鈴。天生的一種奇相。大富大貴。決非偶然。更有幾個在他手

下幹差使的狐羣狗黨。要博他的歡心。更是說得他比了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相還要尊貴。這句話兒正是打入了他的心坎。心裏一得意。那班狐兒狗兒便一齊得了特別的升賞。又輦了重金。着人去把從前的那位術士請來。叫他再仔細覆着。那位術士怎知就裏。一見之下。便大爲驚異。連說這是天意。大人已完全成了一隻靈龜。三年之內。必登九五。要是不驗。可算我的相術不靈。可剗去我的墨子。貢長明聽了這話。心花怒放。險些兒要一瓣一瓣的飛舞起來。當時便許了他一個國師的職銜。那位睡夢未醒的術士。竟會叩首謝恩。又一樁一樁的替他定謀畫策。叫他先把鄰邦人士聯絡好了。預備將來開業的時候。好叫他們幫輔。貢長明自然照他的話兒辦理。對於三島人士。傾心結納。無論什麼要求。都是奉命維謹。可是在中國人面上。却格外的趾高氣揚。不可

一世。不過他却忘記了本來面目。一隻烏龜是假裝像的。並不是真價實貨。也算那位術士倒楣。後來他的說話非但不應驗。竟把山東一省地盤也喫失了。幸虧他頭裏結納了三島人士。總算借他們作護身符。逃生了一條性命。那位術士的眼珠倒沒有給他剗去。只賞了他幾粒衛生丸。算是皇上對待國師的恩典。這位術士謝過了恩。便含笑上枉死城去到任。作他的國師去了。這是後話。表過不提。這且回說貢長明在覆民醫院裏的事情。他因為政局變化。各處風雲緊急。山東地盤。已是岌岌可危。他是皇帝的身份。性命自然非常寶貴。當時便避入覆民醫院。一面聯絡外邦。一面乘機觀變。預備圓他的皇帝夢。他本是一個色中餓鬼。到一處。就得蹂躪一處的婦女。所以除長腿將軍之外。再有一個花花太歲的雅號。他當時聽說頭等病房裏住一位妙齡女郎。顏色非常



嬌美。患的瘋病。已將痊可。只有一個媽。跟在院中陪她。母女兩人廝守着。他得了這個消息。那裏還放她得過。一天。竟不問情由闖進了鳳喜的房間。也是鳳喜生就的紅顏薄命。厄運又將降臨。這天她恰好進了一碗稀飯。覺得精神很爽旺。因爲睡得日子多。心裏很厭煩。筋骨也覺不舒服。便起身下床。叫她媽扶着。在房內微步閑散。就在這個當兒。恰好貢長明闖了進來。不過這時要使貢長明索興擺些威武。穿了制服進來。也許鳳喜一見。頓時會驚倒。卽此能夠保全。全田司令一條性命。也未可知。可是這位長腿將軍。他偏偏是長袍短褂。穿了一身中服。鳳喜因爲許久不見男子。此時却一些兒不害怕。竟是凝眸定睛的向他直視。倒是沈大娘一見。驀地闖進了一個男子。又見貢長明一臉橫肉。眉毛倒掛。三角眼。菱角鬚。那一種兇悍粗暴的殺氣。在他的臉部上直透的流露。

出來。一進門。便眼光直斜鳳喜。形狀很是可怕。連忙一壁用身子遮掩了鳳喜的目光。一壁向貢長明問。找誰。貢長明在初進門的時候。倒也恐怕是貴家眷屬。不敢冒冒失失的鬧出亂子來。預備把走錯房間來推諉。望了一望鳳喜就走。可是一進門。便見鳳喜若有情。若無情的向他直望。臉兒艷若天仙。心旌便一陣搖曳。又見沈大娘不像是個大家子人物。這才胆壯了起來。竟不說是跑錯房間。見沈大娘問他。便挺起肚子。搖頭幌腦的先向沈大娘眯眼一笑。然後俯下身。雙手將長袍往上一擦。伸出一隻右腿。高高的蹺起。右手放了長袍。在大腿上撲的拍了一下道。你瞧我是誰。說了這句。側着腦袋望定了沈大娘只是笑。沈大娘見他這種舉動。心裏別別的跳。又見他的腿長得異乎尋常。驀地想起田司令以前曾對自己說過。他的頂頭上司。就是山東最高軍事長官長

腿將軍。性格異常粗暴。專一糟蹋婦女。現在瞧他的腿既是這樣加料的長。他又這樣子自負。這就一定不會差。一定是長腿將軍無疑。也許他是來瞧田司令。有什麼話說。也未可知。想得這裏。便要上前來敷衍他。忽的又一轉念。田司令以前不是說過。鳳喜的事情。他無論對誰。也是嚴守秘密。就恐怕要傳到長腿將軍耳朵裏去。並囑自己也要替他嚴守秘密。無論當着誰。也不好說出他的姓名。免得麻煩。他既這樣諄諄囑咐。又最怕的是長腿將軍。他又怎麼會同他說出這個所在。又他到這裏來瞧人。况且田司令此番出差。又是他派遣出去。他決不會不知道田司令不在濟南。再到這裏瞧他。這其間一定另有原因。沈大娘這樣一想。心裏不禁有些慄慄危懼。呆瞪瞪地一上一下望望貢長明的臉。又瞧瞧貢長明的腿。半晌說不出話來。可是貢長明雖是長了兩條長腿。

却沒有練過腿上功夫。此刻他一脚着地。一脚抬起。這個在拳功上。就叫寒鷄獨立。非要練過這項功夫。才能立得久遠。不則一不留神。竟要翻倒跌觔斗。貢長明起先原是抬起了右腿。要待沈大娘答言。可是沈大娘好似有意要在這上頭掂他的斤兩。呆想了半天。也是沒有答出半句話兒來。貢長明硬掙了一會。終於打煞不住。只得蹶的一聲。仍把長腿放下。一壁掖着長袍。一壁笑問沈大娘道。你知道我畢竟是誰。這一句問話的聲音。在貢長明是以爲極輕微。極溫柔。可是不知怎的。沈大娘聽了。却好似聽到了鷓鴣鳥的鳴聲一樣。身上的汗毛。竟會一根一根爭先恐後的站起班來。連忙回過身子一看。鳳喜已是不在身邊。他倒喫了一怔。再溜過眼去仔細一看。自己的鋪邊。一顛一倒放着鳳喜的兩隻鞵子。鳳喜已是鑽在被窩裏躲了。這才略略安心。再回過身來。迎上

一步。望着貢昌明勉強一笑道。老爺莫非是貢大人……貢長明雙手在兩邊小肚上用勁一拍。掀着菱角鬍子笑道。得這才對啦。接着又將左腿一抬。呵呵一笑道。啊。我這兩條腿到底容易使人認識。你也真算聰明。一猜就着。那位姑娘是不是你的女兒。我可……沈大娘連忙接口道。是的。他是害的瘋病。已成了損症。不能治療。貢長明嘿嘿一笑道。恐怕不見得吧。你不要哄我。一個人害了損症。就決沒這樣的臉色。說到這句。望了一望身旁的椅子。便一屁股坐了下去。沈大娘勉強笑着道。我還能冤貢大人嗎。貢大人要是不信。可問院裏的醫生。貢長明道。我早問過了。可是不差。以前的確患的瘋症。此刻却早好了。沈大娘正待開口。貢長明又道。這都不管。你得去把她叫來。讓我瞧瞧。我也懂得三分醫理。有病沒病。我可一瞧就出。到底你是冤我不冤我。沈大娘一聽這

話。頓時現着萬分爲難。一想長腿將軍說出樣。這的話來。明明是安着心眼兒。存心來胡鬧。要不依他。說不定他准會尋到田司令頭上去。同他去爲難。要是依了他。鳳喜的症候剛剛有些兒轉機。見了他這樣粗暴兇橫的樣兒。一定又要驚壞。舊病復發。就再難醫治。況且她此刻鑽內被窩。想必已是見他害怕。要是再把她叫起來。這就不用說。准定會又像上次見了東洋兵一樣。立刻驚倒。別的不用說。就是田司令回來。怎樣可以交代。沈大娘正想到這裏。貢長明見她呆呆不語。早又說道。你不要誤會了。當我有什麼壞意。老實說。只怕她沒有這個福份啦。沈大娘聽了這話。心裏越發害怕。望定了他的臉兒。直上直下的。只顧瞧。那裏還答得出話來。貢長明等得不耐煩。頓將桌子一拍。沉下臉兒說道。幹嗎你作這樣子。不願。也得開口。說着。霍的站起身子。往鳳喜床前衝來。沈

大娘只嚇得心胆俱裂。要知鳳喜是否遭殃。下回交代。

第二十四回 屈膝受淫威痛心曷概 無辜遭慘戮飲恨難窮

却說貢長明因爲沈大娘不允他的要求。頓時動了嗔怒。忽地從椅子上站起。洒開長腿。三脚兩步躡到床前。伸手就要揭鳳喜身上的棉被。沈大娘這一驚。真是非同小可。便把性命丟在腦後。疾忙奔上前來。身子往貢長明的腋下。一鑽。雙手擦過鳳喜的身子。往裏床沿上一撐。同時雙膝也跪到床上。懸空着身子。將兩邊的被角死命的按住。掛着兩行淚水。別轉臉兒不住口的慘呼道。這可不興。甯可要了我的命。貢大人救命……貢大人開恩……她這樣不倫不類的只管慘呼着。貢長明那裏睬她。雙手叉着腰胯。露出猙獰的面目。突着三角眼對她猶笑了一下道。你可不要頑皮。惹得咱老子性起。拳頭可認不得人。



你不要喫了苦頭叫冤枉。一面說。一面將右手握着拳頭。對沈大娘揚了幾下。沈大娘哇的一聲要待放聲大哭。却又怕要驚了鳳喜。只急得連忙退下床來。就在貢長明面前托地跪下。搗蒜似的一壁磕着響頭。一壁苦苦地的哀求道。貢大人。貢老爺。並非是小婦人不識抬舉。只是小丫頭的福薄。犯的是瘋顛症。見不得生人。見了貢大人。准會驚壞的。讓她……貢長明抬起腿來。對准她的心窩很命的一脚。嘴裏罵道。放你媽的屁。你當我是鬼是不是。幸虧沈大娘還算眼快。連忙合攏雙手。將他的脚尖緊緊托住。總算沒有踢着胸膛。嘴裏喊着。喔唷。眼中淚水像潮流一樣的湧出。貢長明因爲一脚不曾把她踢翻。心裏更是惱怒。頓時脚尖向上一挑。洒開了沈大娘的手。接着收回腿來。又是一脚。這一脚。來勢更比剛才勇猛。沈大娘本是跪在地下。貢長明正是對准她的臉部。

踢去。打算踢她一個鼻青眼腫。沈大娘兩手剛剛被他挑開。要想招架也來不及。只得將左手往地下一撐。身子往左一偏。躲避他這一腿。也是無巧不成事。貢長明踢這第二脚。因爲挾着忿恨。恨不得一脚把這沈大娘踢個半死。勢頭太猛。腿抬得太高一點。他原是着長袍。這一脚踢出去。恰好被他自己的袍角絆住了脚尖。非但踢不開去。反而受了一個極大的反震。身子接連搖幌了幾下。險些兒栽倒。等他站穩脚頭。心裏就越發震怒。大吼一聲。撈起長袍。遠遠地就做著勢子。咬緊牙齦。一脚踢來。沈大娘心胆俱裂。也忘了要驚壞鳳喜。爬起身來。往刺斜裏便逃。一面狂呼救命。一面就來開門。貢長明第三脚又是踢了個空。心裏格外忿怒。一看沈大娘奔去開門。也恐鬧到外面要不好聽。正想拔脚追趕。忽聞鶯聲嚶嚶。接連幾聲救命。連忙回頭一看。正是被窩裏的那位姑

娘從橫肚裏挑開了一些被角。把個頭兒鑽在被窩中叫喊。貢長明再回頭一看。門戶洞開。沈大娘已是不知去向。貢長明一時情不自禁。走去把門兒依舊關上。再回身折至床前。一手支着床沿。正想揭開被窩。正在這千鈞一髮之際。忽聞門外履聲橐橐。自遠而近。很急促的走來。他一想不好。一定是那婦人去喚了人來。別的不打緊。到是失了我皇帝的身份。要被他們看輕。日後不肯帮忙。這倒不是玩的。覆民醫院裏的幾間頭等病房。他差不多都是住過。來往的道路。他是認得很熟。當時只得丟了鳳喜。洒開大步。躡到屋角子裏。開了壁上的一重門戶。一步跨出門外。輕輕地仍把門兒掩上。外面這一間屋子。就是前次看護婦引着沈大娘看的那間大客廳。另有門戶可通外邊。當時他也不敢耽延。便從客廳轉到外邊。回入自己房裏。等得沈大娘引了院中人員。回進病

房一看時。那裏還有人影。鳳喜縮做一團。捲着棉被。蜷在裏床犄角裏。幾幾乎要沒處找。沈大娘倒受了一頓埋怨。都說她是見鬼。內中有一個管理這間病房的看護。就是前次在沙發上躺熟。沈大娘不忍叫醒她的那人。她因爲年輕貌美。正和院中的一個醫生打得火炭一般熱。所以常常不在眼前。沈大娘因爲自己也沒有什麼事兒。倒也很原諒她。在醫生面上總是替她瞞謊。今天她剛剛又是不在房中。貢長明闖進房來的事情。她是完全不會知道。起先聽得房裏出了亂子。她倒着實喫了一嚇。恐怕要受院長的責罰。此刻一見房內沒人。別人都在說沈大娘是見鬼胡說。她想脫掉自己的責任。便也惡很很地對着沈大娘道。你敢是也同你女兒一樣瘋了。你要知道這裏是什麼所在。你却這樣造謠生事。我不過去洗了一條手帕子。前後也不滿一刻鐘。你就這樣的

胡鬧起來。別的不打緊。打碎我個人的飯碗事小。損壞院中的名譽事大。這可  
不能含糊。你得把這個闖進房來的人兒交出來。不則我同你到院長那裏去。  
大家說個明白。我可不來擔這個風流罪過。沈大娘聽了這話。一時氣得那裏  
還說得出話來。呆怔怔半晌。方才開出口來道。呀。這種事情我還能胡說。這個  
人。我雖不知道住的幾號病房。但是他對我說。他姓貢。就是山東的最高長官。  
有名的長腿將軍。他剛才還抬起腿來給我瞧。的確是特別長的腿。可請你們  
積些陰德。同我調查一下。到底院裏現在有沒有這個人。沈大娘說到這裏。那  
些院役一聽是長腿將軍。這就相信實有其事。明明知道他是一個色中餓鬼。  
這件事兒一定是他幹的。沈大娘並不是謊說。可是他們平日都受過長腿將  
軍的好處。又且知道他是山東全省的最高長官。就使弄清楚了。也是奈何他

不得。大家面面相覷了一會。便異口同聲的替他扯賴道。你這話越說越糊塗了。那位貢大人。是山東一省的長官。家中有二三十位大小太太。那一位不是像天仙一樣。不爭倒會來看想你的這位半死不活的寶貝女兒。那個看護婦雙手亂搖道。這有什麼同她多說。請她到院長那裏再講。說到這裏。雙手將沈大娘的胳膊一把扭住。拉着她要走。沈大娘只氣得一壁雙脚亂跳。一壁放聲大哭。床裏的鳳喜。一聽哭聲。早又鑽在被裏叫救。那些院役一想不對。這件事鬧到院長那裏。准要查根究蒂。追問明白。那就要鬧出大亂子來。大家都要倒楣。當時便一個作好。一個作歹。先把看護婦勸住。再用危言恫語恐嚇沈大娘。倒說以後不准再這樣胡說亂道。此番念你初次。饒恕了你。要是給院長知道。非但要立刻攆你出院。還得去稟了貢大人。向你賠償名譽損失。瞧你怎

麼担當得起。沈大娘起先是氣極不堪。吵嚷着情願去見院長。死也甘心。後來一想。姓貢的那個惡賊。一定事先賂通了他們。所以敢無法無天的進來妄爲。此刻他們會這樣的庇護他。他們人多嘴多。就是到院長那裏。也說他們不過。倒不如暫時忍耐。馬上打急電給田司令。等他回來了再說。沈大娘這樣一想。便立刻擦了淚痕。自認不是。顛倒向他們陪上了幾個小心。那幾個院役。便同時退出。惟有那個看護婦。却再也不敢離開。涎着臉。儘管來和沈大娘兜搭。說的話兒。又似埋怨。又是勸慰。沈大娘也不睬她。只管自顧自的來瞧鳳喜。可憐鳳喜直到此時。還是用棉被沒頭沒腦的裹着。縮在床犄角裏。沈大娘挨到床前。隔着棉被叫了一聲。兒呀！不由得一陣心酸。淚水像拋珠撒豆似的往下直滴。那看護婦跟在後面。見她一哭。只好老着臉兒勸慰她道。現在事情已經

過了。你幹嗎再這樣子哭呢。別給院長到來瞧見了。那不是玩的。沈大娘突的別過臉兒。含着淚水忿忿地說道。我死了也不忘了的。說了這句。心頭的一股怒氣。像蒸氣一樣的往上直湧。再也說不上第二句。噎得噎得只有抽泣的份兒。看護婦見她越發哭得厲害。生恐撞個醫生進來。問起根由。自己就難脫干係。只得又想出說話來安慰她道。太太。你可不要哭了。別糟壞了身子。要是果有這件事兒。讓我慢慢地同你調查。到底這貢姓的住在幾號病房裏。讓我去認清楚了。再想法出這口氣。沈大娘聽了這話。仍是不去睬她。自顧自的擦了一擦眼睛。輕輕地坐到床裏。將臉兒湊近一些。隔着棉被低低的叫道。兒呀。兒呀。他們都走了。你可不要驚恐。我是你的……道言未了。忽見棉被一動。鳳喜已從被窩裏鑽出了半個頭來。沈大娘這才伸手隔着棉被輕輕地拍着。竭力



忍住了淚水。俯下頭來低低問道。兒呀。你可受驚了。可是沒有事兒。現在他們都走了。你可安下心吧。鳳喜呆怔怔地對沈大娘注視了好一會。忽的兩淚交流。哇的一聲哭了出來。沈大娘本是忍了半天的眼淚。此刻見鳳喜一哭。那裏再忍得住。拉開了被窩。自己也鑽了下去。摟着鳳喜。偎着她的臉兒。嗚嗚地對泣。看護知道一時阻止她們不住。只得走來守定門戶。萬一有人到來。就好回說她們娘兒倆都躺熟。叫他們停會再來。這雖是沒有奈何的辦法。然而也可瞧出這看護婦的心虛胆怯。果然不到一會。便有醫生來同鳳喜診病。看護婦便悄悄地把她回走了。沈大娘摟着鳳喜。越想越氣。越思越傷慘。一時間那裏止得住。哭後來直讓鳳喜哭得睡熟了。沒有了聲息。方才也竭力忍住了哭泣。一會兒。也就昏昏沉沉睡熟了。那幾個院役和看護婦。都要討長腿將軍的好。

非但不把這事洩漏一點風聲。反而還來告訴貢長明。說他們已把沈大娘對付過了。以後決不會再有亂子。貢長明更是胆壯。一面把金錢賭氣。重重的賞勞了他們一下。囑托他們以後幫忙。一面又施盡方法。偵探沈鳳喜究竟是什麼來頭。也算他的神通實在真大。不上三天。竟把鳳喜的出身來歷。整個兒的打聽明白。連她從前唱過大鼓。嫁過劉將軍的一番事實。也都完全知道了。這一下。貢長明便格外肆無忌憚。暗自思忖道。我只道她住到這樣的病房。多少總有一點來頭。原來還是一位大鼓娘。靠着姓田的在這裏享受。既是這樣。我真犯不看同她硬上。馬上打電報叫姓田的把回來。叫他把這人讓給我。諒他也不敢說什麼異言。要是她自己不願。就叫姓田的向她算賬。叫她把化去的錢一箍腦兒償還出來。她還不出錢。自然只得依從。也不怕她驢子變成了馬。他

這樣想定了主意。便推托有緊急公事。立刻打了一密電給田司令。叫他即日回濟。恰好這時田司令已先接到沈大娘告急的電報。原來沈大娘自從出了亂子之後。本想仍托院中翻譯代打電報。將事情告訴田司令。後來又想不妥。一則有許多言語不便說。二則又恐怕他們與長腿將軍也是連成一氣。事情反而弄僵。正在躊躇。恰好王二嫂到來探望鳳喜。她便悄悄地把事實告訴了他。叫她回家轉囑沈三玄。從速急打電報給田司令告急。因此沈大娘的電報。却是先到上海。田司令一看是長腿將軍的事情。正是自己的頂頭上司。正在萬分爲難的當子。却又接到貢長明的急電。倒說有緊要公務。要自己立刻回濟。心裏就知道不妙。暗忖這緊急公務四字。一定是個推托。一定是他打聽得我和鳳喜有些來歷。或是沈大娘自己走漏了消息。所以他要來叫我回去。向

我討沈鳳喜這個人。但是自己在鳳喜身上。已化了這些個錢。下了這許久時候的心血。怎麼現在再能拱手讓他。況且他是個粗暴蠻橫。厭故喜新。不講理性的人。家中有一二十位姨太太。那又一位不是心愛而討的。可是娶到家中。最多不過一兩個月頭。便又置之不理。再去娶別人進來。一二十位姨太太。個都是如此。而且還管束得非常緊急。只好替他守着活寡。要是給男子們講一句說話。給他瞧見。就得馬上拏來槍斃。愛之欲其生。惡之欲其死。這兩句話兒。不啻是他對於姨太太的寫照。鳳喜是個受過刺激而患着痛瘋的人。現在症候還不會全愈。他又是個不解溫存的人。不用說。鳳喜到他手裏。一定只有死路。我又怎好眼。看着不救。倒來作這個孽。田司令這樣一想。便打定主意。預備丟了個司令不做。對是對。不對就帶着鳳喜出洋。反正不作了官。不受了他

的管。就不用再懼他。他也不能再把我怎樣。田司令想定了這主意。便把一切事情都交副官代理。自己便即日回到濟南。長腿將軍早回了衙門等他。當日聽得田司令已是到來。便親自出來迎接。傳話在東花廳擺了一席豐盛的酒肴。替田司令洗塵。田司令見他這般優禮相待。心裏就越發明白。可是自己早已打定主意。也就行無所事。只顧跟着他入席。長腿將軍今天可改了常態。一些兒也沒有上司眉眼。口口聲聲。自稱愚兄。稱田司令爲老弟台。田司令也並不謙遜。一杯酒落肚。賁長明早忍不住。只得把真情透露。向田司令要沈鳳喜這個人。並在身邊取出了一張預先備就的一萬元的支票。送到田司令面前。道。老弟台在這人身身上化去的錢。這不能叫你白賠。愚兄早已備下。理當奉還。這可不少了吧。說着。呵呵一笑。田司令胸有成竹。一味假作痴呆。只說不認識。

鳳喜這個人。貢長明原是個粗人。今天對田司令那樣優待。實在是爲着鳳喜面上。此刻見田司令再三推諉。只說不認識沈鳳喜。早動了嗔怒。不由得將臉兒一沉。嘿嘿的冷笑了幾聲道。你敢是真的不認識。這就最好。我本來是爲顧全你臉面。所以叫你到來商量。不則我也早已到了手。充其極。不過是一個唱大鼓書的姑娘。不是我誇口。她那怕是個再大些的來頭。我要是不轉上她的念頭。就沒有話說。既已轉上了她的念頭。就不怕她能夠倔强。你等着瞧吧。說到這裏。自己抓起酒壺在自己面前篩了一個滿杯。放出很傲睨的樣子。將這杯酒嚥啣一下。一飲而盡。放下空杯。霍的站起就走。田司令聽他這麼一說。倒是着了慌。怕他真會去難爲鳳喜。便連忙起身。一面追上。一面連聲招呼道。大帥。大帥。您究竟是說的那個。是不是覆民醫院裏的那個姑娘。說到這裏。貢長明

理也不理。一拐灣。早是不見了。田司令只得站住腳頭。暗自懊悔道。他這一去。不用說。一定是去難爲鳳喜。自己不應該回得那樣子決絕。應得慢慢地寬慰他。先把他穩住。再去把鳳喜藏過了。然後再和他變臉。拼着一個艦隊司令不幹。就不是結了……田司令正想到這裏。忽然如狼似虎的擁進了十幾個武裝兵士。不問情由。將他簇擁到外邊。貢長明已在大堂之上高高坐定。面前設着案桌。兩旁圍立着一二十名武裝侍衛。都手按槍把。挺胸侍立。十幾個兵士把田司令擁到案桌前面站定。貢長明不分皂白。就說他是反動。三言兩語。便把眼梢向兩邊侍衛一溜。說了一聲斃了。他這了字還沒收住。那些虎狼似的兵士。早上前動手綑綁。田司令要想分辯幾句。一看貢長明早已走得無影無踪。只得仰天長嘆道。天哪天哪。我田成書生就這樣凜凜一軀。堂堂一表。自念

生平不曾作過一樁瞞心昧己的事情。上可以對天地鬼神。下可以對國家人民。只不該瞎了眼珠。在貢長明這個惡賊……話還沒說完。臉上早已劈拍的着了兩下巴掌。那裏還容他多說。可憐這樣一位光明磊落。智勇兼全的少年儒將。正可爲國家效力。爲人民造福。不幸就是這樣糊裏糊塗的遇了害。死在這個慘無人道的萬惡軍閥手裏。田司令臨到了刑場。方這想起前次和鳳喜作別。鳳喜對自己叩頭訣別。預卜來生的情形。這分明是她已料到今生不能再見。磕上幾個頭。算是報答我的恩情。只可惜我這樣的爲她死了。她還是不能避免。依舊要遭這個惡賊的蹂躪。也不知道我死後。能不能像世上傳說的一樣成鬼成神。冤魂不泯。使我有一點兒靈性。我就決不放過這個惡賊。容他再去糟蹋鳳喜。正想到這裏。只聽得砰砰砰的三聲。田司令就此遇害。貢長明



第二十四回 屈膝受淫威痛心曷極 無辜遭慘戮飲恨難窮 一八

既害了田司令。便坐着汽車再上覆民醫院來。要知鳳喜曾否受他蹂躪。下回交代。

## 第二十五回 懾魄消魂巨災生意外 反憂爲喜大難化當前

却說貢長明既慘殺了田司令。便即時造就一封假信。親自帶了一名心腹。四名馬弁。分坐兩乘汽車向覆民醫院而去。到得那裏。他自己却並不下車。只叫那位心腹進院。先向會計處結清了沈鳳喜的賬目。謊說姓田的得了重病。勢將垂危。要叫鳳喜去相見一面。醫院中人口要賬目結清。自然無權過問別種問題。那位心腹。名字叫作諸朴五。是貢長明手下第一個紅人。貢長明言聽計從。倚他爲左右臂。山東一省的大小將弁。沒有一個不畏之如虎。竭力的恭維他。惟有那位已經遇害的田司令。却一嚮不直他的行爲。瞧他不起。兩人平日就是面和心不和。彼此存着芥蒂。所以此番貢長明對田司令下這種毒手。一

半也是他攬撥成功。就是此刻假進書信。到醫院裏來謊騙鳳喜。也是他獻的奸謀。他又自告奮勇。扮了一個下人模樣。親自來投那封信。好在貢長明面上討好。這真所謂助紂爲虐。爲虎作倀咧。當時他結清了賬目。經了醫院中人的許可。便由院役引着。直投鳳喜的病房。見了沈大娘。先將那封信遞給她。讓她給鳳喜看了。然後用一篇謊言。說田司令是從上海就得了症候回來。現在勢已垂危。一定要請姑娘去相見一面。有幾句言語要交代。沈大娘問他在什麼地方。諸朴五答。在他自己公館裏。有汽車到來相接。趕快走。越快越好。遲則恐怕不及。沈大娘被他這一陣子謊言。早已說得滴下淚來。那裏還會細細地考量。暗想自己娘兒兩口。受了他這樣的恩情。不要說他還是病在公館裏。就是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之上。也得冒着危險去見他一面。不則良心上也不容我

過去。她一面這樣想。一面先同鳳喜撥飾了一下。換了一件長袍。然後自己也換了一件衣服。好得鳳喜前幾天受了一下驚恐。病情倒沒有反覆。雖是不曾全愈。却已勉強能夠行動得。沈大娘心慌意亂。也不能顧全顧後。再計及鳳喜的症候。出了病房門。沈大娘忽的想起。便問諸朴五道。真的。咱們的賬目還沒有結清。恐怕醫院裏不容咱們走吧。諸朴五裝出萬分着急的樣子。連連揮手道。田司令叫我帶來兩百塊錢。我已交給他們了。叫他們如有短少。開了賬到公館裏來補取。你可不用多問。快些兒上車吧。一壁說。一壁就引着她倆去了覆民醫院。此時貢長明已坐在另一汽車上。讓出一輛空車來給她娘兒兩口子坐。諸朴五讓她倆先上車坐定。然後自己也上了車座。一個倒座。車頭上一聲喇叭。這車子便風馳電掣的開走了。約摸經過十分鐘的時間。已到了一處

曠野無人之地。車身微微一震。車子已突的停下。沈大娘擦了擦眼睛。正想向窗外探望。忽的車門一開。驀地鑽進了一個長大漢子。這漢子一上車。便也在倒座兒上一坐。正和鳳喜坐個對面。車子便依舊開着走了。沈大娘好生驚異。忙將那漢子細細一看。但見他西裝革履。身材似乎很長大。却用一隻呢帽覆沒了半個臉兒。瞧不出眉目。只見嘴上的菱角鬍子。尖尖蹺蹺的兩邊分着。連着上面的半個鼻子一瞧。却活像一塊東洋貨的仁丹商標。沈大娘此時。腦海里只縈繞着田司令。所以也沒有想到貢長明。她只是這樣想着。田司令如果一病不起。就是這樣死了。自己娘兒兩口。就仍是沒人依靠。鳳喜的症候。要不再繼續醫治。勢必仍回舊路。娘兒兩口。真這樣子命薄……想到這裏。這才突然憶起了還有一個姓貢的惡賊。正在和自己作對。要想蹂躪鳳喜。如果田司

令真的一死。那就鳳喜怎能倖免。娘兒兩口。怎樣還有命活。這樣一想。心裏便慄慄危懼。兩道眼光。就不知不覺的直射到那個蒙臉漢子身上。驚疑着想。他不要就是那個姓貢的惡賊。一念未完。只見那漢子忽的舉起右手。突然將呢帽除下。顯出了真面目來。對着鳳喜嘿嘿嘿的就是一陣子笑。旁邊那個送信的人。更是鼓着掌。對着沈大娘哈哈的一陣狂笑。原來那蒙面的人。正是長腿將軍貢長明。沈大娘瞧看明白。不由得胆裂魂飛。知道已中了圈套。抱着鳳喜放聲大哭。鳳喜也是簌簌地抖着。雙手勾着她媽的頸項。一頭鑽在懷裏。嗚噎噎的抽泣。貢長明却把呢帽往座位上一放。雙手支着兩邊膝蓋。偃偻着身子。將臉兒湊近一點。瞧着沈大娘嘻嘻一笑道。幹嗎要哭呢。難道我這樣一人。還配不上你一個大鼓娘。准備着享受罷。這不是醫院裏。哭死也沒什麼用。

這幾句話說得也是很平常。而且貢長明還是帶着笑臉說的。可是不知怎樣在沈大娘和鳳喜聽來。却一似罪囚聽到了法官判決死刑。連他的聲音也好似夜深人靜。聽到深山孤塚中的魍魎叫嘯一樣。汗毛根根都會站起班來。渾身的肌肉。竟似浸在水缸子裏一樣。冰冷得完全失了知覺。這個時候。車子又突的停住。沈大娘被車身一震。這才稍微有了一絲知覺。忙向窗外一望。一眼就瞧到車子外邊。插燭似的一並站着許多武裝軍警。頓時她的心窩裏。就像被一個海浪磕了。一下一樣。突的一跳。連身子也是震撼了一下。心想鳳喜見了這些軍警。准會把她嚇死。心裏這樣想着。嘴裏就不由得連呼救命。鳳喜聽她媽一喊救命。頓時將兩手很命的一勾。一顆腦袋。更是在沈大娘胸前下死勁的亂頂。恨不得洞穿了她的胸膛。躲到她肚子裏去。沈大娘叫不到三聲。貢

長明早將右足在車上着力的一頓。同時嘴裡罵了一聲他媽的。順手在褲腰袋裡掏出一支手槍來。照准沈大娘的臉兒就是一揚道。抄你娘。這樣不識抬舉。做你。說到你字。手裏的槍也就同時突的頓了一下。這一下子。沈大娘非但嚇得不敢再叫。便是哭也不能再哭。抖了不能再抖。一個人竟是死了過去一樣。緊摟着鳳喜。把一個身子縮到車椅角裏。那裡還敢動彈。還是諸朴五恐怕要嚇懷鳳喜。連忙起身勸住了貢長明。叫他暫時忍耐。且把人弄到了府裏再說。貢長明這才忍住了氣。站起身來用手槍對沈大娘一揮道。走下車。沈大娘見了手槍實在害怕。可是看了鳳喜又實在可憐。她的兩條胳膊。本是圍抱了鳳喜的胸腰。此時便把胳膊略爲移了一移。兩隻淚眼。注視了鳳喜的後腦。正在這不願走而又不敢不走的一剎那。貢長明早已把手槍對她一指喝道。幹



嗎。走不走。你說說話時。兩隻眼珠子突得像鉄彈一樣。兩邊的眼梢。就更是倒掛了。沈大娘見了這副兇很的形狀。就不由她不走。只得抱着鳳喜硬綳的站了起來。可是她的兩條腿。不知怎的坐定了。是一絲也不敢動彈。此刻一站起來。却頓時像篩糠一樣格楞楞地一陣子抖。再也捉脚不住。同時腿灣裏也像有人槌了一下。一樣。一陣筋抽。膝蓋突的一屈。撲的一下。頓時又坐了下去。鳳喜的身子。本是沒有站得直。此刻便渾身伏到沈大娘的身上。她穿的一件綠英綢旗袍。因爲身子戰抖。便一閃一閃的折成了無數水浪紋。這也可見得她驚懼的厲害。貢長明見沈大娘站了起來。仍復坐了下去。只道她是存心鬧彊扭。突着眼珠對沈大娘說了一聲。噓。接着將手內手槍一揚。槍頭朝下。撥動機紐。對着下面砰的就是。一槍。一顆子彈吁的一聲。直把車座穿透。打到了地裏。

去了。貢長明收回手槍。照着沈大娘臉兒陡的一指。喝道。叫你看樣。乾脆。你是要死要活。沈大娘坐了下去。本想掙扎着馬上再站起。又那裏想到貢長明這樣子冒失。不問情由。就是一槍一喝。早把個沈大娘嚇得身子矮了半截。臉兒成了土色。兩眼淚水也頓時收乾了。張口結舌。喉嚨裏迸住了一口氣。連哼都不敢哼一哼。兩隻眼睛像木鷄似的呆視着那桿手槍。心靈兒早已出了七竅。那裏還想再站得起來。鳳喜本來是嚶嚶啜泣。此刻也早一些兒聲息都沒有了。貢長明見這樣子。更是忿怒。突的將足跟一頓。頓時又要發作。諸朴五一瞧沈大娘兒兩口。實在驚駭得厲害。只得伸手攔住了貢長明。婉婉相勸道。大帥不要震怒。她倆一受驚恐。更是動彈不來。您請先下車。讓我來……一語未了。只聽得車外大驚小怪的一陣亂哄。接着呼的一下。車門裏已躍進了一

個人來。賁長明和諸朴五同時喫了一驚。連忙凝神看時。却見一個渾身血污。滿面怒容的英俊少年。這人正是田司令。走上來就是劈手將賁長明手內的手槍奪去。就將槍頭在兩人的胸前。輕輕地各自點了一下。兩人不由得頓時一陣心痛。撲撲兩下。就在倒座兒上仍舊坐了下來。同時只見田司令一臉殺氣。略俯着身子。用手槍對他倆一揮。啞啞地冷笑了幾聲道。你這兩個惡賊。原來也有今日。說了這兩句。便擎着手槍。作着勢子。監視着他們兩人。賁長明和諸朴五。見是田司令顯聖。分明是到來索命。那裏還敢動一動。沈大娘見賁長明和諸朴五兩人。見那跳上車來的人那樣子害怕。還只道是他倆的仇人前來報仇。又見他手裏也明晃晃的擎着手槍。心裏更是害怕。只恐他們兩下動起手來。那無情的槍彈。是不會認識人的。况且自己又和他們坐在同一車上。

這又怎樣能夠避免危險呢。她這樣想着。隱隱聽得砰砰的槍聲。接連而起。這分明是他們兩下已是動了手。這一驚。直比剛才貢長明開槍的時候。還要驚得厲害。料來也總是休想活命。便把兩條胳膊緊一緊。俯下頭兒。磕住了鳳喜的後腦。就是放聲大哭。就在這個當兒。只覺肩膀上有人按了一按。同時又聽得有人說道。大嫂不必害怕。關壽峯在此救你。這關壽峯三字。直鑽進沈大娘的耳朵裏。況且關壽峯在北京大喜胡同和她們同住過幾時。關壽峯的聲音。沈大娘是聽得很熟。不過剛才關壽峯在喝罵貢長明。諸朴五。兩人的時候。沈大娘是嚇糊塗了。連罵的什麼。她也一些兒沒有聽到。所以還會把關壽峯當作了貢長明的仇人。更是驚得放聲大哭。直待此時關壽峯拍着肩頭叫她。自己說出了姓名。她才聽出了關壽峯的口音。連忙將臉兒湊到臂膀上擦了一

擦眼睛。抬起頭來一看。呵呵。一些兒不錯。正是自己常時想到的大恩人關壽峯。關大叔。她這一喜就非同小可。險些兒要發起狂來。和剛才的驚懼。正是成了一個反比例。不過她因爲驚喜極了。就不知要怎樣的感激壽峯才好。仍是一句話兒也說不出來。只顧呆怔怔地望着壽峯。兩汪淚水。簌落落落地往下直流。那淚水直滴到鳳喜的後頸之上。鳳喜却好像全沒覺得。只是索索索的亂抖。關壽峯見了這種情形。老大不忍。便又輕輕地安慰她道。大嫂。你放心吧。我特地來救你來了。你還認識我嗎。沈大娘這才開口來。抽抽噎噎的稱了一聲關……大叔。一個叔字只說了半個。淚水便好像流一般湧出。一會兒把鳳喜的背上流濕了好一塊。關壽峯知道一時是止不住她的傷心。只得且是由她。却又輕輕地對她說道。大嫂。你可別哭了。停會准叫你快活。你可讓大姑

娘好好兒的坐下吧。關壽峯說這話時。兩道日光。仍是不住的溜到在貢諸兩  
人身上。生恐他倆要作困獸之鬥。突起反抗。此刻便仍舊折過身來。手指按定  
了手槍的機扳。一眼不眨的注射着他們兩人。貢長明和諸朴五。直至此刻。才  
瞧出了面前站立的是一位五六十歲的老頭子。鬚子已是有些兒花白。那裏  
是什麼田司令。那裏有什麼渾身血污。但見他體格魁梧。臉方鼻正。兩道日光  
似閃電一樣。霍霍地發出光芒。這分明是一位天神下凡。莫非是關夫子顯聖。  
令人不寒而慄。兩人心下都萬分駭異。剛才明明見是已經死了的青島艦隊  
司令田成書。怎麼此刻會忽的變成了這樣一個老頭子。莫不是田成書死得  
冤枉。陰魂不散。託附聖人身上而來索命嗎。他倆這樣一想。便頓時覺得心窩  
裏疼得厲害。腦海裏也頓時現出了一個渾身血污的田司令。滿面殺氣。駢着

右手中食兩指。似乎又要來點自己的胸膛。兩人不由得同時舉起胳膊。緊緊地環抱着胸脯。異口同聲的怪叫了一聲啊啞。這一叫不打緊。關壽峯早揚起手槍。在他們面前霍的一幌。這一下。早又把他倆驚醒。連忙定睛一看。那裏有什麼田成書。還不就是那位天神一樣的怪老頭子。兩人既是驚恐。又是疑懼。平日虎狼似的萬丈氣焰。至此竟不知逃跑到那裏去了。也會含着淚水。索索地的發起抖來。沈大娘望在對面瞧得明白。瞧見他倆見了關壽峯。也同自己剛才見了他倆一樣的危害。暗想這兩個惡賊。倒也有這樣的一日。心裏就不由得一陣子歡喜。就在這一喜之中。她倆覺得座下的車子。正是蠕蠕地駛動。順眼向窗外一望。但見路旁的樹木。一株一株不斷的往後直退。般紅的夕陽。滿滿的照在玻璃窗上。把玻璃也映得變成了紅色。這才知道車子又駛到了。

荒野無人的所在。反正有關壽峯在車上。她就也並不害怕。反將臉兒湊近了鳳喜的耳根子。悄悄的對她說道。兒呀。你可別再害怕了。關大叔大恩人來搭救我們了。你得坐定了瞧瞧好嗎。她這話兒剛剛說完。鳳喜還沒有表示可否的當兒。只覺車身微微一震。車子已是突然停住。沈大娘一抬頭。正待向窗外溜望。已是到了什麼地方。但見車門霍然洞開。車外地上站着一位雄健婀娜的年輕女子。手裏明晃晃的執着一柄解腕尖刀。張着車門。帶着微微的笑容。望着關壽峯叫道。爸。那賊車夫我已收拾了他了。我見時候已經不早。這地方的風水也很好。就叫他把車子停了下來。……話還沒有說完。沈大娘早已瞧清楚了是關秀姑。也待不及她再把話兒說完。一面情不自禁的連叫了幾聲關大姑娘。一面雙手捧起了鳳喜的腦袋。望望她的臉兒。又望望車外的關秀



姑。眉眼飛舞的說道。兒呀兒呀。你瞧關大姑娘也來了。這我們的性命活得成了。話言未了。秀姑早一躍上車。先向沈大娘點頭招呼了一下。然後將手內那柄尖刀往腰胯下插定。雙手握着鳳喜的胳膊。連叫了幾聲姊姊。鳳喜一回身。見了關秀姑。又見了關壽峯。這一喜真是出於望外。非但將剛才的驚懼。完全丟在九霄雲外。竟是把宿疾也全愈了。神志頓時清楚起來。也不待沈大娘教導。先移上半步。望着關壽峯連叫了幾聲大恩人。然後與秀姑相見。關壽峯早揮着手對秀姑道。你陪着她倆先下車。讓我細細地來收拾這兩個惡賊。秀姑點了點頭。便攙着鳳喜。叫沈大娘一齊下了車子。三人下得地來。剛剛站定腳頭。早聽得關壽峯已在車上發作。痛罵兩人的罪惡。秀姑一想不對。父親是個火燒一樣的性格。說不定罵得痛恨起來。真會把他倆做了。他倆無論如何不

好。到底是地方長官。現在的官長。又那一個不是如此。況且沈鳳喜又沒有被他蹂躪。過份懲治得兇。也是不好。想到這裏。早一回身重復躍上車來。只見她爸正用手槍尖頭指定了貢長明的鼻尖。怒忿忿地在那兒教訓他。自己走上車來。他似乎也沒有覺得。又見貢長明和諸朴五。兇惡的臉蛋。變成了慈善的相貌。另外再罩上一層驚恐乞憐的醜態。可是嘴裏又不敢哼出半個字來。只是篩糠似的簌簌亂抖。平日那種嗚嗚吡吡。不可一世的氣焰。此刻也不知幹嗎。不使出來。關壽峯越罵越恨。他倆也就越發抖得上勁。關秀姑瞧了一會。覺得又是好氣。又是好笑。待得關壽峯掉過話風來。喝罵諸朴五時。她便輕輕地伸手將他的胳膊一拉。含着笑意叫道。爸算了。總算沈家姐姐不會給他們糟蹋。爸爸就饒了他們兩條狗命罷。將來不怕他們會有了好結果。關壽峯沉吟

了一下。頭兒微搖道。倒是太便宜了這兩個狗頭。說了這句。就要下車。秀姑笑道。這樣子又太便宜了他們。說着早從腰際抽出了那柄解腕尖刀來。要知關秀姑怎樣處治兩人。下回交代。

